

马晓晴·著



有趣儿



贼拉魔性 东北话

投亲儿

好玩儿



北方书局

昆城出版社

马晓晴·著



贼拉魔性 东北话







目录

- [封面](#)
- [版权信息](#)
- [自序 到俺那嘎达扯闲篇儿](#)
- [第一章 东北那嘎达](#)
- [老把头的“开眼”](#)
- [冬捕的“听喝”](#)
- [来神儿了](#)

- 东北“猫冬”
- 大棉袄二棉裤
- 毛子、鬼子和棒子、蛮子
- 马葫芦里的八嘎呀路
- 场院的高粱红唱手
- 花子房的笑声
- 粗鄙的说口
- 东北人的瞎吡吡
- 老铁们绝对不打镗儿
- 锦州腔：质疑全世界

- 棉裤腰和贱皮子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 独步厨界的乱炖
- 东北王炸的洗浴
- 第二章 着了魔的东北话
- 拉帮套
- 东北人的口头禅
- 上炕上炕
- 东北的酒人儿酒嗑儿
- 咱家来戚了：造吧！
- 貂儿：那都是皮毛而

已？

- 鄂伦春的撵鹿人
- 急哧白脸大冤种
- 没有准头儿的山炮
- 被玩儿以及被玩儿死的
- 万物皆可“整”
- 神秘莫测的度量衡
- 和二愣子一起去上学
- 二丫和翠花的语文课
- 三叔二大爷
- 童年的“嘎拉哈”

- 体己钱和体己嗑
- 瞅你咋的？
- 欠打的杠精和“死将”
- 东北粤：你那嘎达雷侯呀
- 第三章 东北神兽
- 熊瞎子和狗驼子
-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
- 黄皮子黄仙黄二爷
- 不服管的猫驴子
- 谁是真正的傻狍子

- 心高气短的土豹子
- 讨人嫌的兔崽子
- 无中生有的白眼狼
- 性情刚烈的虎和彪
- 后记

- 心高气短的土豹子
- 讨人嫌的兔崽子
- 无中生有的白眼狼
- 性情刚烈的虎和彪
- 后记

自序 到俺那嘎达扯闲篇儿

有趣儿、好玩儿、找乐儿，是俺(něnn)
写作，也是读者翻阅这本小册子的唯一目的。东北人是大活宝，说话形象生动，喜欢涞(lǎi)大悬、耍大彪。缺少乐趣，就丧失了了解东北话的一切理由。

有关方言土语的讨论，有论、综述、研究、释义、浅析、管窥、商榷等严肃文体，也有浅谈、闲聊、说说等随笔。我尝试一种更为极致的文本，自名为“扯”——东拉西扯，东扯葫芦西扯瓢，扯犊子，扯淡，荒腔走板，信马由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贼拉魔性东北话》不是考据严谨的《管锥编》，但我想为它写一篇相对严肃的序。因为一旦翻过这篇序，就再也没有机会严肃了。

中国东北，白山黑水，气象万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以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的红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延续两千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医巫闾山被舜帝封为东北幽州镇山，即北镇。坐落在牡丹江一带的肃慎，是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他们曾经为舜朝贡弓矢。武王克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我的祖籍锦州义县，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乌桓和鲜卑都是从哪里起家的，燕的第一个都城大棘就在义县城

边。锦州的名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起的。他的后人萧太后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萧太后的墓就在医巫闾山下。

中国拥有30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辽宁就占有6处：九门口长城、沈阳故宫、永陵、昭陵、福陵、“高句丽”遗迹。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东北的历史脉络清晰，文化厚重。

窃以为，东北话的形成有几个历史阶段。历史上的东北，主要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聚集地，操着以满语为主导的不同语言。努尔哈赤崛起后，山西商人陆续进入东北。

清军入关后，大量满人进京，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只留下了十万人口。东北是满人的龙兴之地，清朝对它做了极端的保

护，专门修建柳条边，以抵御汉族流民迁入。顺治十年，辽东招垦，迁10万北满人进入黑龙江，中原人迅速迁入，有了“民人”，形成了比较标准的汉语语音。

而东北官话的形成是在晚清及民国两次移民中完成的：一是山东人渡渤海入辽宁东部，再北上吉林、黑龙江东部；二是河北河南人沿辽西走廊北上。这段历史起始于1905年，到今天也只有100余年的历史。

只有百年历史的东北话，正处于极端的活跃期，不断变化，不断地加入新的词汇和概念，也不断地扬弃曾经流行的词语。因此，东北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东北方言鲜活生动，极具变化。它包含了很多古汉语的遗音遗韵，但因与中原

的距离较远，交流频繁度较低，又融合、夹杂了满语，难以辨识。

东北毗邻内蒙古，蒙古语在东北话里多有表现。俄语词汇进入东北是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日语则源于日俄战争后日本占据辽东，以及对伪满洲国政权的扶植。朝鲜是东北近邻，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战争和融合。

比如表示角落的旮旯、表示蜻蜓的蚂蚱，是古汉语的遗存。表示口水的哈喇子、表示煤气的嘎斯、表示连衣裙的布拉吉是俄罗斯语。“沙个楞儿的”意为加快速度，借用俄语中的“沙”；“笆篱子”是俄语警察，代指监狱，如“蹲笆篱子”。表示下水道井盖儿的“马葫芦”，表示想尽办法才拿到或实现的“挖弄”（wàlong）是日语转过来的。东北人

说“贼好”的“贼”，把裤裆叫“卡布裆”，来自于朝鲜语。把羊、猪等的髌骨叫“嘎拉哈”，把家里最小的孩子叫“老嘎达”，用“稀罕”表示喜欢，用“埋汰”表示肮脏的是蒙古语。把小姑娘叫丫头，把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叫折腾，是满语。折腾这个词现已通行全国，同化到了普通话里还有反反复复地做一件事情的意思。东北人管捉迷藏叫作“藏猫”，“猫”来自满语，是“树丛”的意思。东北长期匪患不绝，土匪黑话经常出现，比如表示死的“鼻儿咕”，懂得规矩的“门儿清”。

广义上的东北话，有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各地的口音和变音。比如：东北话把客人叫戚(qiě)，比如“别像个戚似的”，来自山东官话；把熬叫nāo，比如熬白菜，来自河北方言；皮袄的标准读音是

pí' ǎo , 东北人说成pí' nǎo , 这是天津口音。

我坚信，随着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普通话会迅速普及。百年以后，人们虽然都会说普通话，但是根本不会说现代依然残存的家乡话。

文字统一，语音统一，是社会交流的基础，也是文化进步的成果。优胜劣汰，发展趋同是必然。把小语种和方音方言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是一厢情愿。我们终将成为历史，包括我们说话的方式。所有的抢救，或许只是徒劳。

我不想说东北话，只想唠唠东北嗑，扯扯不咸不淡的咸淡，再扯扯又俗又雅的闲篇儿。

方言、俚语、歇后语、顺口溜儿，以其传播广泛为世人所乐道。原创者散落民间，很难确认。我们只是东北话的收集和观察者，而不是创造者。本书引用的大量例句，因无法确认著作权属，不标出处。但我依然要向那些热心东北话的编撰者、演员和段子手们表达敬意！

写作令人困惑。在我们的语言中，究竟哪些是方言，哪些是普通话？越是追究，越是困难。

尽管东北方言诞生的时间很晚，但学界还是给予了应有的关注。195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禾的《常用东北方言词浅释》，是最早的东北方言词典。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皓光、张大鸣编，李赓钧审订的《简明东北方言词典》。199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马

思周和姜光辉编撰的《东北方言词典》。
2008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秦海燕、曹凤霞的著作《东北方言的话语模式研究》。
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永龙编写的《东北话词典》。

纯粹的东北方言有音无字。我们用汉字书写下来的，仅仅是为它注音。只有精确性问题，没有对错问题。要找到一个好的注音字，音相同、义相近，实在是太难了。比如眼巴前儿、眼么前儿、眼目前儿，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确切。作者的选择，全凭语感。

给东北话注音也是个难题。《到俺那嘎达扯闲篇儿》中的俺，也有人读作nǎn。东北口音，百味杂陈，大连是海蛎子味儿，丹东是沙蚬子味儿，铁岭是苣荬菜味儿的，沈阳有股大碴子味儿……我的锦州老

乡，说话时质疑全世界，只用一般疑问句。

我邻家的老奶奶是营口的，她说“热”却发的是“夜”的音。“今天天太热了”，说成“今天天太夜了”。那时候少见多怪，我总是背地里学她，觉得好玩儿。

其实“热”这个字在各地的发音都不同，可谓千奇百怪。比如：广州的发音近似yǐ，杭州的似nié，武汉的似lé，长沙的似yué，漳州的似ruǎ，衢州的似néi，安阳的似zěi，江西部分地方发音同“叻”。东北部分地方发音同“夜”，可以判断，他们都是从胶东过来的。

和广府话、上海话、闽南话、客家话不同，东北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口音，始

终认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东北人听普通话没有任何障碍，但说时有自己特别的习惯，且辨识度很高。

写作这本小册子时的感觉，很像春秋时期手持木铎采集古风的采诗官。作为一种民间话语，东北话表达了民众的情绪。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东北话，不仅有趣，也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历史上有《汉书》下酒之说。鄙人非大才，没有写《汉书》的如椽巨笔，但我也想让这部东西有下酒之功、佐酒之效。我希望等到无数个苏子美，通过这篇东西，为喝酒找话题、调动情绪。毕竟，东北那嘎达的人(yín)都好喝两口儿。在贫困的年代，喝酒不靠下酒菜，而是靠聊天：靠那些掏心窝子的真话、那些乐翻天的笑话、那些吹牛的大话、那些不着边的疯话

喝。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东北话的界限，也就是东北人认识社会、理解人生的界限。研究这一界限，对我们认识东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有一天，东北话遁入深邃的历史背景之中，就说明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开启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必要为它的存续忧心忡忡。

以《贼拉魔性东北话》命名，是因为东北话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和扩张性。

讲个笑话：一个东北人死了，上帝不愿意在天堂听到东北大碴子味儿，于是把他送到地狱。一个月后，撒旦大汗淋漓跑

来说：“哎妈呀，麻溜儿地（赶快、抓紧）把那犊子整走（带走）吧，搁（安排到）俺那嘎达（地方）全带跑偏了！”上帝只好把东北人接了回来。又过了一月，撒旦幸灾乐祸地问上帝：“内（那个）东北佬怎么样啦？”上帝说：“说谁(séi)东北佬哪，找削啊！内四（那是）我大哥！”

这篇放在卷首的文字，有些通识性的介绍，也有我个人的认知和体验。因为它不是学术性文字，无须追根溯源、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它只是我个人对东北话的感悟，这种感悟只能在我离开东北之后才能产生。

来说：“哎妈呀，麻溜儿地（赶快、抓紧）把那犊子整走（带走）吧，搁（安排到）俺那嘎达（地方）全带跑偏了！”上帝只好把东北人接了回来。又过了一月，撒旦幸灾乐祸地问上帝：“内（那个）东北佬怎么样啦？”上帝说：“说谁(séi)东北佬哪，找削啊！内四（那是）我大哥！”

这篇放在卷首的文字，有些通识性的介绍，也有我个人的认知和体验。因为它不是学术性文字，无须追根溯源、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它只是我个人对东北话的感悟，这种感悟只能在我离开东北之后才能产生。

第一章 东北那嘎达

东北那嘎达

诗云，有一个地方叫那嘎达，有一种距离叫不远匣儿。

东北山环水绕，沃野千里。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松花江上，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一间小草房。

.....

我一直觉得东北没有风景。从锦州到

沈阳，一马平川，地平线无限伸展。直到有一年，我邀请韩国《朝鲜日报》高管谈业务，陪他们走一走，他们不断地趴着车窗向外看，并告诉我，大平原真是太美了。我才知道平坦也是一种美，一种可以震撼心灵的美。

十八年前，我离开东北。在我编的最后一期杂志上，写了一段我对东北的认识：那里没有黄山庐山怪石嶙峋、云蒸霞蔚的秀美，但它的山都延绵千里；那里不生长虬枝漫展、争奇斗艳的奇花异草，但那里的松柏都是栋梁之材；那里没有雨打芭蕉、小桥流水的景致，却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观。

东北人说话没准儿，有时把很大的东西说得很小，有时把很小的东西说得很很大。东北人常说我们那嘎达，那嘎达也可

以说成那疙瘩、那旮瘩、那旮沓，本义是很小的地方，比如疙瘩汤里的疙瘩，鸡皮疙瘩里的疙瘩。中学生长青春痘，就被说成是“你瞅瞅他那张脸，疙瘩溜秋”。

我们那嘎达，说的是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的空间尺度。如果我和一个义县人那我们那嘎达，是指锦州城里；如果和沈阳人说我们那嘎达，是指锦州地区；如果我和哈尔滨人说我们那嘎达，指的是辽宁；如果和广东人说我们那嘎达，说的就是东北；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和上帝聊人生经历，也会说我们那嘎达。那一刻，那嘎达指的可能是地球，也许说的是太阳系，甚至是银河系。

那嘎达的范围是由语境决定的。我们那嘎达，没有自谦的主观意愿，但客观上

实现了自谦的功能。那嘎达在哪儿？那嘎达多大？把手伸向东北，五指箕张，它能涵盖千山万水。东北人心大，看啥都小。

东北那嘎达一点都不小。从辽宁最南端的大连到黑龙江最北端的漠河约2000公里。从山海关到东北最东边的抚远约1800公里。东西跨越经度约16度8分，南北跨越纬度约14度10分。整个东三省面积约为80.8万平方公里。

东三省和东北地区是俩概念。东北地区不仅包括东三省，还有内蒙古呼伦贝尔等东五盟，河北承德、山海关辖区，总面积150多万平方公里。真不是一膀子远，不是一小嘎达，老大老大了。

东北那嘎达连地名起的都特尿性，让人懵懵呵呵，似懂不懂。如果不掰扯掰

扯，还真不知道它啥意思。

哈尔滨是满语，意思是“晒网场”。在没有修建铁路之前，松花江边的渔猎民族经常在那里晒渔网。就在晒渔网的地方——松花江的太阳岛上，哈尔滨因冰雕被誉为冰城。哈气成冰的季节，这里的琼楼玉宇，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美轮美奂，让人流连忘返。

齐齐哈尔为达斡尔语“齐察哈里”的汉译转音，意为“天然牧场”。

牡丹江因江得名，但它和富贵的牡丹花一点也不挨着。牡丹江为满语“穆丹乌拉”的转译，“穆丹”意为“弯曲”，“乌拉”意为“江”，牡丹江的本意为“弯曲的河流”。

佳木斯是满语“驿丞”，又作“嘉木寺”“贾木寺”，清政府倒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屯子。

兴凯湖的“兴凯”是满语“水耗子”的意思，湖中的耗子很多。兴凯湖是候鸟的天堂，聚集着金雕、丹顶鹤、中华秋沙鸭等众多珍稀鸟类，高峰时期，每天有17万只。渔猎人不懂得欣赏云蒸霞蔚、烟波浩渺，鸟群排空而至，遮天蔽日，却让水耗子大煞风景。

伊春意为“皮衣料”，说明那里是一个皮料生产和集散的地方，具有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

依兰是满语“依兰哈拉”的简化。“依兰”意为“三”，“哈拉”意为“姓氏”，“依兰哈拉”就是“三

姓”住地。三姓是指“葛依克拉”（葛姓）、“胡什克里”（胡姓）和“卢叶拉”（卢姓）。这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北魏时期勿吉国的中心。唐时，大祚荣在这里建立了渤海国。宋代徽钦二帝坐井观天，就在这里。当年被称作五国城。

虎林是满语“西呼林”的音译，意为“沙鸥”，是沙鸥繁息的地方，与老虎没关系。

宁古塔是清代著名的流放地。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金圣叹的家眷，都被流放到了那里。其地位相当于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宁古塔，满语，意为“六人合围而坐”。1910年，清政府将其改为宁安府，希望这里平安。

嫩江，听着就那么青春靓丽，温婉可

人。其实它来自满语“诺尼木伦”，“诺尼”意为“碧绿”，“木伦”意为“江”，即碧绿色的江。

吉林来自满语“吉林乌拉”。吉林意为“沿近”，乌拉意为“江”，即沿江之地。不难想象，吉林设立打牲乌拉的时候，这里冰天雪地，银装素裹，玉树琼花，却有一队队的官商，马踏銮铃，前呼后应，向这里聚集。

兴安岭中兴安是满语，意思为丘陵，岭是汉族人加上去的。

我的祖辈父辈都出生在朝阳北票的长皋。长皋来自蒙古语“查干皋”，意为白沟。尽管我的出生地距离长皋不足百里，但我没去过那里，没有看过白沟的样子。

赫图阿拉是满语，意为“横岗”，即在平顶山岗上建造的城。

过量的信息会给阅读带来障碍，令人讨厌。举这些例子告诉人们，面对东北地名，不要望文生义。虎林不是老虎出没的丛林；牡丹江的两岸并不盛开牡丹；吉林说的是沿江之地，而不是广袤且富足的原始森林。

东北那嘎达人口贼拉少。明朝末期，东北人口总数在百万左右，且极其分散。努尔哈赤迁都沈阳，都城人口5557人。搁现在看，不必说地产大鳄，就算是地产界的马蛇子（小壁虎）都不会动心。1644年，满人“随龙入关”者有90万众，造成了数百里无人迹。乾隆时期东北人口峰值为1057662人，恢复到明朝后期的水平，仍不及现在一个三线城市的规模。盛京将

军掌管八旗兵7232人，连同家眷近十万人，是辽宁人口的基数。

1889年，长春府知府衙门成立，领辖农安县，管理人口约10万。这已经包括了所辖县乡。

19世纪末，哈尔滨地区出现数十个村屯。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哈尔滨拥有人口3万。

19世纪末期，俄国夺得大连，在青泥洼建港筑城，集中在寺儿沟的人口在2万至3.4万之间。

1934年，自古兵家必争的锦州，城区13728户，人口70049人。

曾经长期做过远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三燕古都朝阳，1947年解放时，城

区人口1.9万。

如今，东北那嘎达的总人口达到了1.2亿，有很多有趣的人，如狗剩子、三驴子、二愣子、鞋拔子、山炮、老蔫儿、棒槌、瘪子、二丫、翠花、狐狸精，当然叫王八犊子的真是老鼻子了。

19世纪末，清政府就像老太太过年——一年而不如一年，眼看就鼻儿咕了，完犊子了。

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了辽东半岛。在俄、德、法干预下，清政府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拜会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主张“借地修路”：中国允许沙俄在东北修铁路，并放开过境铁路管辖

权。这就是干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支线从哈尔滨直达旅顺的中东铁路计划。沙皇给李鸿章画了一个饼：“将来日本生事，俄国会通过铁路迅速调兵援助中国。”

1898年，清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约，允许沙俄修筑哈大铁路。俄国人来到松花江晒网场，将田家烧锅作为修路的初始大本营。哈尔滨市就这样诞生了。

1899年，沙俄把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省”，实行殖民统治。五年以后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输了，日本夺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把辽东半岛改为“关东洲”。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与通车，大批俄罗斯人涌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时，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有15.5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往哈尔滨的犹太人也有5万多。

1940年，伪满洲国政权下有日本人819614人，朝鲜涌入东北1450384人。到1945年，在东北的日本人约有260万。

这些人就成了当时东北人口中的老毛子、小鬼子和高丽棒子。

作为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从松花江畔的晒网场，一跃成为连接欧亚的商贸中心。这里聚集了2000多家外国洋行和商社，与40多个国家进行生意往来。

受益于铁路带来的投资与移民，沈阳发展成“东方鲁尔”。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构成了东北核心经济带“哈大

轴线”。在这片广袤的人烟稀少的龙兴之地，一座座由工厂、矿山、银行、商店、学校组成的城市拔地而起。

东北的很多城市，都是随着铁路的不断铺设而建立和发展的。

东北铁路交通发达，拉得多，跑得快，拉着响鼻儿，喷着白气，很有气势。东北经济以铺设铁路为肇始，围着火车站进行，沿着铁路线展开。1945年，东北铁路总里程达到11479公里。而在1949年时，全国铁路总里程也不过21989公里。100多年的东北史，与铁路、与火车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到这里，我也仿造一段东北顺口溜，表达铁路对东北人生活的影响：东北有句嗑，满嘴跑火车。从南来，向北辙；

能东拉，能西扯。能冒烟儿，能载客，能添火，能拉货。一阵大白话，信口就开河。白的说成黑，死的说成活。

能东拉，能西扯。能冒烟儿，能载客，能添火，能拉货。一阵大白话，信口就开河。白的说成黑，死的说成活。

老把头的“开眼”

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排在第一的是人参。明嘉靖年间，一斤人参价值白银一钱五分。到万历年间，上涨至三两白银。至崇祯时，涨到十六两白银。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的时候，女真每年在人参上获利达百万两，甚至二百五十万两。东北有人参，比家里有矿牛多了。女真人通过人参贸易，获得了可以推翻明朝统治的经济力量。

满人入关后，人参采办日趋制度化。“打牲乌拉制”规定皇家和八旗王公享有采参特权，严禁私人采参。康乾时期，清廷推行“参票”制，也就是竞标特许经营权。商人通过购买参票，就可以进山采参。

雍正之初，政府发行一万两千张参票，每张参票要上缴人参二两五钱，征银十二两。每采一斤人参，还要征收白银二两五钱的税。山西商人范毓𪔐购买了一万张参票，承包采参，雇用采参者多达三万余人。

在京城争斗的是采参的权利；在苍苍茫茫的长白山和大兴安岭深处，采参人祈祷的是平安吉祥。富贵险中求，一旦采参人走入荒山野岭，随时都可能陷入虎穴狼窝，没有补给，装备缺失，凶多吉少。也有可能麻达山^①，蒙头转向，迷途失偶，什么都找不到，空手而回。

在长白山，采参也叫“放山”。一个男人，能够手拿着索拔棍加入参帮，跟随着参把头放山了，就说明他成熟了，有胆有识，可以信赖和依靠。

农历三月十六日是传说中的长白山山神老把头孙良生日。采参人会在这一天到神庙祭拜。祭祀山神，把头保佑。放山快当，棒槌拿够。风调雨顺，年丰人寿。

为了避免麻达山，采参者和猎人还专门要祭拜指路女神，一位是勒库里妈妈，一位是觉昆赫赫，还有一位威虎妈妈。她们掌管着那个时代的GPS导航系统。如果祭拜的人非常虔诚，信号就不会弱。

谷雨过后，参把头就开始召集希望放山的男人进山采参，称为拉帮。大家带着鹿骨钎子、索拔棍、快当刀、快当斧子、红绒绳、油布、铜钱等采参工具和小米、咸菜、炊具等生活用品。进山时再找三块石头，磕头烧纸，供奉山神爷老把头。

参帮会在山里搭一个窝棚，作为临时

住所。按照习俗，参帮下山的时候不能拆这个窝棚，甚至要把剩下的粮食、柴火等生活用品留下，为后来者行个方便。

采参多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不能说话；不准拉屎撒尿；树墩是山神老把头的座位，绝对不能坐。

进山挖参，参帮一字排开，两边都是最有经验的人，以避免走失。如果有人发现人参，必须大喊一声：“开眼！”这声音越大越好。也许距离这伙儿参帮不远，还有别的采参人，他们听到声音赶过来，也会分享这种发现。这种发现人参的叫喊被称为喊山。

把头会问：“几品叶？”就是问人参的生长年限。如果回答三品叶，人们就会回应：“快当！快当！”就是“吉祥！吉

祥！”的意思，这叫作应山。

把头将棒槌锁的一端系在参茎上，另一端系在索拔棍上，再带领众人磕头，向山神表示谢意，然后才开始挖参。挖参也叫抬棒槌，需要极端的耐心。为了保证每一根参须都不断裂，其精细程度不亚于考古挖掘，要使用鹿骨做成的钎子。有时抬一苗棒槌需要几天的时间。挖好人参之后，要在附近的大树上割一块树皮将人参包住。还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在发现人参的最近一棵树上，用刀刻下记号，留给以后的采参者，这种记号被称为“兆头”。

取出人参后，要在挖出人参的地方蒙上红布，在把头的带领下跪地磕头，感谢山神的恩赐。磕完头后，把头收好人参，众人离开。而且在整个下山的过程中，不

许讨论人参的价值。

采参人给发现的年头还不够的人参系上红绳，上面还要系一个铜钱：一是做记号，明年来这里采；二是告诉其他采参者，这一棵人参已经被人发现，名参有主了，这样其他采参客就不会采。这种信誉只有采参人才能理解并尊重。大家都在山神面前磕过头，知道进山不易，在自己挣饭的同时，也给他人留口饭吃。这是真正的慎独，在茫茫山林中，除了自己那颗良心，什么约束都不会有。这是最粗鄙的东北山里人，给我们的“开眼”和“兆头”。哪怕是在大山深处取利，也心怀敬畏，心怀感恩。

今天，我们还在说“开眼”，意思是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好东西。有些神秘莫测的文物贩子，会悄没声儿地说：“我有一

件好东西，从来不给别人看，咱俩有眼缘儿，我给你开开眼。”

件好东西，从来不给别人看，咱俩有眼缘儿，我给你开开眼。”

冬捕的“听喝”

老辈儿人肯定想不到，世代相传的冬季凿冰打鱼会成为发家致富的门路。吉林前郭县的查干湖冬捕、辽宁康平的卧龙湖冬捕、哈尔滨长岭湖冬捕、吉林长春石头口门冬捕、黑龙江镜泊湖冬捕、齐齐哈尔梅里斯湖冬捕，都有拉动旅游经济的功利心。尤其是查干湖和卧龙湖冬捕，竟然能顺藤摸瓜，追溯到辽金时期皇帝“春捺钵”巡幸，显得根红苗正，特别热闹。

辽金时期，皇帝每年都要携群臣、宫妃等众人从上京临潢府出发，约行60天，来到塔虎城，做“春捺钵”巡幸，在达鲁古河或鸭子间凿冰捕鱼。当捕获第一条鱼后，即设“头鱼宴”。皇帝还要亲自放鹰捕天鹅。捕获第一只天鹅时，又要举

行“头鹅宴”。女真各部落酋长也要参加。

公元1112年，天祚帝来到春州，在混同江钓鱼，举办头鱼宴。天祚帝命令各酋长起舞助兴。唯独完颜阿骨打说自己不会跳舞。天祚帝劝了几次，竟然没劝动。几天以后，天祚帝悄悄地跟枢密使萧奉先说：“完颜阿骨打这个人很不寻常，给他找个差使，派往边疆，杀掉，避免后患。”萧奉先却说：“那个土豹子不懂事，杀了他，恐怕会伤害各部落对我大辽天朝的忠心。就算他有异心，也掀不起大浪。”这顿头鱼宴，让完颜阿骨打和天祚帝结了梁子，也让辽代走到了历史尽头。

查干湖冬捕的“祭湖醒网”仪式包括采集圣火、跳火神舞、祭祀长生天、唤醒神网、捕捞头鱼、头鱼拍卖，表演化、市

场化味道很浓，让人忘了万物有灵。萨满巫师和鱼把头仅仅是冬捕环节中的两个角色。

冬捕很危险，掉进冰窟窿很难生还，这才有了祭湖。凿冰下网之前，老鱼把头会把五谷放在网兜里，祈祷湖神保佑平安。冬捕让人期盼，大自然的馈赠十分慷慨。想参加冬捕，就要找到东家，找到鱼把头拿上“四盒礼”入网伙子。能被接纳的，首先是很灵光，也叫“好使”；再有就是必须听从鱼把头的指挥，也叫“听喝”。

直到今天，“听喝”一直挂在东北人的嘴边。“我儿子你就放心吧，绝对好使，老本分了，挺听喝的”，是过去对鱼把头的许愿，也是今天将孩子托付给人的基本表态。

相似的语言还有：“不听喝绝对不好使” “干好干坏是能力问题，听不听喝是态度问题”。

东北人端起酒杯，说自己绝对好使、绝对听喝，是传承已久的表述。好使是能力，听喝是态度。

北方的冰天雪地，不仅给了人吃头鱼的追求，还出现了吃开江鱼、开湖鱼的习俗。整整一个冬天，江湖的水面冻结了，鱼在江湖下，没有多少吃的，也不怎么游动，身上的土腥味儿没有了，变得极其鲜美。一旦冰面融化了，鱼欢实了，吃得多了，开始发育了，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也变得混浊了，味道也就差了。因此，吃开江鱼、开湖鱼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天。

万物有灵，是东北少数民族对于自然

界的根本认识。鄂温克、鄂伦春的猎人认为禽兽是山神豢养的，猎人猎获的品种和数量，都是由山神决定并赐予的。山神有时候还会变成老虎或老人，在山林中游荡。

猎人会用柳条编一只小鹿，在小鹿肚里塞上些东西，用弓箭射它，围观的族人会纷纷叫喊：“打中了！打中了！”猎人就取出小鹿肚子里的东西，放在棚架上祭祀。他们将啄木鸟放在水上，鸟嘴朝上张开，然后再把啄木鸟挂到树上，用来祈求雨水。

渔猎民族向自然索取，也对自然表达感激。他们向自然表达自己的愿望，也是自然的一分子。这就是萨满，就是好使、听喝。

来神儿了

一个被大家视为空气、可有可无、蔫了吧唧的人，突然改变个性，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兴奋，自我感觉超爽，东北人对他的评价就是“来神儿了”。常常说：“你看看他：说不说的，还来神儿了。说他胖，他就喘；给他点颜色，他就开染坊；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给他立根竿，他就往上爬。”

今天，“来神儿了”是个贬义词，形容人超乎寻常的亢奋，说一些实现不了、不着边际的疯话。有人在酒桌上躲躲闪闪，直到大家都上听喝蒙圈了，才频频举杯吆五喝六，也被说成是“来神儿了”。

“来神儿了”和一种神秘宗教——萨

满教的仪式有关。和佛教有寺庙、道教有道观、基督教有教堂不同，萨满教没有固定的道场，也不确定信仰某个神。砸烂“封资修”的时候，神像被砸，图腾被砸，但萨满却砸不着、砸不碎，它飘浮在空气里，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呼吸间，无所不在。

旧时东北从事渔猎的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上山狩猎，采挖人参，会拜山神；他们到河湖捕鱼，会拜湖神；他们遭灾患病，会请萨满巫师到家里跳大神。

萨满巫师并不是神，只是神的弟子，是普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

跳神的萨满身穿着几十斤重的神衣，

用皮毛、丝绸、布片和树皮剪着绣着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形象，沾着羽毛和贝壳，还要戴上坠满长短不一、五颜六色的飘带的神帽，上面还有小铃铛、铜镜和鹿角，左手持鼓，右手拿鞭，面对病人，盘腿坐在炕的西北角，双眼半睁半闭，打着哈欠，一边击鼓，一边跳跃，一边吟唱，声调低沉，却具有上天入地的冲天神力。

请跳大神的人家，一家老老少少，包括他的街坊邻里界比儿子^①，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跳大神的跳跃有多激烈？四大蹦给出了答案：鱼出水、跳大神、活燎兔子、踩电门。

急促的鼓声，紧闭的双目，全身抽搐，神灵附体。这是一个交接的仪式，萨

满的灵魂要脱离自己的肉身，将其让位给请来的神仙。神仙“借壳上市”，为病人排忧解难。

萨满请来的神仙，可能是古老的祖先，也可能是狐仙黄仙。他借用萨满的嘴询问病人的生辰八字、所问何事。

有时候查起来非常简单，大仙会告诉患者犯了哪个神仙的规矩，要给某个神或者某个鬼做祭祀，要供奉哪些东西。既然是神仙要求，没人不答应。有的时候，大仙看不出来问题所在，或者他道行不深根本对付不了伤害患者的那个神仙，只能要求患者另请高明。

最早的萨满巫师作法方式没这么复杂。某家孩子出了状况，高烧不退，人事不省，会请萨满求乌麦，为婴儿找回灵

魂。

乌麦是传说中长得很像小鸟的孩子的灵魂，求乌麦就要杀一头黑色驯鹿，熄灭所有的灯火，请萨满骑着去寻魂。萨满不住地敲着鼓，不住地旋转，做出骑着驯鹿奔跑的样子。随后，点上灯笼火把，看萨满的鼓上是不是有孩子的头发。如果有，就说明孩子的灵魂被找回来了。那就再用木头刻一个象征孩子灵魂的小鸟形乌麦，缝在小孩衣服上。

鄂伦春族人心目中的山神叫“白那恰”。鄂伦春的猎人，特别是那些撵鹿人，进到深山，都要选一棵大树，砍去一块树皮，刻上人脸的形状作山神，并向其叩拜敬酒。他们还会预备好几根马尾长鬃毛，系在山神旁边的小树上。这样山神就会保佑撵鹿人多打野兽。

鄂伦春族人和深林里的老虎、熊瞎子相处和睦。如果有一头熊低头吃浆果，鄂伦春的妇女也会到它的身旁进行采集，且相安无事。《柳边纪略》载：“鄂伦春，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

近代人跳大神，是清后期汉族人拥入东北，认同萨满文化后，将巫舞演变出来的一种大众文化，更具有表演性和仪式感。

它的文化依托，来自于汉族人非常容易理解的鬼怪神仙故事：狐狸、黄鼠狼、蛇等有灵性的动物，经过长期修炼，神通广大，能够查出人前世今生做过的事情，也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能医治疑难杂症，也能帮人聚敛钱财，成为大仙。这些仙是胡黄白柳灰，也就是狐狸、黄鼠狼、

刺猬、蛇、鼠。

人死后灵魂不灭是鬼，鸟兽草木修炼的结果是精，变异了就是怪。茅山道士手持桃木剑面对的是鬼，萨满巫师手拿文王鼓、赶将鞭面对的是怪。

为了积功累德，也为了通过显示神通吸引香火，吸收虔信之力，这些修炼的大仙也会大做好人好事，目的是在仙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福增寿，不断进阶。

在东北的道观里，会供一尊黑衣白发、手拿拐杖或烟斗、笑容慈祥的老太太。她叫黑妈妈，是长眉大仙的大护法，属于狐仙，与狐仙胡三太爷的职级、能力基本一致。

大仙需要找些身体虚弱、没有文化的

妇女做弟子，这种弟子叫弟马。弟马在大仙需要的时候，将自己的身体借给大仙，完成大仙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

所谓跳大神，就是弟马请大仙上身的过程。大仙依附在弟子身上救死扶伤，为人办事就被称为出马仙。毫无疑问，大仙出马上到弟子身上，对弟子而言是痛苦的，这也就是跳大神的时候，巫婆披头散发、摇头晃脑、浑身抖动、抽搐不止的根本原因。

出马仙时，保家仙堂三尺三的红纸上会使用一副对联：在深山修身养性，出古洞四海扬名。

这就是“亲自出马”的初始含义。每当我看到工段长、车间主任亲自出马的文字就感到后背发凉，工段长、车间主任如

何担当得起亲自出马？不是山里的老狐狸，也并不很懂聊斋，就不要说亲自出马的事儿。免得装神弄鬼，把真正的狐仙招来，吃罪不起。

除了出马，还有出道一词，现在的演艺界用得特别多。其实也是个宗教老词。出马是萨满教里修炼有成的精灵神怪，是动物；出道是道教得正果、得道成仙的人。出马是看事，出道是共修。

在跳大神时，巫覡请神的唱词：

文王鼓，蟒蛇鞭，鼓舞飞扬响连天。

世人都说神仙好，谁知神仙在哪边？

神仙就在人心间，仙道艰难难上天。

世人不知此中味，听我细说苦和甜。

阴风阵阵是祖先，祖先本是大堂天；

没有祖先哪有堂，祖先是堂第一仙！

世人皆知神仙好，为了神仙妻儿抛。

若说修仙弃祖先，莫怪仙道门槛高。

香烟缭绕号地仙，地仙修行在山巅。

狐黄蟒常归大堂，又能行道把财圈。

三尺红布不是天，地仙怎在红布间？

红布之上有奥妙，奥妙怎对凡夫言！

无论是古老的萨满还是跳大神，都展现出一种极其神秘的力量，让人神魂颠倒。通俗易懂，又具有深刻的哲思，这就是旧时东北老百姓信服的宗教，它的教

义，就像是生长在黑土地里的土豆子，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兴趣是文艺创作之源。二人转演员经常以《跳大神》《神调》作为题材表演。其唱词唱腔，与跳大神有些差异，但更加通俗易懂，把跳大神的时间、环境，弟马上山请神的全过程，介绍得很到位，值得玩味：

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闩。

行路君子奔客栈，鸟奔山林虎归山。

鸟奔山林有了安身处，虎要归山得安然。

头顶七星琉璃瓦，脚踏八棱紫金砖。

脚踩地，头顶天，迈开大步走连环。

双足站稳靠营盘，摆上香案请神仙。

先请狐，后请黄，请请长蟒灵貂带悲王。

狐家为帅首，黄家为先锋，

长蟒为站住，悲王为堂口。

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赶将鞭。

文王鼓，柳木栓，栓上乾隆配开元。

赶将鞭，横三竖四七根弦。

三根朝北，四根朝南。

三根朝北安天下，四根朝南保江山。

有文王访过贤，姜太公保周朝八百年，

赶山山得动，赶河河得干，赶的是老仙不得安然。

大报马，二灵通，各个山崖道口把信通。

你就说：身上千万银钱带，这些银钱，要请你们大堂人马下山峰。

老仙要把高山下，帮兵我先为你叫开三道狼牙三道关。

头道狼牙头道关，有人把守有人看，

二郎手使三叉戟，哪吒手晃金刚圈。

往日二位仙君都把闲事管，今日二位仙君莫管闲，

把老仙放过头道狼牙头道关。

眼前来到二道狼牙二道关，秦琼、敬德来站班。

二位仙君没把闲事管，帮兵我带老仙过了二道狼牙二道关。

眼前来到三道狼牙三道关，灶王老爷来站班。

家住上法张家庄，老大张天师，老二张玉皇，

老三给文文不做，给武武不当，一心一意下凡做了灶王。

灶王老爷把头低，里仙莫把外仙欺。

老仙临来别忘带上三宗宝，宝三宗。

套仙锁，捆仙绳，马后捎带拘魂瓶。

三宝往你弟子身上扔，抓得不牢用脚踹，捆得不紧用足蹬。

捆身莫捆心，心明眼亮一盏灯。

萨满巫师在请大仙的时候“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赶将鞭”，相当古典。文王鼓不见经传，来源可能是“太平鼓”，是萨满的标志性法器。它原本是双面的，在和喇嘛的交战中，一分为二，成为萨满教的特色。赶将鞭，也有人唱武王鞭，“赶山山得动，赶河河得干”，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赶山鞭。在天界，它曾经归二郎神所有；在人间，它曾经归秦始皇所有。这显示出萨满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对三道狼牙三道关的描述，很有意思。守卫分别是二郎神和哪吒、秦琼和敬

德，最后一道关卡是灶王爷，而不是内五仙和外五仙，或者大堂仙和保家仙。守卫者位列仙班，有正式编制。而萨满请的大仙，只能在弟马的通融之下，才能出来打份工，当份差，挣点香火钱。这不应该是原始萨满教的理念。

“里仙莫把外仙欺”也说了神仙的矛盾。最有意思的是老仙的三宗宝：套仙锁、捆仙绳和拘魂瓶。这三个是捕快用的管制器械。对付神仙也需要这些吗？从这个角度看，“仙道艰难难上天”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萨满对神仙世界的描述，更像是对人世间的描述。所谓神仙，也仅仅是人间的一面镜子。

大仙走时，也要唱神调欢送，因为与迎神的内容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萨满这个词是我成年后很多年才知道的。因为它古老，崇拜自然，没有深奥的宗教理论，没有特别完备的世界观，并没让我很上心。

我与萨满教的接触，时间不会晚于1980年。

“我小时晚儿”^①，我的故事总要用这句话来开头，因为它意味着我要讲述的事情是50年前的事情，场景是50年前的场景，我能回忆的人物，除了那些同学，那些哥哥姐姐和个别的叔叔阿姨，都已作古。

我小时晚儿，家里来了个三姑，盘头，戴着黑色的头发网套，盘腿坐在炕上，用我爸爸的烟筐箩抽烟。她住阜新清河门，和我奶奶聊天，让我非常感兴趣。

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车老板赶着毛驴车回家，遇到七个姑娘要搭便车。车老板说车太小，装不下，一头毛驴子也拉不动。姑娘们央求车老板，让她们上去。这群姑娘不但上了小驴车，还坐下了，还不挤。她们有说有笑，非常高兴。

车老板说看她们这身打扮像是城里人。七个姑娘说她们是上面派来的医疗队。车老板说自己家有个哑巴孩子，不知道能不能治。姑娘们说：“我们今晚就投宿在你们家，明天治，好吧？”

车老板很为难，他们家根本没有能容纳七个姑娘睡觉的地方。姑娘们说：“你把仓房腾出来就可以，我们对付一宿就行。”

当晚七个姑娘真的就住在车老板家的

仓房里了。

第二天，七个姑娘看到了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要他把家里的那个老柴火垛搬开。哑巴孩子只能照做。当柴火垛即将被彻底搬开的时候，露出了里面的一条大长虫（蛇）。孩子吓得“妈呀”一声叫了起来，从此会说话了。

据说这七个姑娘是狐狸变的。她们给很多人看过病，声名远播。后来，当地公安介入，把她们打跑了……

三姑讲这种故事的时候，就像介绍她家界比儿子居家过日子，没有“从前”两个字，和播新闻一样，各个要素都是全的，让人不容置疑。

后来我知道，这些关于狐狸、关于

蛇、关于黄鼠狼等五仙的故事，都是北方特有的故事，是萨满教的遗存，也是一种文化的遗存。前面的唱词说得好：“谁知神仙在哪边？神仙就在人心间。”其实岂止神仙，那些虚幻的狐狸、蛇、鬼、黄鼠狼等，都在人的心间。

蛇、关于黄鼠狼等五仙的故事，都是北方特有的故事，是萨满教的遗存，也是一种文化的遗存。前面的唱词说得好：“谁知神仙在哪边？神仙就在人心间。”其实岂止神仙，那些虚幻的狐狸、蛇、鬼、黄鼠狼等，都在人的心间。

东北“猫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东北的“猫冬”开始了。

没有高档小区、集中供暖、私家车的时代，就是东北的“猫冬”时代。城里人家都有煤堆，乡下人家都有柴火垛，这是冬天体量最大的财富、最温暖的财富，也是确定幸福指数的财富。

东北人说冷，嗑儿都老硬了：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忘穿秋裤；连最嘚瑟的人都不想出去装了；如果不给我拥抱，你就给我买外套；如果给我买皮草，我就决定跟你跑。

东北的冷，嘎巴嘎巴的，可能是河面的冰冻裂了，也可能是树枝冻折了。“猫冬”，不是人想猫着，是严寒把你堵在家门口不让出来。十里八村的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都像猫一样蜷缩在炕头上，守着火盆，嗑着毛嗑，唠着闲嗑儿。

屋檐挂着一趟儿冰溜子，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玻璃窗上厚厚的霜花就像茂密的草丛，呈现着另一种生机。拖地的棉门帘很厚很沉，贼拉抗风。外屋地的灶台上煨着老倭瓜，或者是白菜炖冻豆腐，咕嘟嘟地冒着热气。

时间在这一刻被彻底封冻，动弹不得，要到第二年开春，才能松绑，撒欢似的跑。冰天雪地，松鼠储藏足够多的松子，黑熊有最舒服的树洞，豆鼠子、刺猬、青蛙和蛇进入冬眠，蛇盘龟息。人比

它们活泛，不会冬眠，但也走不到哪儿去。

“猫”是满语，原意是树丛，意为躲藏。“猫冬”是躲在家里过冬，用个时髦的词可以叫雪藏；“猫月子”是坐月子时不出门；“猫蹲”是耗在家里宅着，现在叫躺平。“猫”是动词，和家里的大花猫没一毛钱关系。“我猫在门后”，意思是“我躲在门后”。

“猫冬”，让我想起前几年的小区封控。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命令式的封控让人不适，老天爷的变脸让人坦然，“猫冬”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

蚂蚁不冬眠。它们吃秋天预备好的食物。蚂蚁还吃蚜虫、介壳虫、灰蝶幼虫分

泌的蜜露。蜜蜂不冬眠，它酿造蜂蜜，就是为了能过上一个丰衣足食的冬天。东北人“猫冬”的时候，会把老母鸡笼子搬到屋里，放到北炕上，期盼能捡两个鸡蛋。

真正的严冬，即便是待在家里，也伸不出手脚。晚上脱衣服靠勇气，早上起炕靠胆量，白天洗衣服靠毅力。起夜，会掉一地鸡皮疙瘩。

东北冷，但所有关于冷的传说都来自南方。四川有传说，东北人出门撒尿都要带根棍子，不停地敲，要不然尿就会冻成一根柱子，连身子都一起冻住。

寒冷限制了我的想象，甚至我对寒冷本身也缺乏想象。四川朋友的想象比寒冷还寒冷。

如果我没有棍子，半夜憋着的那泡尿，在我睡着的时候，会不会冻成个冰坨子？这不是想象的问题，而是恐怖的问题。

东北那嘎的人常说“吹吹牛×，驱驱寒气”。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中医驱寒吹气法是祛寒的无上法门。而且，吹牛属于情志养生、疏调气机的不传之秘。吹牛最大的好处就是舒筋活血，通络化瘀；利尿通淋，润肠通便；发汗解表，温经散寒；疏肝理气，表里相济；消食健胃，扶正祛邪。

如果有人发现“猫冬”的东北人正在吹牛，请不要打断他，请给他一个善意的鼓励。因为，很有可能，他在驱寒。

谚语确实有“腊七腊八，冻掉下

巴”。还有一个说法是冻掉耳朵。人的耳朵就像冰溜子，冻硬了以后很脆，用手轻轻一拨弄，就会掉下来。

我从来没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我在东北生活了半辈子，却没见过一个掉耳朵的人。常识性的觉悟，也需要几十年。人要走出信条，比走出无边的严寒还难。

东北没有早点的概念。冬天的早餐，绝不只是稀了光汤的粥，而是实实在在的米饭、馒头等干粮，就着咸菜疙瘩。稀粥不抗饿，饿了就会冷。冻馁之苦相互作用。

东北人把硬的和干的视为是好的，比如“点几个硬菜”“这嗑唠得老硬了”“这词儿太硬了”“那关系老硬了”“老爷子的身子骨老硬实了”。在这

里，硬菜是最贵也是最好吃的菜；硬嗑是阐述问题本质，令人茅塞顿开的语言；硬词是打动人心的词语；硬关系是非常密切、可信赖的关系；硬实是健康。

南方人喝汤，喝的是清汤，汤下面的沉淀物被称为汤渣子，讲究人是不吃的。在北方人眼里，南方人喝的都是清汤寡水。北方人喝汤，喝的是浑汤，勾芡，汤下面的沉淀物，才是精华。所以东北人盛汤要勺子沉底，轻捞慢起，要敢于下笨篱，才能把精华捞上来。东北领导给大家提要求，就会说“要敢于下笨篱”，意思是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听人说话，嫌人家磨叽，就会说“捞干的说”，意思是说重点，别跑题。

在东北，请人吃饭，不可能先上一锅清汤。上汤只能最后上，意思是用它溜溜

缝儿，把胃里最后一点儿空隙填满。

北方的冬季昼短夜长。早晨五点，鬼龇牙的时候，已炊烟袅袅。东北人做早餐的时间可能比做晚餐的时间长。如果有客人，还要四碟八碗包饺子。

有些人早上也要喝杯烧酒，抵抗风寒。但喝早酒不是普遍现象，因为条件不允许。喝酒只是男主人个人的喜好。能给老爸打酒，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为家庭做出的最初贡献。

三十多年前，我在东三省各地出差，还有早酒，都只是安排在送客的最后一天。比如要赶九点半的航班，主人会早早过来，说些依依不舍的话，再提议喝点送行酒。这可能是东北“猫冬”早酒最后的遗存。

吃饭在炕上，吃完还在炕上，每天三个饱儿一个倒儿。

“猫冬”不洗澡。即便是想烧一锅热水，擦洗一下也不行。没有暖气的年代，所谓的暖和，是穿毛衣、披棉袄不冷，不是光着膀子也不冷。

屋里的温度，会在深更半夜降到把人冻醒。要盖两层被子，要用羊皮袄、棉大衣等把脚底下裹好。“猫冬”时候睡觉有严格的纪律，不许蹬被子。即便是睡着了，也没人敢违反“纪律”。严厉的惩罚会在犯错误的同时进行，不折不扣。

“猫冬”让人闲下来，有了足够的时间。文化和习俗在此刻得到最充分的发酵。人们把处对象的两个人说成是“半夜里的被窝——正热乎着呢。”

乡下的土炕，不仅是人生活的地方，也是胎生的卵生的湿生的化生的等各种生命聚集地。“被窝里的跳蚤——能蹦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被窝里的跳蚤根本没打算往外蹦。它才不好高骛远呢。一旦蹦出了这个屋，也就跳出了三界外。有被窝，它哪儿都不会去。对于跳蚤来说，被窝不仅仅保暖，而且还是可以大吃大喝的地方。

“老太太钻被窝——蹬打不开” “老头子钻被窝——仰面朝天”，说的都是钻被窝的事儿，却做了完全不同的比喻。过去，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老爷子就会仰面朝天，而老太太会蹬打不开。现在，渐入花甲，也将成为老爷子，才理解老年人腰肌劳损的痛苦，需要仰面朝天，烙烙腰，让血脉畅通，舒坦一点。如果你现在需要做一百万的投资，但兜里只有十万，从好朋

友处也只能借来三十万，总而言之，这个一百万的项目没法实现，就被称为蹬打不开。按照经济专业的人的说法，蹬打不开是投资资金不到位，资金周转困难，资金链可能断裂。这样看来，老太太钻被窝很危险，这不是老太太的困境，而是资本大鳄的困境。

东北人喜欢用挤眉弄眼和人交流。能看得懂眉眼高低的都是知心者。挤眼睛可以做很多暗示，甚至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安慰。但半夜三更吹灯拔蜡之后，蒙在被窝里挤眼睛，是没有人看得见的。因此就有了“被窝里挤眼睛——自己哄自己”的说法。

“被窝里露出脚丫巴——你算几把手”不是乡间语言。它受官僚语言的污染很重。真正的乡下老太太、老爷子，根本

不知道谁是几把手。

盘一个土炕，沅被窝子，整个火锅，再整点乐子，东北人的“猫冬”就齐活儿了。

不知道谁是几把手。

盘一个土炕，沅被窝子，整个火锅，再整点乐子，东北人的“猫冬”就齐活儿了。

大棉袄二棉裤

“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东北人说起冬天的冷，总有一种傲慢，傲在自己见多识广，过过那种嘎巴嘎巴冷的日子。

我小时晚儿，为了避免煤气中毒，也为了省柴火，临睡之前，火都要灭掉。北山墙挂着厚厚的霜，空气是凝冻的。炕很热，人躺在上面，就像烙苞米面饼子，冰火两重天。每天萝卜白菜，清汤寡水，缺少荤腥，让我对寒冷异常敏感。

我念高中的时候，家里把一个四平方米的仓库腾出来给我做书房。我在墙上写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半间冻地寒天阁，一位承前启后人。”生在东北，我更

加理解什么叫寒门、寒窗、寒士。

早晨起床，离开被窝那一瞬间，要经受一个严峻考验。线衣线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一层层地套。妇女穿个大襟儿袄，老爷们缅个大裤裆。高腰的缅裆裤，盖得住肚子和后背，缅裆也让小腹更暖和。棉袜、毛袜、毡袜子套上，最冷的天儿，要靠毡靴才能对付。毡靴硬得像荷兰木鞋，不能打褶儿，走路只能高抬腿，但极保暖。临出门，再戴上棉帽子、棉手闷子。手闷子和手套不一样，手闷子没有手指头，或者只有一个大拇指。这样武装起来，人就成了个蛹，一个灰黑色的蚕蛹。按照今天最时髦的说法，这是对寒冷最起码的尊重。

我的毡靴应该是继承来的老家底。汉族、满族和蒙古族杂居的地方，不缺毡

子。

那时的小孩儿，或多或少都有冻疮，脸蛋儿和手背皴裂，从一道道小口子里，渗出紫红色的血迹。

女人爱美，哪怕在最困难的年代，也要给自己织一个长围脖。粉绿色的、湖蓝色的、大红色的、橘黄色的、藕荷色的、纯白色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最爱。

最正宗的东北过冬服装都在《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防寒装备都很好。对于老百姓来说，皮毛货是稀罕之物。传说中的狗皮帽子，其实并不都是狗皮的，也有貂皮的、獭兔皮的。一顶好皮帽子、一件皮大氅、一双高腰皮靴，是土豪完美的证明。

但真正的英雄还要有一件虎皮裙。杨子荣、孙悟空都有虎皮裙。这东西很稀少，我没见过真的。

对乡下人来说，一件对襟或斜襟的洋布面皮袄，是他的最爱。纽襻儿是衣服的唯一饰物。

要系好缅裆裤，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带不行。裤带是布面儿的，一拃宽，一庹长，系的时候要拧上劲儿，系好后再拧一个劲儿，向里一掖。还有两条细的绑腿用来缠裤脚儿。把裤脚缠上了，风就灌不进裤子里。这才算是妥妥的了。

东北人的日常服装是汉族和满族服装混搭的。可能是受到满族官僚马蹄袖礼服的影响，讲究点的老百姓的袖口，会缝一块毛皮袖头，更多的是两寸宽的浅色布料

袖头。它的作用和被头一样，通过浆洗和捶打，就像是熨烫过的西装，非常板正，易于拆洗。

东北服饰的色彩以清灰为主，也有老蓝色的、灰褐色的、黑色的。男女没有多少区别。红配绿的向日葵图案，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做被单，或者是墙纸，风靡东北半个世纪。

一年四季，女人都在做棉花活儿。棉袄、棉裤、棉坎肩、棉鞋都要做，每家的人口都不少。给每个人做一套，这一年也就过去了。我没见过什么人做棉帽子，棉帽子都是在集市上买的。

冬天过后，羊皮袄要收起来。女主人会找点儿烧酒，喷到油腻的羊毛上，再撒上谷糠，不断揉搓。最后把谷糠拍打下

来，羊毛白得就跟刚买来一样。也有人说，最好是用大黄米面揉洗。这种事没有经历过，不敢想象。大黄米面是多么金贵的东西，什么人才舍得这么干呢？

老羊皮袄至少要穿两代人。即便是毛秃了，也还要派上其他用场。东北人不糟践东西。

只有非常讲究的城里人，才会有一件呢子大衣。呢子大衣只在上班路上或某个仪式上穿。早些前如果他还有一顶水獭的桶帽，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分很高。

再后来，男人羊绒女人貂儿。

民以食为天。但真排顺序，又说衣食住行，衣排在了食的前头。服装不仅保

暖，还把入划出不同的身份阶层。我在东北生活几十年，又到岭南生活十几年，相较之下，南方人好吃，执着；北方人爱穿，讲究！

暖，还把入划出不同的身份阶层。我在东北生活几十年，又到岭南生活十几年，相较之下，南方人好吃，执着；北方人爱穿，讲究！

毛子、鬼子和棒子、蛮子

从四面八方涌入东北的人，要在一片筑路的工地上、一座繁忙的工厂里、一片矿区或车站、港口建立新的工友关系，认识很多人，其实很难。抓住特点起外号，就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不是恶意，人们都能接受。谈论其他人，除了老张、老李、三驴子、狗蹦子之外，也会以籍贯称谓。这其中，有些仅仅是俏皮，有些是为了逗笑，有些则充满了敌意和蔑视。

俗话说：强龙不斗地头蛇。最打腰^①的当然是坐地户儿，也叫老户儿，是一直在本地居住的人。最结实的坐地户是满族人，也叫满洲子。排在其后的是蒙古人，也叫老鞑子。

元末明初，沈阳就有“回回人”。努尔哈赤起兵时，铁姓、冯姓的“回回人”成了有功的将军。1625年，清太宗把沈阳小西门一带赏赐给回族将领的后人世代居住，称为回回营。张承志《心灵史》也描写了回族人在东北，主要是在吉林，当时叫作船厂的历史。

还有些真正的坐地户儿是赫哲人，又被称为鱼皮鞑子。他们用大马哈鱼的鱼皮做衣服，在乌苏里江打鱼，流传下来了《乌苏里船歌》。

与坐地户儿相对应的是外来户儿，也就是外来移民。

在城镇里居住的人叫街(gāi)里人，居住在农村的叫庄户人家。

还有一伙人很牛，他们人员不多，又很分散，但不影响他们稳定的社会地位，那就是站上的，也叫站人、站棒子。站人是生活在驿站上的人，都是平西王吴三桂的部下。很多都是苗族人后裔，军队编制，自成体系，穿着讲究。这是一群体制内的人，很有优越感，对东北文化的形成发挥了很大作用，包括吃酸菜，烙糖饼，炕上放烟筐箩等。

民人，是站人对外来移民的称呼。

臭糜子则是闯关东的人对满族人的蔑称，因为满族人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糜子，也叫粘米，山东移民吃不惯，叫它臭糜子。粘豆包就是用粘米做的，有时会做出很特别的味道，有臭脚丫子味儿，有臭胳肢窝味儿。这个名称的出现，证明了关内移民已经扎根，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

治实力，强龙压过了地头蛇。

旧时东北人歧视河北人，称他们河北佬子，说他们是素质低下靠要饭过来的人。我的祖上就是在1800年前后，从河北逃荒进入东北的，算是辈分很高的河北佬子。多年媳妇熬成婆，200年的风雨和修炼，让我们这一支儿成了坐地户儿。

还有一伙人，说话如吟似唱，尾音婉转而被称为老坦儿。他们来自唐山。

山西的叫老西子。来自南方的叫蛮子，多来自于江苏，就成了苏老蛮儿。更南的南方人，比如福建、广东的，都下南洋了，谁往东北那嘎达去？齁冷齁冷的，那不是虎吗？

东北人说“奸老西儿，猾老坦儿，又

奸又猾苏老蛮儿”，说的是山西人、河北人和江苏人都很有头脑，东北这帮坐地户儿根本干不过他们。

但黑龙江人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奸老西子，猾老坦儿，最奸不过辽宁杆”，看来东北人在那时候开始内卷了。

在东北，人数最多的是山东棒子。山东人被叫棒子，是因为性格倔。

其实，辽宁自己也有棒子。站人称呼辽阳人就叫辽阳棒子或者辽阳杆子。棒子和杆子有区别，棒子高大，杆子瘦小。棒子说的是性格，杆子说的是情商。

还有一伙儿随日本侵略者进入东北的朝鲜人，被称为高丽棒子。伪满洲国时期的这些朝鲜人多做警察，手里拿根警棍，

耀武扬威，装腔作势，老百姓看着不爽。

修铁路的俄国人，被人称为老毛子、大鼻子、长毛子；占领辽东的日本人，被称为小鬼子、小鼻子。说日本人是小鬼子、小鼻子，带有严重的蔑视和不屑。这其中深刻的原因：伪满洲国时期，大米只能给日本人吃，中国人吃算经济犯罪，老百姓对小鬼子恨入骨髓。

把日本侵略者称为小鬼子，可能源于对联，上联：“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下联：“倭倭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有关这副对联儿的故事版本很多，毕竟它是一副好联。

二十几年前，东北又流行一句“完完

完，日本船”。日本船往往起名某某“丸”。丸与完谐音，说日本船名是“丸犊子”号，形容事情办得很糟糕，前功尽弃，不可收拾。这是日本关东军撤出东北近八十年后，仍在回荡的余波。

完，日本船”。日本船往往起名某某“丸”。丸与完谐音，说日本船名是“丸犊子”号，形容事情办得很糟糕，前功尽弃，不可收拾。这是日本关东军撤出东北近八十年后，仍在回荡的余波。

马葫芦里的八嘎呀路

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日语词是八嘎呀路。八嘎呀路在日语中为“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可能源自中国典故《指鹿为马》。赵高指鹿为马，是个混蛋。抗日电影里小鬼子天天气急败坏在那喊八嘎呀路。

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超乎寻常。单从语言来说，远不只是对东北话的影响，远不只是“馬鹿野郎”那么简单。我们在学习工作中看到和使用的很多词语，都来自于日文的翻译。日语是我们接受西方思想的桥梁，它的元素无所不在，让我们无法摆脱，也无须摆脱。

汉语中使用的日语词汇，可以称之

为“和制汉语”，有专门的字典，可见它数量庞大。在这里抽出一点点日语词举例，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日语中的“榻榻米”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把霍乱称为“虎列拉”是日语，“赤裸裸”也来自日语，列车需要走行两小时的“走行”来自日语，“行李”也来自日语。表示喋喋不休、没有可信度的瞎掰（白）是日语，打点滴也来自日语。

狗尾巴草是日本人的叫法，我们原本的叫法是稗，又名芒稷，莠稗稂莠，稗同属。甚至还有莠稗稂莠、稗官野史等成语，《清稗类钞》等图书，如今却放弃了。狗尾巴草这个词并不文雅，也不科学，却影响很深，植物学还把禾本科下的一个属称之为狗尾草属。这件事情一旦坐实，也就很难改变。

将蒲公英说成婆婆丁是受日本影响。蒲公英，唐代叫“鳧公英”，宋代叫“仆公罌”，明初叫“鵲鵲英”，李时珍最终确定其名为“蒲公英”。今天，除了东北人叫它婆婆丁以外，其他地方仍然叫它蒲公英。

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很多很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俯拾皆是：

法律、人权、特权、公证人、特许、仲裁、假释、处刑、抗议、财团法人、国际公法、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物理学、土木工学、建筑学、机械学、互惠、断交、治外法权、最后通牒、防空演习、休战、金库、供给、投资、投机、肯定、表决、欢送、交流、活动、命令、动员、一元化、多元化、一

般化、自动化、现代化、流动式、生产力、原动力、想象力、劳动力、记忆力、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

很难想象我们的现代生活会脱离这些词语。如果完全抛弃和制汉语，我们是否还能完整地表达思想？也很难想象，这些我们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词语，怎么可能来自日本？它们被引入我们语言的时候，水乳交融，润物无声，没有外来语的违和感。这与中日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和制汉语的生成过程有关。

历史上，日本人追求“和魂汉才”。就是大和民族的魂加上大汉民族的智。日本历史上，不乏汉学家。他们引用《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将“黑船事件”后的改革称为明治维新。此后，又出现了“弃汉从洋”“和魂洋才”的主张以及脱亚入欧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典籍和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西方词语，在汉语词汇中找不到可对应的，只能通过变体汉文，用汉字制造新词进行解决。这就是和制汉语。

举几个例子：economics，日本翻译家将其翻译为“经济”，始于1862年出版的《日英对译袖珍辞典》。梁启超译为“平准学”和“生计”，严复译为“计学”。梁和严是日本通，都知道“和制汉

语”，都熟悉“经济”这个词，也都给出了否定的意见。

中日语言学家在面对economics的时候，都想到了“经国济世”“经世济民”。日本学者认为，经国济世的意思是治理国家，济助世人。这是这门学问的意义所在。古联有“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说明经国济世是可以压缩成经济的。所以他们就创造出了“经济”一词。

而中国学者认为，“经国济世”是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担当，其内涵远非economics所能囊括。为了保持汉语的纯洁性，他们拒绝了和制汉语。

还比如management，日本人将其翻译为经营。其依据是《诗经·灵台》中“经

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句。经之营之，本意是先测量后建造，可以理解为周密部署，严格落实。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做过压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

再如law，被翻译成法律。中国人认为：法，刑也，平之如水。律的意思是制定规范，让人遵从。《尔雅》说：“法，常也；律，常也。”可见“法”与“律”同义。管仲那时候就把法和律合在一起了：“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商鞅“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说明法和律还是不一样的。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和制汉语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了中国。有一部分是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主动

引入的，也有一些是侵略者强行推进的。

当日本学者不断地翻找中国典籍，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时，中国的学者都在努力研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引入的，也有一些是侵略者强行推进的。

当日本学者不断地翻找中国典籍，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时，中国的学者都在努力研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场院的高粱红唱手

割完高粱，刮起北风，一天比一天冷了，大地一片枯黄。人们进入漫长的农闲时节。最有头脑的乡下人，会找出板胡、三弦、呱嗒板，吊吊嗓子，再约上一两个搭档，临时搭建个草台班子，准备走街串户，搭班唱戏，挣点儿外快。

农忙在家种地，农闲搭班唱戏，被称为高粱红唱手。最初，他们在表演时手上拿着大板和玉子。后来，改成了手绢和扇子，边扭秧歌边唱，被称为蹦蹦。再后来，他们有了一个正规的名字，叫二人转演员。那时，没有女演员，旦角和丑角都是男人。毕竟，行走江湖，很容易惹是生非，有女人，不方便。

除了二人转的演员，南阳新野、阜阳利辛耍猴乞讨的，也是半农半乞。耍猴人每到6月麦收和10月秋收后，就牵着猴子闯荡江湖，卖艺维生。

说起来，二人转可是乡下人最喜闻乐见的。他们“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高粱红唱手图的就是他们肯舍的那顿饭。

秧歌出现在康熙三十年(1691)的黑龙江宁古塔。上元日办秧歌是那里的习俗。清顺治十年(1653)设置宁古塔，用于发配受到朝廷刑罚的官员将领。上元日是正月十五，寸草不生的苦寒之地宁古塔冷得嘎巴嘎巴响。篝火、烤串、小烧，这一切都是想象。表演者可能是流放的艺人，表演形式奔放热烈。唢呐、大小镢子。大概率来源于山西参商。表演地点是场院——晒

粮食的晒谷场，和城里流行广场舞的亲缘关系很清晰。

大秧歌是苦难里萌生的欢乐、寒冷中点燃的热情。它用最激越的节奏、最夸张的动作，摆脱苦难，挣脱枷锁，苦中作乐。

也有人认为，秧歌源于萨满。清末民初，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东北各地。因为是拜年喜庆专用娱乐形式，所以要到大户人家讨喜钱，和南方人舞狮一样。

半吊子的民间艺人，白天表演秧歌，晚上表演小调。二人转“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关键是嗨嗨。在一遍又一遍的嗨嗨中，欢乐到嗨。1935年，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第一次获得了二人转的称谓，算是有了名分。

二人转发端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唱段除了几部历史故事，其余都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人情世故。反映了社会纯朴的价值观念。

二人转的唱词对东北语言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著名的“四大”，就是由二人转演员最终整理、演唱和传播出来的。

二人转

分“单”“双”“群”“戏”四类。这要看草台班子组织者的能力。如果找来的两个搭档只会拉弦打板儿，他就不得不单出头。如果能凑成旦丑一副架，第三人是伴奏，还是表演，也就都好安排了。第四类“戏”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小品。

《小拜年》被称为二人转小帽，是二

人转的代表。《小拜年》的唱词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但本地方言不多。东北人在看戏和唱戏的时候，用的是关内普通话。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团圆会，少的给老的拜年。

也不论男和女，都把那新衣服穿。

打春到初八，新媳妇住妈家。

带领我那小女婿，果子拿两匣。

丈母娘一见面，拍手笑哈哈。

姑爷子到咱的家，咱给他做点儿啥？

粉条炖猪肉，再把那小鸡儿（宰了那大芦花）。

小鸡儿扣蘑菇，我姑爷子最得意它。

我姑爷长得俊，我女儿赛天仙。

小两口多么般配，（爱到百年）。

丈母娘我心喜欢，

单等过了二月二，（一起送回还）赶
车送回还。

一起送回还。

二人转小帽《回娘家》的唱词：

正月里也是里，正月里出三十，

家家户户都欢喜，我们两个去串门。

转回身来，你过来我点事。

你听那外边，还没有风声，

咱们两个人，抱着孩儿子去串门。

当天去咱们当天回，看一看我爹我妈——
——你的那个老丈人。

小红我心中想，我拿点啥东西，

槽子糕啊三八件，对！我一个洋角，
买上几斤。

二人转小帽《送情郎》唱词：

送情郎送到大门东，正赶上老天爷刮
起了老北风。

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下小雨能留下
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

送情郎送到大门南，顺腰中我掏出两块大银圆。

这一圆与我的郎买上火车票，这一圆与我的郎买上一盒中华烟。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大门西，
一抬头我就看见了一个卖梨的。

我有心想与我的郎买上梨两个，
想起来昨晚儿的事儿吃不了这凉东西。

小妹我送到大门北，一抬头我瞧见，
一对鸳鸯来戏水，成双又配对。
也不知情郎哥多咱才能把家回。

小妹妹送我的郎，送到大桥头，

眼望着河水哗哗流，

小河流水终究归大海，

露水的小夫妻多咱不能长久。

小妹妹送我的郎，一送到火车站，

火车拉鼻儿冒出一股烟，

火车一去还能回转，

也不知情郎哥何时把家还。

这里流露出不多几个方言词语：果子匣也叫果匣子，是点心盒；得意的意思是喜欢；槽子糕是用槽形模具烘制的传统糕点；洋角是过去的一角钱，具有较强购买

力；多咱说的是啥时候；拉鼻儿是鸣笛。

东北方言土语虽多，但如果不特意学，平时说话并不会满口东北话。日常生活中，东北人的普通话占据绝大部分，甚至都无意说方言。有些方言是无意流露出来的。只有在取笑、情绪激动等场合，方言才会变得很多。

力；多咱说的是啥时候；拉鼻儿是鸣笛。

东北方言土语虽多，但如果不特意学，平时说话并不会满口东北话。日常生活中，东北人的普通话占据绝大部分，甚至都无意说方言。有些方言是无意流露出来的。只有在取笑、情绪激动等场合，方言才会变得很多。

花子房的笑声

花子房，一种放租给乞讨者、卖艺者的破房子。它也许坐落在城市的一隅，也许是某座大屯子财主的仓房。一伙花子，也许还有打把式卖艺的、铜锅铜碗焊洋铁壶的，用很少的钱，合租这种破房子。他们蓬头垢面、灰头土脸、破衣烂衫，讨来的饭菜，可能是苞米面饼子，也许还有粘豆包，耍猴的还可能打半斤烧酒，手艺人还能买回一点猪下水，烧几个土豆，不亦乐乎。

山东来的叫花子都会数来宝，见景生情，即兴编词。呱嗒板子是他们讨饭的家伙。算命的瞎子都有一副三弦可弹：“人生在世全由命，八个字造就难更改，富贵从来由天定，子孙有数前世修成。”至于

卖唱的，就更懂拉胡琴了。大家吹打弹拉，又唱又跳。正应了东北那句老话：叫花子唱戏——穷开心。

花子房八面漏风。北风吹打着涂过墨汁的牛皮纸窗帘，发出扑噜扑噜的声音。远处传来某户看家狗的叫声。

油灯是奢侈物。叫花子用松明子。松树腐烂后，油脂渗到树干里，形成聚合物，就是松明子。松明子的火光跳跃着，被放大的每个人的影子也跳跃着。用松明子照明的副产品是黑烟。叫花子的形象与黑烟是绝配。大家不在乎。

花子房里的人都是语言大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得不打动人，单靠卖惨，很难混饱肚子。这些男女老少，最喜欢荤段子、俏皮话儿，还会自编自说顺

口溜、数来宝。二人转插科打诨的说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的。

“你看看你把家造的，也忒埋汰了！皮儿片儿的，像个花子房似的，来个人往哪下脚？你不嫌碍碜哪？”

旧时打呱嗒板子的要饭花子与拉着三弦算命的、拉着胡琴唱小曲儿的、打把式卖艺的、敲着锣鼓耍猴儿的流浪艺人没有区别。生活所迫，让艺术家变成了乞丐，也让乞丐变成了艺术家。艺术给人的不再是技巧的富丽，而是对破碎心灵最轻柔的抚慰。

他们在花子房唱的，也是他们要在乞讨、卖艺时表演的。在所有的二人转演出中，花子房里的人介于秧歌演员和高粱红唱手之间。他们要依靠俏皮的语言赢得喝

彩，赢得几个赖以为生的太子儿。

彩，赢得几个赖以为生的大子儿。

粗鄙的说口

二人转发端于民间，“唱大车店”“唱秧歌会”“唱茶社”“唱屯场”，演员和听众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唱词以荤口为特征。荤口也叫粗口或脏口，语言相对低俗。但本质上说，二人转唱词的根本意愿是取笑，而不是诲淫。常常是正话反说，在低俗的外表下，表达对社会道德的基本诉求。

我是在“唱屯场”时学会踩高跷的。生产队的场院拉着几个大灯泡子，锃明瓦亮。踩高跷是大秧歌的升级版。高跷是扁担一锯两段做的，适合孩子用。大人的要高很多，需要一对扁担。在高跷上扭起来没难度，但要是前后翻空翻，我还是不敢。

“唱屯场” “唱秧歌会” 就像卖艺人圈场子一样，让看客围观。生存下来的，都是绝活和让人耳目一新、捧腹大笑的说口。

我经历的“唱秧歌会”是在“文革”期间。各县区都把自己的秧歌队带到城里，沿着大街小巷表演。大秧歌的唱词都是所谓“下九流”的，早已经被当作“封资修”批倒、批臭，没人敢唱。那就只剩下唢呐锣鼓点儿，扮相也改成了样板戏的人物形象，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这里没有丑角，但扭起来一样地嗨。

《擦皮鞋》描写人生百态众生相，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节目，很多二人转演员都演过。其歌词多样，每个表演者都有增删。

随着全社会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趣味越来越高雅，文化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二人转演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荤口或粗口越来越少，雅俗共赏的素口或绿色二人转越来越多。新作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推陈出新。经过现代演艺人员改编的《擦皮鞋》，陈述人生百态众生相，就有了更多的正面形象。比如：

当兵的，站岗的，守卫祖国边防的。

抗洪的，抢险的，抗震救灾捐款的。

公安的，法院的，纪委检察统战的。

工商的，税务的，交通航空铁路的。

缉查的，收税的，桥头路口收费的。

公司的，商场的，矿山企业待岗的。

扛过枪的，受过伤的，退到二线把福享的。

供应的，销售的，食品公司管肉的。

园林的，绿化的，卫生体育文化的。

邮局的，电信的，城管大队货运的。

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

这样的说口可以无限增加，非常易于学习和创作，是二人转的基本功，也可以称为耍嘴皮子。东北人“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听得最多、学得最快的就是这种贯口。这也让东北话形成了成本大套的语言风格。

二人转说口，分为零口、定口和套

口。零口是触景生情，逢场作戏；定口是交代情节，人物对话；套口与剧情无关，属于民间故事及笑话。砸挂是套口，成本大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学易记。

活跃在电视上的东北小品，本质上是二人转拉场戏中的定口和套口。让大家感到可乐的地方都是套口。这与发端于美国的黑人嘻哈说唱艺术形式非常接近。在东北，二人转是主流文艺形式，深入到了田间地头，甚至直抵老百姓的炕头。老百姓学说学唱，也学会了这种说话一套一套的表达方式。有时人们觉得东北话的表演痕迹之浓，远远超过其他方言，原因多在于此。

没有谁会将那些扭秧歌唱小调的、那些高粱红唱手、那些卖唱的叫花子奉为语

言大师，但他们确确实实地创造了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并引导听众——最广泛的老百姓，和他们一起进行语言创作。东北话就是这样一个形成过程，来自社会最底层，被有学养、有身份的精英阶层鄙视。这些老百姓也许是老西子的后代，也有河北老坦儿和山东棒子。

二人转已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北人喜欢耍嘴皮子，是受到了表演艺术的影响，并不由自主地展现个人的表演才能。

会唠一口纯正的东北嗑儿，特别是会唠那些酒嗑儿的人，就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显出很高的交际才能，特会来事儿，会被带到领导身边，接待客户和上级领导，提拔重用。不会做，不会说，就被认为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木夯夯的，三

杠子压不出屁来，被人瞧不起，只能远点扇子（上一边去吧！）。但这些东北话的练家子在官场上都走不远。在更高层次的官场，满嘴东北嗑、嘎啦话、顺口溜，会被看成是油嘴滑舌、作风不扎实。

东北话绝不是“波棱盖儿卡马路牙子上秃噜皮了”这种堆砌。这种堆砌，里面有多词，比如“波棱盖儿”“马路牙子”“秃噜皮”，都是生僻的词，这句话就没办法理解，就不可能好笑。事实上，东北话是一种大家都能懂得的语言，只是觉得它的某种表述，包括语音语调，让人意外。东北话更多地表现在用排列整齐、连绵不绝的词语，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口若悬河，口吐莲花，巧舌如簧，翻着花儿，吐着沫儿，表达纯朴而又波动的情绪。

比如一个年轻的母亲训骂她的孩子：“你这个小欠儿登，一点消停劲儿都没有，虎了吧唧的，遥哪儿乱窜，把身子造得鼻涕拉瞎，埋了吧汰，油滋麻花，魂儿画儿的，一天天提了蒜卦、武了豪疯、呼哧带喘的，你要再不听话，我就抽你！”

一个小孩儿自幼受到他母亲这样专业的调教，长大成为东北话演讲大师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他不能继承母亲的优秀基因，就必须练就非凡敏捷的身手；如果连身手也不行，那就是个说话吭哧瘪肚，磨磨叽叽，办事水裆尿裤（不利索）、半拉咋叽的窝囊废。

听了太多的砸挂，东北人把骂人当成了娱乐甚至交际手段。东北的所有“神兽”，几乎都是用来骂人的。甚至那些他

们完全不敢惹，有时还要磕头的“五仙”，也都可以用来骂人。那些小动物，比如么蛾子和土鳖，也是用来骂人的。甚至那些血亲，父母、爷爷奶奶、八辈祖宗，也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会被问候。如果说锦州人质疑全世界，那么东北人似乎仇视一切。

们完全不敢惹，有时还要磕头的“五仙”，也都可以用来骂人。那些小动物，比如么蛾子和土鳖，也是用来骂人的。甚至那些血亲，父母、爷爷奶奶、八辈祖宗，也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会被问候。如果说锦州人质疑全世界，那么东北人似乎仇视一切。

东北人的瞎吡吡

东北人如何说话？如何评价别人说话？说法很多，非常丰富。可以唠嗑，可以扯淡、扯犊子。人们反感吡吡嗤嗤^ㄘ或者说吡吡扯扯的胡咧咧^ㄘ，却沉迷于扒瞎^ㄘ和忽悠。忽悠这个词足以说明东北人口才了得，伶牙俐齿比比皆是。

忽悠的本意是通过胡说八道设圈套，搞欺骗，有点儿江湖“仙人跳”的意思，此后引申为“吹牛、煽动、鼓动”，表现为夸夸其谈、哗众取宠。

有清一朝，从胶东渡海，从河北过山海关，到东北开垦荒地的农民并不多。地广人稀，人烟稀少，自给自足，农民以适应为主，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和语言。

20世纪初，为了修建铁路、港口和城市，东北进入人口大幅度净流入时代，移民呈几何级数增长，产业工人激增。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南腔北调，集中在各个工地和工厂，拥挤在棚户区，需要广泛的交流。

沿着哈大铁路、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京沈铁路，铁路的、矿山的、冶金的、石油的、伐木的、建筑的工人们展开了近百年的建设，产业大军不断壮大，城市拔地而起，公路四通八达。这些工业发展带来的迁徙人，不仅要适应当地的环境，更会主动地改变环境，语言几乎没有隔阂，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东北话。

就是这个原因，东北人养成了喜欢交流、喜欢说话、喜欢表达的习惯，把语言表达能力看得很重。他们赞赏那些说话办

事干净利索、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开门见山、吐字清晰、条理分明的人，而对那些不敢清晰表达自己观点、拐弯抹角、旁敲侧击、拖泥带水的人，极其反感和蔑视。

二大妈坐在炕头，一边盘着腿抽烟袋锅子，一边兴致勃勃地说：“都说一人不说两面话，人前不讨两面光。但你那三姑奶可不这样，那是刀切豆腐——两面光。那嘴甜的，跟吃了蜜似的，净说拜年嗑儿。说话巴巴儿的，尿尿哗哗儿的。专拣好听的唠，说得比唱得好。说大话，使小钱儿。俺可学不来，也做不来。”

说到三姑父，二大妈一脸的无奈，说：“他心眼不坏，做人也实诚，吃亏就吃在说话嗑嗑巴巴、吭哧瘪肚，说不出五，道不出六上啦。他呀，说话比拉屎费劲，三杠子压不出个屁来。遇点啥事儿，

就在那儿曲曲咕咕（小声说）的，不敢大声说。”

说到二哥，二大妈说：“你那二哥不是什么好鸟！跟他过日子太闹挺了。一天天稀里马哈的，他们两口子成天价地唧咯浪（吵架）。酒局儿不断溜儿，一整就是大半宿，还傻了吧唧地装敞亮，跟人家抢单，二虎吧唧的，气人不？”

“你二哥见着白酒，就跟见着狐狸精似的，黏黏糊糊的，不偷奸，不要猾。喝点牛×散、不服天朝管。整完半斤，回来就跟死猪似的，扒拉都扒拉不醒。打酒隔，打呼噜，老硌硬人了。”

二哥经常带狐朋狗友来家里喝酒。二嫂子气得不行，就在一旁说：“你们俩就吹着唠（说大话）吧！车轱辘话，没完没

了，磨磨叽叽，像倒粪似的。太烦人了！明天早晨问啥都不知道，肯定断片儿了。

“别一天到晚白话喧天的，吃柳条拉粪箕子——胡编乱造，闲扯这些哩格儿楞（没用的话），一句真话都没有！”

东北人说话，评价别人说话，不乏尖酸、辛辣。这种味道与东北的小烧特配。小烧就不绵软，不会窖藏很多年。东北话也不会，想起来就说，没有装饰，没有掩盖，没有遮拦，也不兴勾兑。有些快人快语，有些入木三分，有些刺痛，有些回味。就像人畜难以接近的刺嫩芽，野蛮生长的苍耳、蒺藜，不受人待见，不招人稀罕，但它们有生命力。在情绪平和的时候，听到它会有些不自在；在情绪激昂的时候，说起它会非常痛快。

老铁们绝对不打诨儿

方言土语，是农业文明的沉淀。孕育、形成并不断完善东北话的地方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文明发展最早、最完善的地区。很多东北话，来自工人的集体劳动，和庄户人说的不一样。

195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东北的工业总产值在1931年便已经达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59.3%。

1942年，东北城市化率达到了23.8%。而全国的城市化率，在1990年是18.96%。东北城市化进程领先全国半个世纪。

工业文明技术规范，行为模式、组织架构比较统一，不培育方言土语。但工种不同，流程不同，一车间流行的语言在二车间可能就用不上了，食品工厂使用的语言可能在轧钢厂就用不上了，纺织女工用的语言可能在矿井里用不上。

操一口海蛎子口音的彪子，他爷爷是民国时期闯关东过来的山东棒子。我们姑且叫老老彪子。老老彪子干活绝对沙楞儿（动作快，利索）板正（整齐），让人佩服。从一个乡下农民，蜕变成车间主任，在厂里老打腰^①了。

关键时刻，老老彪子给全体人员做鼓动。他讲话膛音很重：“大家别稀里马哈、吊儿郎当的，咱这不是给老毛子干活，也不是给小鬼子干活，是给咱自己的国家干活！决不能偷懒耍猾藏奸！俗话说

得好，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今天这个活儿，是铁锤打钢钎——硬碰硬，关键时候不能卡壳，啃劲儿(kènjìn)时候不能秃噜扣^①。谁都不能掉链子！”

彪子他爹老彪子，也在厂里，是技术大拿，生产股长。他天天骑一个洋车子（自行车）在厂区里溜，发言是这样的：“老将出马，一个赶俩。但要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磨洋工，一磨磨到两点钟，没有一个拔尖的心思，再有两个隔路（与众不同）的半拉架（技术不熟练）瞎掺和，互相较劲儿（较量），非褶子（事情办糟糕）了不可。”

彪子进厂子的时候，洼弄个司机干。脚踩一块铁，到哪儿都是戚(qiě)，是俏活儿。老老彪子就嘱咐彪子，可不能二流子

学徒——混日子。无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儿，也不能撂机子（不干了）。把企业干黄了，谁都得沾包（被牵连）。

互联网为东北话提供了一个无限舞台。那些喜闻乐见的新词都是东北话。这两年最流行的就是“老铁”。由此衍生出了扎心了老铁、没毛病老铁、老铁666.....

老铁是好哥们、铁哥们。把哥们的情谊比作铁，是说它坚定可靠，和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有一比。我小时晚儿常常听小朋友说“铁疼了”，意思是特别疼。铁有特别或非常的意思。

什么是真正的老铁、铁哥们？就是你求他办事的时候，他不打镚儿。镚是木工平头斧，镚凿斧锯中的一种，用于削平或劈开木材，是粗加工工具。打镚儿是斧子

在削砍木头时被卡住了，比喻做事不顺利。不打镚儿是接受任务或有人求助的时候答应得很痛快。比如说，彪子是老铁，关系杠杠的，我找他借钱，从来就不打镚儿。

和铁相似，比铁更有个性的是钢。钢用来形容人的意志坚定，不妥协。“那哥们，老有钢儿啦。叉腰撒尿——压根儿不服！”

钢铁是工业文明的标志物。由钢铁衍生出来的语言具有大工业的烟火气和马达声。

不断溜儿的意思是连续不断，让我想起经常说到的供应链、资金链断裂问题。仔细品味，就知道东北人为什么强调不断溜儿了。

“备不住”说的是准备不足、考虑不周，没有想到而出现问题。粗糙的语言背后，其实是一种系统的思维。

班儿对班儿指年岁和其他方面相仿的人。用班儿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出现在学校、军队和车间班组。而上班下班早班夜班正常班则只是在工厂等环境下使用。

东北老工人说年轻人干的活差老成色了，意思是和标准相差得太多了。成色是指金属货币或器物中所含的金属纯度，可以引申为人肉眼和触觉形成的经验值。从本质上看，它是冶金工业的产物。成色这种指标，农民是不大讲的。

铁板钉钉是指那些已经确定、不容更改的事。看过大型钢铁构件的人，对之都

不难理解。比如：上新设备这件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根本用不着你们瞎操心。

在今天的工厂，以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听到“凿死卯子”这种评语。“凿”是用铁錾对材料进行切割或雕刻；“卯”是指在木料上做出榫卯。这种工作讲流程，讲标准，讲技术，不能马虎。“凿死卯子”形容一些人思维偏执、认死理、顽固、倔强、钻牛角尖、难以通融。褒义贬义都可以使用。

既然讲了钉子，也讲了卯，那就再说一句，工厂常用的词语“钉是钉，铆是铆”形容做事认真，不含糊，不马虎。还有一个词，其实是它的前身“丁是丁，卯是卯”，在大工业企业没有建立之前，农民说的都是“丁是丁，卯是卯”。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则用来形容那些说话没有条理、做事不按章法或次序、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也可以描述那种这事干一点儿，那事干一点儿，什么事都干，什么事都没干好的人和现象。这都是工厂工人的说法。如果换作是农村农民的说法，就应该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经历，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显而易见。

东北是中国最早经历工业化的地区，沈阳铁西成了“东方鲁尔”。近百年的工业文明硕果，是共和国的骄傲。

令人惊讶的是，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迅速覆盖了大工业文明，德国鲁尔，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美国匹兹堡、底特律和芝加哥，日本九州，中国东北，这

些大工业文明的翘楚，同属于结构性萧条。即便是俄乌冲突，后面都有大工业文明衰败的影子，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北人说东北话，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自嘲，其实也还有几分自卑。这是一个大时代留下的瘢痕，我们每个人的每个细胞里，都留下了这个时代的基因，也许它有遗传性，也许没有。

东北话走向全国的时候，正是东北开始讨论“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时候，是下岗分流的时候，是每个企业、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出现了重大困难的时候。东北话的集中爆发，是一种苦中作乐。正如东北大秧歌诞生于流放之地。在东北话无尽的欢乐背后，有一种苦涩的味道，有一种齁咸的盐味、泪水的味道。那

是泪水被吞咽到肚子里之后，被窖藏多时的味道。

相似的情况有很多。正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才激发出了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米老鼠、唐老鸭和卓别林，都是失业大军的最爱。越是困苦的生活，越需要快乐。

是泪水被吞咽到肚子里之后，被窖藏多时的味道。

相似的情况有很多。正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才激发出了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米老鼠、唐老鸭和卓别林，都是失业大军的最爱。越是困苦的生活，越需要快乐。

锦州腔：质疑全世界

说锦州人质疑全世界，我真的不同意。我可是地里的蚯蚓、土坷垃里的青草、庄稼地儿的五谷——土生土长锦州人。

说锦州人质疑全世界，锦州人的回答是：“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震（这样）看咱呢？你这么说，想嘎哈玩应儿哪？”

当有人问锦州人“你嘎哈去？”锦州人的回答是：“你说我嘎啥去？我打点酱油，拣块豆腐，买点菜啥的，我还能嘎啥去？”他会重复一遍你的问题，再回答你的问题，最后再做一次强调。

东北有一句俗语：“宁蹲三年大狱，不交锦宁广义”，说的是宁可蹲三年大狱去受苦，也不要结交锦州、宁远（今葫芦岛兴城）、广宁（今锦州北镇）、义州（今锦州义县）的人。因为辽西锦宁广义的人狡诈、奸猾、不仁义。宁远原本就归于锦州管辖，是锦州下属的兴城县县城所在地。1989年，葫芦岛撤县之后，才从锦州辖区划出。

锦宁广义的人为什么如此招人嫉恨？

有一个说法是，锦州出了个张致，宁远出了个吴三桂，广宁出了个年羹尧，义县出了个安禄山。对于很多读者来说，相对陌生的是张致。张致，金朝时聚众反金，投降蒙古，后又叛蒙古自立为“汉兴皇帝”，建年号兴隆，后被蒙古将领木华黎所俘，在蒙古被杀。

设想一下，如果锦宁广义的人都非常的仁义，即便是有人诽谤，也不会流布甚广。社会这样传，是因为社会有这种看法，甚至表示赞同。

我想，在锦州人质疑全世界之前，还应该有一个阶段被忽略了：全世界都好奇锦州。锦宁广义处于战略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官兵和匪患交叠，鱼龙混杂，还有很多“水线子”（间谍），居住在这里的人都不会长期扎根，每遇生人，都会感到危险的接近，整日提心吊胆，防范之心很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人是不能以心交心的，他不会真诚地交朋友，只会为临时的眼前利益而驱动。窃以为，这种看法更有道理。

全世界好奇锦州的点不断增加。二十多年前，好奇它在塑料花厂、矿山机械

厂、纺织厂、陶瓷厂、造纸厂纷纷倒闭的情况下，歌厅如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且成了不夜城？后来，全世界好奇锦州的小烧烤，咋就能一夜走红，弄(nèng)的是什
么作料，恁么好吃？

所以，锦州人无论见到谁都会问：“打哪儿来呀？”“上哪儿去呀？”“干啥来了？”“啥时候走啊？”刚刚见面，就问人家“啥时候走啊”，似乎很不礼貌。其实他只是想掌握一下客人的行程安排，并无婉拒、驱赶的恶意。如果客人说自己可以待上两三天，他们就会很兴奋地问：“咋安(nān)排地？要不明晚儿整点小烧烤呗？”

锦州人说话尾音儿不断地上扬，语调发飘，只是在质疑一个问题，俺啥时候质疑过全世界嘞？其实锦州人真的在不停地

质疑全世界，质疑每个来来往往的人。这是古往今来的传统，积习难改。

质疑全世界，质疑每个来来往往的人。这是古往今来的传统，积习难改。

棉裤腰和贱皮子

先哲和前辈给我们的忠告是：存在即合理，入乡要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物竞天择，让勇敢者闯入东北；适者生存，让聪明者得以繁衍。进入东北的关里人首先要向当地人学习如何穿，人在冰天雪地，必须学会保暖。

第一要向蒙古族学，按照不同的季节调换单袍、夹袍、棉袍和皮袍。袍袖要长且宽，可以把手褪(tùn)到袖子里，甚至把手里拿的东西也顺到袖子里。高领用来挡风，右开襟且有衿，方便劳作。站人学得最地道。

裤子要穿缅裆裤，裤腰很高，要能盖住肚脐儿，避免腹部受凉。裤裆很大，利于骑马狩猎。绑腿带是满族人习俗。那时没有衬裤，裤管灌风，腿容易着凉，人们都在裤脚上扎上绑腿带。“绑腿带上绣山水——说来画长”。说来话长，一语不能道尽。

宽松、肥大的棉裤腰，走路时容易掉。走一走就要提一提。一个人嘴松，兜不住话，什么都说，就被形容为棉裤腰。围绕着棉裤腰的嗑儿很多。“老太太的棉裤腰——稀松”，说的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保不住秘密。骂人的时候说：“你看看你那个破嘴，就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嘚啵嘚啵的，啥都兜不住。”还有一句歇后语是“裤裆里放屁——出岔了。”

没有衬裤，棉裤不能换洗，易出汗，温暖又潮湿，棉裤腰就成了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秘世界。那是虱子的世界。

历史不都是运筹帷幄、金戈铁马、王旗变幻，也爬满了虱子。

东北人有样学样，一边抓着虱子，一边感悟人生，改变生活态度，“虱多不找，账多不愁”就是一例。而且东北人认为，“为虱子烧了旧棉袄——小题大做。”人应该大度，别跟虱子一般见识。

“剃头的抓虱子——一举两得”“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说明尴尬的绝不是王安石一个人。而“半夜捉虱子——瞎琢磨”“裤裆里的虱子——由你抓”则告诉我们，在东北的火炕上，大家除了喝酒，歔嗟拉哈，还能干点啥。

第二是可以向满族人学穿直筒宽襟大袖长袍。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满族人的服装变化很大，男人不再穿旗袍，女人的旗袍袖子越来越瘦，腰也越来越紧，裹得像个花瓶。

第三是参考鄂伦春族缝制狍皮衣、狍皮帽和狍皮靴。最好的皮帽子是狍皮，当地叫“孺头”，长毛掩盖着密实的细绒，沾上雪一抖就掉，是车老板的最爱。

春秋时节，男男女女穿着青蓝色的低领褂子，对襟纽襟，出门在外，加一件月白色衬衣。天气转凉，再加穿一件坎肩。如果能穿长袍，戴一顶缎子面瓜皮帽，棉坎肩绣着团花，此人已非富即贵，抖起来了。

赫哲族人最善于使用鱼皮，被称为鱼

皮鞣子。他们把鱼皮扒下晾干，叠放在木砧上捶打，打到鱼皮像棉布一样柔软，缝制成的衣服既抗风又防寒。

贱皮子是渔猎民族的语言，意思是经得起打，挨得起骂。“这个小兔崽子，三天不打，上房掀瓦，真是个贱皮子。”“我这个人就是个贱皮子，粗茶淡饭，吃着杠香。”“这个贱皮子，就是欠收拾。”

贱皮子和熟皮子——一种把牛羊皮子鞣制的古老工艺——也叫“硝皮子”。

人们用草灰泡水，把晒干的生皮子“烧”熟后阴干，皮子就柔软了，洁白、柔软、美观、富有弹性，皮毛也更结实了。

即便是狐狸和黄鼠狼这种被人忌惮的老仙家，皮一旦被扒下来熟过了，也是无可奈何。但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后。说是沈阳著名商业中心服务员，买了条狐狸围脖。试戴当晚梦见狐狸跟她说，她根本不配，如果再戴，就会狠狠报复她。售货员担惊受怕，只好把狐狸围脖供奉起来。

皮毛遇水会变硬，称为“返硝”，需要大力捶打，重新鞣制。这是贱皮子的本意。

习语“贱皮子”的使用有点像土豹子，可以骂人，也可以自嘲。不同的是，贱皮子只能自嘲，而土豹子还可以自谦。

即便是狐狸和黄鼠狼这种被人忌惮的老仙家，皮一旦被扒下来熟过了，也是无可奈何。但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后。说是沈阳著名商业中心服务员，买了条狐狸围脖。试戴当晚梦见狐狸跟她说，她根本不配，如果再戴，就会狠狠报复她。售货员担惊受怕，只好把狐狸围脖供奉起来。

皮毛遇水会变硬，称为“返硝”，需要大力捶打，重新鞣制。这是贱皮子的本意。

习语“贱皮子”的使用有点像土豹子，可以骂人，也可以自嘲。不同的是，贱皮子只能自嘲，而土豹子还可以自谦。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入秋以后，东北人急着在院子里挖菜窖，菜窖约两米深，七八平方米大小，用来储存白菜、萝卜、芥菜、胡萝卜、苹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后发现，菜窖里竟然可以存放葡萄！存放的办法是把葡萄蒂插入苹果里，吸收苹果的营养。还有人把西瓜用网兜吊挂在菜窖里。当然，这种生活极为小众。菜窖的真正功能就是储藏萝卜白菜。

大葱要囤几捆，要反复晾晒。胡萝卜要买上百来斤，但它比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贵。茄子要早点买，切成片儿，晒干。也有整个晾晒的，晒完之后抽抽巴巴，可以用来形容人无精打采，比如“瞅你那样吧，平时贼能咋呼，一到动真张的

时候就瘪茄子了”。豆角要晒成干豆角。葫芦要叉出葫芦条，晒干，用来炖肉，是人间美味。

芥菜要买上百来斤，缨子，也就是叶子和疙瘩，也就是块根要分别腌制。芥菜疙瘩焐熟了，加一点酱油，加一点香油，就不需要别的菜下饭了。要准备足够多的土豆。黑龙江土豆沙瓤，秒杀其他土豆蛋子。

深秋时节，院墙上、房顶上、窗台上、碾子上，到处都是晒的菜。不能晒的是萝卜，买来之后要马上下窖，在窖下挖坑，把萝卜埋到坑里，以保持水分。而大葱则任凭刮风下雪，完全不用入窖。东北人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说“十月萝卜小人参”，说“空心的萝卜——中看不中用”，说“糠心的萝卜——蔫儿

坏”，说“拔了萝卜栽上葱——一波比一波辣”。“白萝卜扎刀子——不出血的东西”，说的是某些人太吝啬，一毛不拔，舍不得花钱。农家院的嗑儿和城里老百姓的嗑儿，一模一样。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如此准确，对社会的观察如此深刻，才能组织出这样的俚语，在一颦一笑间，悟透人生。

与大葱有关的俚语是“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文革”期间经常用它来形容阶级敌人。

和土豆有关的话很多，比如“土豆搬家——滚球子”。“你瞧瞧这个人，长得跟个土豆子似的。”说的是他长得很瘦小，很屯（土气），没有精神，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和东北人一样，欧洲人很喜欢种土豆，吃土豆，也有很多关于土豆的俚语。比如：“I potato you”是我老稀罕你了；“small potato”指小人物；“hot potato”是“烫手山芋”，指棘手的问题；“couch potato”指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懒虫。东北生产了那么多的土豆子，但关于它的俚语和俏皮话却非常少，值得研究。

红薯也叫白薯，一个人思维不灵活，就说那个人是个大白薯。

说人长得和傻瓜似的，说的是又矮又难看。傻瓜和“窝囊”是哥俩，骂人是没头脑的傻瓜，是个窝囊废；不像葫芦，与“福禄”相近。傻瓜长得越难看越甜。

空心萝卜是过冬萝卜要抽苗开花结子

了，动用根茎营养，萝卜内部变得松软缺水像棉花，外表还是好的，但分量轻了很多。空心大萝卜形容华而不实的人或事物。

葱，你算哪根葱？

葱头不开花——装什么蒜？

两毛钱的韭菜你还拿一把。

白菜，你可真是棵大白菜！说的是猪拱白菜。男人评价女人是烂白菜，或叫烂白菜帮子，是对这个女人特别地鄙视；如果女人说男人是烂白菜，则表明彻底失望。

我小时晚儿，东北城市的每一个家庭，都会在冬季来临的时候购置大量的白菜。每家要准备1000斤白菜，一部分用来

储藏，一部分用来腌酸菜。

我们六口之家，需要渍两大缸酸菜，酸菜缸就放在外屋地。温度在零上，是家里相对暖和的地方。

买回白菜以后，就要把白菜放到太阳底下，天天晒。尽可能去除水分，以避免在储藏过程中腐烂。

东北人迷恋大酱，家家下大酱。没有大酱，就没有大拌菜，没有大拉皮儿，没有小葱拌豆腐，就没了东北的豪气。

将黄豆翻炒到微糊，用凉水洗净后入水煮，趁热擀碎。再把豆碎压成酱块子发酵。发酵的酱块子上会长白毛。将刷干净的酱块子弄碎，倒入加了盐水的坛子中，用纱布盖好，每天捣几下，大约一个月以

后，大酱就做好了。

东北人稀罕吃粘豆包。大雪地，出溜滑，刚出锅的豆包粘掉牙。有关粘豆包起源问题，至今还是个无头案。一说是山西移民带过来的，优点是饱腹经饿；二说是站人搞出来的；三说是满族人在吉林叶赫那拉城一带搞出来的。如果条件允许，每家要做上千个粘豆包。蒸好之后，就放在外面冻着。冻粘豆包时要防止狗、狐狸和黄鼠狼偷吃。等粘豆包冻得梆梆硬的时候，就放在面袋子里。

咸鸭蛋的做法无须普及。人们喜欢的不仅是一个可以佐餐的蛋，更羡慕它的命运：闲得要命，富得流油；功成名就，混吃等死。

做冻豆腐，就是把老豆腐蒸一下，放

到盖帘子上，再拿到室外冻着就完成了。
白肉炖血肠、酸菜炖排骨、猪肉炖粉条，
虽然都没有提到冻豆腐，但都少不了它的
陪伴。

那时候，小孩儿可以偷吃的东西不多，只有粘豆包和冻豆腐。粘豆包上没有冰碴子，但黄米会反生；冻豆腐不反生，但有一层冰。没有更多的选择。

到盖帘子上，再拿到室外冻着就完成了。
白肉炖血肠、酸菜炖排骨、猪肉炖粉条，
虽然都没有提到冻豆腐，但都少不了它的
陪伴。

那时候，小孩儿可以偷吃的东西不多，只有粘豆包和冻豆腐。粘豆包上没有冰碴子，但黄米会反生；冻豆腐不反生，但有一层冰。没有更多的选择。

独步厨界的乱炖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多糖，一个微辣，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涯。

历史上，东北人并不吃炖菜。满族传统菜系八大碗里没有炖菜，蒙古族人吃炖菜，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锡伯族也没有吃炖菜的习惯。要查证东北乱炖的历史渊源，几乎不可能。一个围着锅台转悠的老太太，在厨房里找到点儿土豆，又找到点豆角，就整了锅土豆炖豆角；如果没有豆角，有茄子，她可以整一锅土豆炖茄子；如果没有茄子，她可以整一锅土豆炖白菜。

假设那个时代有微信，流行晒菜，我们总能找些蛛丝马迹。但非常遗憾，东北小脚老太太的这个随机操作，没有留下历史的痕迹。

窃以为，在所有乱炖中，土豆炖牛肉一定是它的源头。土豆炖牛肉发源于匈牙利，在高寒的俄罗斯受到追捧，并随建设远东铁路的俄罗斯人进入东北。当东北的铁锅第一次仿照俄罗斯人的做法，做出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土豆烧牛肉时，人们没有想到，这种组合模式，可以无限制进行。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酸菜炖排骨、茄子炖豆角……怎么做都有道理。

过去，土豆炖牛肉难得一见。牛是大牲畜，是劳动力。“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把牛炖了，活儿就得人干。鲫鱼炖豆腐我小时候只是听说过，没

见过。因为太过珍贵，只给产妇下奶用。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是现代一梗。“裤裆里炖鸡——统统完蛋。”如果南方人娶了个东北姑娘，去丈母娘家串门，要小心处置小鸡炖蘑菇和猪肉炖粉条里的粉丝。那些粉丝可能很长，没被剪断，甚至有可能，那碗里的粉丝只是一根。如果新姑爷大大咧咧地把它夹起来，连拉带扯，挣不断，理还乱，那就会很尴尬，会给老丈人家留下一个笑谈。

我小时晚儿很少说炖菜，都是说土豆熬白菜、茄子熬土豆。熬白菜不在乎火候，火大点，火小点，时间长一点都不要紧，烂烂呼呼、热热乎乎、黏黏糊糊，就是它要追求的终极效果。

“土豆等着粉条——大家一起受

累。”

“四大金刚吃粉条——不经一嚼。”

如果是单一物种，比如铁锅里放十个土豆，就不能叫炖，不能叫熬，而应该叫烋。烋土豆，烋地瓜，烋苞米，烋茄子。以我个人的浅见，把烋土豆烋茄子，加小葱蒜末，再加肉末或鸡蛋酱，搅拌在一起，比炖菜爽多了。

东北人爱吃酸菜。腌酸菜的历史很难追溯，有一个传说可以聊博一笑。相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的时候，他的大妃为了防止为将士们储存的白菜落入敌手，将白菜抛进水缸，灌上水，再压上石头。后来，被大妃藏进缸里的白菜发酵了，变成了味道奇特的渍(jì)菜。而大妃也被满族人奉为渍菜女神——布苏妈妈。

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很低。能够冬储的白菜是在15世纪才出现的。完颜阿骨打和他的夫人肯定没见过，更没吃过。满族人发明酸菜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他们是渔猎民族，不事种植。满族人传统菜系中没有酸菜，也没炖菜。

酸菜很有可能是站人发明的。他们来自于云南和贵州，把那里的腌菜技术进行了适当改造，适应了东北。多说几句酸菜的发展史，因为它是东北所有炖菜的第一主角。

东北炖菜，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条件反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猪肉炖粉条。小荷才露尖尖角，恋上排骨炖豆角。君问归期未有期，来盘榛蘑炖笨鸡。秋高东篱采桑菊，铁锅炖着大鲤鱼。

鲶鱼炖茄子属于辽菜，发源于吉林，有“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的俗语。老爷子是个没节制的吃货，死不足惜。但讲这个故事的却是黑龙江人，说这个俗语是由宋徽宗创造的，他在黑龙江坐井观天，吃鲶鱼炖茄子感慨万千。

用来炖茄子的鲶鱼是松花江特产。松花江流经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用松花江的鲶鱼炖茄子都有充分的道理。鲶鱼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伴它走过生命旅程最后阶段的，竟然是一只茄子。面对这只茄子，鲶鱼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有人说，猪肉炖粉条发源于四川，是薛仁贵带到东北的。又有人说，猪肉炖粉条源于山东，说粉条是山东人孙膑发明的。也有人说猪肉炖粉条是满族人发明的。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硬撅撅的地

瓜粉条竟然以它的松软温存成为猪最后的陪伴。

“姑爷进门，小鸡断魂。”新姑爷陪媳妇回娘家，丈母娘就一定会做小鸡炖蘑菇款待新姑爷。老母鸡知道这事儿，所以最怕主人家的姑娘出嫁。它有心阻拦，但无力回天。

生活在辽宁的最聪明的老母鸡，都知道远在黑龙江的榛蘑，才是它的贵人。榛蘑会陪伴它走向成熟，能让它芳香四溢，红极一时。它见到辽西北地区出产的松蘑，会显得郁郁寡欢。

至于大鹅恋上了铁锅，豆角喜欢上了土豆，酸菜眷恋着冻豆腐，红萝卜等着老黄牛，其间的爱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

东北王炸的洗浴

曾经有一个很火的梗，叫作“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东北是洗浴中心”。

东北接待客人的逻辑：喝不喝先倒上，跳不跳先抱上，洗不洗先泡上……说东北话，不说洗浴那就跑偏了。

寒冷的东北并不会让人养成洗澡的习惯。我小时晚儿，铁路员工每个月能洗上一次澡就算是比较乐观了。锦州铁路的浴池门票是四分钱，但不对外，铁路内部会发澡票。条件差了一些，只有淋浴，不能泡澡。甚至在换衣服时都没有可以坐下来的木条凳子，洗完之后更不能休息。

公共浴池两毛五一位，有大盆塘，每人一张床，一个茶几。床箱就是衣柜。洗累了，可以躺下喝茶水。有搓澡的老师傅。显而易见，两毛五一张的门票，太奢侈了。人们并不能经常去。每次洗澡都像下馆子一样，是一种高消费。

我小时晚儿，埋了吧汰的，脖子就像黑车轴。冬天手冻得皴裂，一道道小口子，沿着手指的方向排开。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雀(qiǎo)儿粑粑（家雀的粪便）涂抹手背。雀粪很好找，小树棵（小型灌木）的下面有的是。

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东北人为什么突然就喜欢上洗澡了，并且搞得无比高大上，其规模之大、档次之高、内容之丰富，超越了土耳其浴、芬兰浴、泰式洗浴、韩式洗浴……一骑绝尘。

我没有做过任何统计，也没有查阅过别人的资料，只有一种非常感性的认识：辽宁锦州中高档洗浴中心的数量、营业面积，与广州相比，可能差不多。这是对广州的乐观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广州人的收入高，每个家庭都有洗浴设施，所以去洗浴中心的人很少，这是它比锦州更为发达的表现。但这一定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解释。广州有很多茶楼、咖啡厅、酒吧。如果想把一杯液体送到肚子里，每个家庭的餐厅都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还需要茶楼、咖啡厅和酒吧呢？这和家庭条件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文化，文化的认同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繁育出的极其丰富的洗浴文化，并不是家庭经济条件受限使然，而是新的生活态度使然。

洗澡体现了东北人的生活态度。每一个搓澡师傅都会告诉你：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唱唱歌，泡泡澡，舒服一秒是一秒。

东北浴场一般来说叫中心，也有叫洗浴城的。装饰风格以古希腊、古埃及为主，也就是要摆放一些希腊的人体雕像和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没有琉璃瓦顶、青砖铺地的洗浴中心，因为先民很少洗浴。

我算不上塘腻子，但确实喜欢洗澡泡泡。我们去洗浴，就要把自己当成一条鱼，一条大胖头鱼，或是条岛子鱼，或是条哲罗鲑，总之，要把自己当回事儿。如何把这条鱼做成美味，让自己上一个层次？可选择的方法有很多种。在刮去鳞片之后，其一是清蒸，其二是椒盐，其三是糖醋，其四是过油。当然还可以烤，可以

水煮，可以……我不是厨子，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奇妙的办法。但有几个选项，比如切花刀，做成松鼠鱼就应该放弃。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这条鱼就得主动一点了。先去淋浴间净身，洗去一身的污泥浊水。要不然，黑黢了光，埋了咕汰的，让人家硌硬咱，就犯不着了。

而后就需要到热水池子里泡，哪个温度高选哪个。下池子的时候一定要鸟儿么悄儿地下。千万别二虎吧唧，嘚嘚嗖嗖，一刺溜就下去，没深没浅的，容易烫秃噜皮。在水里就更不能动了，必须装孙子，越动热交换越厉害，越烫得慌。

泡澡是水包皮，喝茶是皮包水。前者的热由外向内，后者的热由内向外。里应外合，每一个毛孔，会像加盐的海蜃子吐

出沙子，纷纷开口，交代自己的问题，排除里面的污垢。

要上一壶好茶，把茶盘放在浴池台阶伸手可及的地方，在浴池里待的时间就很难测定了。更讲究点儿的，或者说泡澡的耐力弱一点的，是放在茶几上，拉过来一把沙滩椅，慢慢地喝。浴室的茶几不同于饭店包房，不定位置，大家共享。

泡一定要泡透，从内心深处冒汗。有人说这是排毒，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我们身子骨里的毒真的太多。除了毒，我们还有什么？

这时自己就要把自己从热水池里捞出来，跳到拔凉拔凉的凉水池子里。凉水池的最高境界的是制冷的，次一点的放冰块，再次一点的是自来水。跳到这里也不

能动，越动越冷。

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再把自己从凉水池子里捞出来，重新丢到热水池子里。这时候就感觉到热水池子没那么热。再泡透，再回到凉水池子拔凉。几轮下来，人就像清远白斩鸡，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嚼劲儿。

而后就要去桑拿房里干蒸，不断地往桑拿炉上加水，当然，最高级的是加啤酒，麦芽的香气四溢。如果一个人腰上缠着浴巾，证明他根本就不是东北人。如果他手里拿着毛巾，证明他不经常来。纯粹的东北爷们手里是不拿东西的，除了手腕上的钥匙牌，再没有任何牵挂。一定要光不出溜，赤裸裸地坦诚相见，而且还要纤毫毕现。一起同过窗、扛过枪、洗过桑拿、下过乡，是人间四铁。

如果手里一定要有点东西，就拿木头勺加水升温，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谈笑风生，证明自己是经风雨见世面的老把式。

蒸好之后，就要排队去搓。躺在搓澡的人造革床上，搓澡师傅就会问：“用点什么呀？”选项是宝贝儿搓、醋搓、红酒搓、推粉、推油……粉是婴儿爽身粉，不是白面、米粉、勾芡用的淀粉。油是婴儿油，不是花生油、豆油、橄榄油，但用法与植物油完全一样。

搓澡也是在一个厅里，就像酒店后厨一溜的炉灶那样，也是两排两溜的搓澡床。搓澡师傅在人造革床上铺一张一次性薄塑料布，用一盆热水一浇，塑料布在人造革床上就妥妥帖帖的了，再让浴客仰壳儿（面朝上）躺在床上。

皴是皮肤上积存的泥垢和脱落的表皮的混合物。这是一种内生的东西，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洗奈何不了它，必须下大力气搓，搓澡就是搓皴。

搓澡分精搓和粗搓两种。每家洗浴场所只能经营一种。说白了，精搓价格高，属高档消费；粗搓价格低，属大众消费。

每一个搓澡师傅都有深厚的武功绝学，他们手中一条毛巾，以其至柔抵挡刀劈斧砍，更可以挑开软猬甲，直指任督二脉。除了起首的白鹤亮翅、犀牛望月，更有一套秘决心法：下盘扎稳上盘正，气沉丹田气自定。右手带路左手压，呼吸均匀力不乏。搓手无骨走蜗牛，绵绵有力身随手。

搓澡的基本顺序是：先搓肩再搓背，搓完胳膊搓两肋。而理论基础是：搓澡先搓手，手轻抓钱快；接着再搓胸，胸轻人心好；后背搓一搓，肾好阳气足；大腿灰一少，不走坎坷路。按照这个说法，搓澡师傅就是人生导师。

真正的武学高手，不可能按照剑谱出招。搓澡师傅把毛巾一抖，缠在手上，都是先用毛巾轻搓奔儿楼头（额头）腮帮子和下儿颏（下巴），连眼窝子、孤盖（颧骨）、耳台子（耳后脑部位）这些自个儿能够着的地方，也都要细细探究，细的程度如同老参把头挖人参。

而后，开始大规模全面推进。肩膀头子（肩头）是要重点处理的，前心坎子（前胸）到肚囊子（腹部），一马平川，面对肋叉(chǎ)子（肋骨）和肋巴扇子（整

个肋骨），要细致一点儿，这可是不能侥幸的地方，手劲儿一大，就兴搓破喽。胯巴轴子（胯骨外侧）、卡巴裆（胯裆）和大腿腋子（大腿内侧裆部）是重中之重！别不好意思！你要做出的反应动作类似产检。搓澡师傅面对眼前的一切，如同厨师看到菜板子上刚褪了毛的白条鸡，看到的只是活儿。他也会像厨师面对食材一样，认真对待，不落死角。只有外地来的浴客，尬在那里，听自己孱弱的自尊正在嘎巴嘎巴地破碎。

搓波棱盖（膝盖）时，搓澡巾要拧着转才能下货。大腿棒子（小腿）可以一带而过，所有的浴客都会在师傅搓过之后，还要再细致白牙儿地再过一遍，这里可以留给他们。手豁豁（虎口）、手指棚（指甲与指尖间的缝隙）和手指盖（指甲），别看面积不大，可是细活儿，必须精雕细

琢。

师傅拍拍浴客的肩，示意翻身该搓后背了。而后就是后脑海（后脑）、脖梗子、谗坑儿（后脑下的小凹坑）和哈拉巴（肩胛骨）、大脖筋（颈椎部分）。别看谗坑儿地方不大，藏的东西可不少，必须铲除。膀子（肩膀）、后背心（后背中央部分）和脊梁杆子（脊梁）就像大片的耕地，一定要使真劲。腰眼（腰脊椎下部）、后鞞子（后腰部分）、屁股蛋子、腩沟子在这种阵势下，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只能拱手相让。黄瓜肉（小腿的肌肉）、脚掌子，三下五除二，开营拔寨，势如破竹。

再看搓澡师傅，一挺胸膛，拍拍手中的毛巾，犹如过关斩将的英雄，大气不喘。

经这么一搓，人才知道，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泥做的，女娲抟土造人并不是传说，“从泥土中来，回泥土中去”也不仅仅是忠告。搓澡是一个接受帮助、自我反省的过程。通过搓澡，人们深刻认识到，自己光鲜的外表背后，掩盖的是一个肮脏的身躯；增白粉蜜之下，藏污纳垢。搓澡让人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原先，不愿承认自己是油腻大叔，现在才认识到，自己不但油腻，而且十分龌龊。

搓过之后，搓澡师傅就像山西面点师傅一样，给你连拍带打，连拉带拽，连背带扛，连蹬带踹，一顿收拾：拍背、松骨、压腿、抻筋。经过这么一搓，放下了思想包袱，解放了身心，那个舒坦，那个愚卓儿，那个得劲儿，那个爽！走道时脚不沾地儿，能飘起来。

搓过之后，还要再体会一下火龙浴。据说这种洗浴方式来自韩国。一个很大的房间，铺设的都是物美价廉、功效强大的宝石，上面铺着蒲草编织的垫子。男女可以穿着浴衣一起蒸。桑拿炉像矿山车一样，装着成吨的泛红的火山石。人坐在蒲团上，就像笼屉上的粘豆包，不仅冒着热汗，也会逐渐变软融化，向下堆叠。

用宝石铺设的地面，下面是地热。躺在上面，如芒在背；坐在上面，要经受意志力的“烤问”；走在上面，就知道什么是热锅上的蚂蚁。

真正的勇士是要躺下的，像一条鱼，坦然地面对平底锅，在煎熬中逐渐成熟。虽然看不到脂肪的融化，却能看清自己被焙干的过程。这种感觉，绝不是“酸爽”所能形容的。如果煎过了背，还能主

动翻身，煎一煎前面，境界非同小可，可以封神了。

在东北，与洗澡有关的三七岔晃话、俏皮嗑儿、歇后语有的是。比如：开水锅里洗澡——熟人、冷水洗澡——透心凉、搬菩萨洗澡——越弄越糟、麻雀洗澡——团团转、兔爷洗澡——一摊泥、米汤洗澡——糊里糊涂、猪肉汤洗澡——荤（昏）头荤（昏）脑、夜壶里洗澡——扑腾不开、酒盅里洗澡——得罪小人、澡堂里念祭文——专说洒脱话、洗澡盆里尿泡尿——真说不清楚。这些语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生动风趣，易学易记。

冲泡蒸搓，一溜烟儿下来，绝对是精疲力尽。明智的选择是换上新浴服，带上自己点的那壶茶，上休息大厅，在沙发床上睡一觉。那里有揉肩修脚足疗的，美甲

挖耳剃头的，端茶的倒水儿的，遥哪撒摸乱瞅的，还有专场二人转，扭着屁股亮丑的。

一场洗浴下来，如同灵魂深处闹革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挖耳剃头的，端茶的倒水儿的，遥哪撒摸乱瞅的，还有专场二人转，扭着屁股亮丑的。

一场洗浴下来，如同灵魂深处闹革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第二章 着了魔的东北话

着了魔的东北话

东北话的魔性来自顺口溜，来自民谣谚语，是民众生活的经验总结。顺口溜高度概括，准确表达，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表面上东扯葫芦西扯瓢，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没有明确逻辑，但从设计角度看，这是一种拼贴，对比强烈，出乎意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顺口溜通过二人转、酒桌、游戏四下传播。特别是酒桌，几乎就是赛诗会，像唐朝的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喝酒比诗一样，每个人都会说几个新段子，露一手绝杀暗器。东北人缺乏学养，没有“吴

“阎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的修为，只能沉迷于荤素搭配、放浪不羁、鄙俚浅陋的下里巴人。如果说三遍还没被人记住，就会迅速被淘汰。酒桌会对那些不够生动的词语展开头脑风暴，进行修订，使顺口溜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幽默，越来越朗朗上口。

30年前，我去长白山开会，到农家菜馆吃饭。主持会议的是个豪放派诗人，“文革”期间出过诗集。领导即兴编了句顺口溜，至今还记得：“坐烧炕，喝烧酒。”有了这个引子，同志们七嘴八舌，统一思想认识，续上了两句：“唠臊嗑儿，办臊事儿。”这是我看到的不多的东北顺口溜诞生的完整过程。

有一种挑逗叫撩哧，有一种坚强叫皮实，有一种口袋叫挎兜子。有一种不行叫

完犊子，有一种摔倒叫卡跬了，有一种发愣叫卖呆儿。有一种厕所叫猫楼，有一种味道叫哈拉，有一种说大话叫扒瞎。

这种介绍性的顺口溜是最近几年才流行的，在东北话没有走出东北之前，东北人不会编这样的段子。因为他们意识不到，猫楼的标准叫法是厕所，撩哧的标准说法是挑逗。

创造这些顺口溜、俏皮嗑儿、嘎啦话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群体。有的仅仅是为了好玩创造；有的是二人转演员，走街串巷下农村，必须准备几套硬嗑儿。所谓硬嗑儿，就是真实反映社会问题、直指人心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的顺口溜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国风，呈现了底层社会的心理。

有人认为，东北人嘴皮子厉害，是因为冬天太冷，不能下地干活儿，都“宅”在家里嗑着瓜子闲唠嗑儿。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东北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创造俏皮话上了。

当东北的四大演变成八大的时候，创造性更强，时政性更强，反映社会的面貌更全面，作者的立场更清晰。尽管八大里面也有很多俏皮话，很多低俗语言，但它反映了民声——

八大远：出国去留洋，南极去远航，唐僧西天去取经，万里长城长；法国找新郎，英国买新房，罗马尼亚娶老婆，美国的丈母娘。

八大近：同胞亲姐妹，房前烟火地，出门在外见老乡，祷告在教会；寡妇遇光

棍，喝酒对脾气，老板身边带小秘，铁子会来事。

八大咸：盐水罐酱油瓢，芥菜疙瘩长白毛；腐乳汤榨菜条，你二哥蘸酱使马勺；伤心泪海涨潮，你二嫂一点没捞着。

八大酸：腌菜的缸皮匠铺，山西产的老陈醋；青苹果山楂露，醋篓子娘们好嫉妒；光棍穷汉甩裆裤，你二嫂裤裆那块布。

八大黑：砚台墨烟卤灰，乌鸦落在大煤堆；愣李逵猛张飞，老道袍子身上披(pēi)，贪官早晚被“双规”。

八大白：高山雪北海沙，河南面粉北京鸭，杭州胭脂玉兰花；农民工挣钱要白瞎，白条子在手没有法(fā)。

八大绿：三月葱四月麦，五月稻秧六月菜；足球场防风带，西瓜皮王八盖。这些绿的都实在，你二哥的帽子扔在外。

八大红：消防车、庙上门，大姑娘的裤头儿、火烧云；煮螃蟹、烧山林，东北的娘们抹嘴唇；港台影星唱歌的人，张嘴就像大血盆。

东北话受到了世人的喜爱，不是因为它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嘎咕词，不是因为有很多令人捧腹的顺口溜，而是因为东北语境下的真实与深刻。

八大绿：三月葱四月麦，五月稻秧六月菜；足球场防风带，西瓜皮王八盖。这些绿的都实在，你二哥的帽子扔在外。

八大红：消防车、庙上门，大姑娘的裤头儿、火烧云；煮螃蟹、烧山林，东北的娘们抹嘴唇；港台影星唱歌的人，张嘴就像大血盆。

东北话受到了世人的喜爱，不是因为它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嘎咕词，不是因为它有很多令人捧腹的顺口溜，而是因为东北语境下的真实与深刻。

拉帮套

说拉帮套之前先说说赶马车。过去的乡村马车，要套一匹驾辕马和一匹拉串套的马，叫一主一挂。如果活重路远，就在串套外另挂上一副帮套，再加一匹拉套的马，叫“一主一挂一帮”。三匹马拉车，当然就比两匹马更有劲。

拉帮套的意思，是在一主一挂后，再加的第三匹帮套里的马。

读者对三套马车不陌生。俄罗斯有个民歌，妇孺皆知：“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没法想象，在我们告别了原始农业的

时候，在我们的视野中，已经没有马车的时候，三驾马车却成了一个光鲜亮丽、最时髦的新词，卷土重来。比如拉动国民经济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国家财政的税收、国债和发行货币，都被称为三驾马车。但在一个老东北人的眼里，拉帮套的那匹马，不仅不光鲜，而且很不齿，甚至成为人们骂人的最高级。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东北，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男人得了重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出去做事，抚养不起老人，甚至不能生育，这样的家庭状况举步维艰。

有些女人会和丈夫商量，“招夫养婿”，更多的时候男人会主动提出，让媳妇找一个体力好、能干活、心地善良的男

人来家一起生活。这种家庭被称为“拉帮套”，有个别地方把被招来的夫婿称作“跑腿子”。跑腿子多是孤苦无依，有一膀子力气，甚至还有一点积蓄却娶不起媳妇的老实人。也有山里混不下去的土匪，还有长白山采木公司的伐木工，被称为“木把”的人。

因为女人的原配身体不好，跑腿子就要把家里的一切累活、脏活和苦活都干了。尽管如此，他在家庭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因为他的孩子必须随女人亲夫的姓。

在拉帮套人家里，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女人睡中间，男人睡两边。如果男主人去世，拉帮套的男人就和女人正式结婚。这种一女嫁二夫的婚姻处境，都有不尽的辛酸。

还有一些特例，女人有了婚外情，把老相好带回家，三人一起生活。

做拉帮套最多的是长白山的伐木工，过去被称为“木头老倌”，相互之间称伙计，以后又改称“木把”。那时候，人们称工头为把头。把伐木工人中的把头叫木把顺理成章。

清朝昌盛的时候，作为龙兴之地的长白山，根本没有伐木的。即便是有几个盗伐的，也不成规模。直到中日甲午海战，清朝输了个精光，才显得八面漏风，摇摇欲坠。

1902年，沙俄在长白山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1903年，日本强迫清政府成立日清役胜采木公司，在长白县成立长白采木公司；此后，又成立鸭绿江林业株式会

社、满洲土木建筑公司。伐木成为长白山重要产业，木把随之诞生。

木把们住大筒子房，一个火炕大通铺能睡三百人。这是无法想象的。那时的木把歌谣说：“再闯关东山，先把靰鞡穿。睡觉半拉夜，鸡叫算亮天。木把活儿不好干，光打尖不住店……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麻袋片。阎王殿是‘永聚统’，鬼门关是‘长风栈’。”这种非人的生活，让人很难坚持太久。他们攒不下什么钱，就只能忍气吞声，去做拉帮套。

“哼，他呀，一个拉帮套的！”这是最恶毒的攻击和谩骂。一句“拉帮套的”，已经把他的卑微、低贱、无能、毫无尊严表露无遗。

东北人常说，这个人不经讲究。拉帮

套就让人讲究。不仅仅是今天的人不明白，就算是当年，大家也搞不清楚，一个炕，一女二男，是如何生活的。

除了木把，拉帮套的第二大群体是土匪。很多土匪绺子，冬天混不下去，就把钱财分掉放长假。土匪只能找个搭伙的地方拉帮套。土匪拉帮套和其他人一样，只能老老实实干活，绝不惹是生非。他们知道惹是生非的后果。

拉帮套挑战了男权社会中的男权，又要男人做了没有名分的小三。这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婚姻生活。绝大部分拉帮套的男人结局都很惨，它被现代人关注，就是因为它具有的戏剧性，给人带来了无限好奇和遐想。

有时候，这种临时搭建的拉帮套家庭

也过不下去。没有婚姻关系，就不存在离婚。进了门的男人穷得叮当烂响，没有财产可分。能够分的就是孩子。孩子要被平分，称为“劈犊子”。这里的“犊子”是小孩儿，不是王八犊子那种骂人话。

也过不下去。没有婚姻关系，就不存在离婚。进了门的男人穷得叮当烂响，没有财产可分。能够分的就是孩子。孩子要被平分，称为“劈犊子”。这里的“犊子”是小孩儿，不是王八犊子那种骂人话。

东北人的口头禅

口头禅也是禅。遇到事，无论是惊讶，还是感叹，抑或是感激，和尚会说“阿弥陀佛”，老道会说“无量天尊”，基督徒会说“阿门”。东北人会说“我去”。这种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都是口头禅。

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他认为，“他妈的”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

但东北人的口头禅不是这句“他妈的”，而是“卧槽”，因为正确的写法不雅，士大夫讳而不录，都转变成“卧槽”了。

东北人说“我去”，感情色彩是无限丰富的。它可以表明“太出乎预料了”“太牛了”“太厉害了”“太精彩了”“太让人生气了”“太惨了”“太丢人了”，也许仅仅是“嗯，我知道了”。

张作霖不说我去，而是说“妈了个巴子”。“妈了个巴子”是胶辽话。他说：“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干，咱们奉天什么都有。干好了，我除了老婆不能给你们，什么都可以给你们。”

除了“我去”，东北人还有很多准口头禅。比如哎呀妈呀、嘎哈、必须的、那家伙……

嘎哈，意为干什么，什么事。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没打算问对方要干什么，有什么事。

“嘎哈呢”并不是问人在干什么，而是在打招呼。说的是我已经看到你了，关注你了。是相对友好的表达语气。

“嘎哈玩儿应”中的“玩儿应”相当于北京话玩意儿。“嘎哈玩儿应”并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表示讨厌。“嘎哈玩儿应？！熊人哪”说的是“怎么着？欺负人吗”。

“必须的”，后现代的口头禅。民营企业出现了，工人面对企业主，江湖的小弟面对大哥，商人面对客户，有求于对方，对对方的要求唯命是从，才出现了“必须的”这种表达，表示“即使你不说，我也会去做”的态度。当一个东北人说“必须的”的时候，双方都已经认定，这个行为并不是必须的，甚至十有八九是不会做的。

当东北人把“必须的”的“须”字拉出一个长音时，我听得非常无奈。这说明，东北血性已经消失。生活的困窘让他们显露出唯唯诺诺的屈从。他们已经不懂得竖耳朵，而只会摇尾巴了。

“那家伙”，说的不是某一个人，甚至和人没关系。如同说“我的妈呀”，也不是要喊妈妈，和妈妈没关系。它只是一个感叹词。

“我的妈呀！那家伙，老便宜了，跟白给似的。”表明某一商品价格很低，超出了想象。如果你问：“那家伙是谁？”说话的人肯定一脸疑惑。他也不知道那家伙是谁，甚至都不知道那家伙是哪个家伙。

口头禅是不需要经过头脑的筛查，就

可以脱口而出的语言。“我去”是有血性的语言，“必须的”是有媚气的语言。这些侵入骨髓的发音，没有文字所确指的含义，而是生命本体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去”是积极的、有温度的语言。我相信这种语言不会因为所谓的文明教养的提升而消失。良好的教养会对这种表达产生抑制，但最终这种表达将突破教养，因为它才是人性的代表。

生活中的所有感慨，无论是旗开得胜还是追悔莫及，无论是忘乎所以还是气急败坏，无论是惊天动地还是得意忘形，无论是五雷轰顶还是天遂人愿，无论是垂头丧气还是抑郁难平，甚至连无所谓、可有可无、关我啥事的无奈，人生的一切得失宠辱、情绪波动，我们永永远远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做最准确的表达：哎(éi)呀我去！

上炕上炕

老婆孩子热炕头，囊括了东北人的幸福感，约等于一个亿的小目标。冬季，冰天雪地，嘎巴嘎巴的冷，屋檐下挂着冰溜子，滴滴答答地淌着融化的雪水。热炕头就是一切。炕是东北人日常起居、社会交往、祭祀祖先的核心。它完全承担了城市高楼住宅里面的客厅、餐厅、卧室甚至是游戏室的全部功能。

土坯房，纸糊墙，要想取暖得烧灶膛。一家三代南北炕，晚上睡觉排成行。茅楼盖在房屋后，尿盆放在地当央。大饼子，当干粮，大秋果子随便尝。小鸡儿就在窗台旁，母猪下崽得卧厨房。酱缸就在门口放，水缸安在锅台旁。两大缸里腌酸菜，做饭的厨房雾茫茫。推碾子，磨粗

粮，簸箕呼呼地筛米糠。大茶缸子喝烧酒，大葱蘸酱造溜儿光。

东北十八怪中“火盆上炕烤老太，百褶皮鞋脚上踹”“不吃鲜菜吃酸菜，南北大炕对脑袋”，处处都少不了炕。

满族人住的是“口袋房，万字炕”。房屋为敞间，俗称口袋房。进门就是灶房，也就是厨房，两个灶台，一架风匣。东北的乱炖贴饼子，铁锅炖大鹅，都出自这里。满族人以西为尊，西屋是上屋，一家之主住的地方。有南西北相连的“匚”形土炕。匚不成字，就用佛教中卍字来表示，叫成万字炕。东北人管砌炕叫盘炕，这个盘字用得好，因为转着圈，确实有盘的意思。

炕的外墙是砖砌的，炕洞里面多用土

坯砌，炕面用砖铺。灶膛的烟火热气经“己”字形炕洞从烟囱排出，炕就烧热了。抹炕洞用黄泥，抹炕面用黄沙，再在上面铺着席子。土炕席子，难免会脏。扫炕笤帚不可或缺，每个家庭都会在秋后农闲的时候，制作这些东西。

炕烧得太热，把席子烤着了，是常有的事儿。炕的外沿还要镶进一根和炕一样长的木方子，叫作炕沿。界比邻右过来，不坐炕里，就坐炕沿。

南北炕是家庭成员吃饭、睡觉、干家务和游玩的地方，西炕摆放物品。屋子里盘了炕，剩下的地面就很窄了，称为“屋地”，根本摆不下八仙桌、太师椅之类的大件。除了走动，作用不大。到了晚上，一家人上炕睡觉，屋地上会摆一个尿盆，起夜时用。和屋地对应的，是进门灶房，

叫“外屋地儿”。

有些读者可能对一大家人杂处，甚至还有客人的屋里，摆个尿盆的场景会惊掉下巴。但屋外零下三十几度，皮裤套棉裤，才能出去……

客人进屋，主人第一句话就是“上炕！上炕！赶紧上炕头，这儿袄活^①！”客人盘腿坐炕里。吃饭的时候，炕上再铺一块席子，席子上摆炕桌。炕桌是东北酒嗑儿的发源地，是成本大套的东北话集散地。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东北文化孵化器。

孩子们写作业、歙嘎拉哈、柄杏核、翻绳也在炕上。

南北大炕靠山墙的一侧，是炕琴，也

就是炕上的柜子。柜子上是被服垛。八铺八盖的被褥都垛在那里。柜子里面掖着家里的体己物、男主人能拿得出手的外出的服装或者是女儿的嫁妆。

东北人喜欢在北炕上铺一张狗皮褥子，保温，舒适，防湿气，但阴天下雨会有腥味。用狼獾皮铺炕，柔软干燥，特别隔凉。

家里人口不多，又没来什么戚（客人），北炕不睡人。可以用来烘晾苞米、地瓜之类的东西。如果老母鸡抱雏，也放在北炕。“炕上孵鸡，早晚要露头”，是经验之谈。

西炕是家里神圣的地方，上方悬挂祖宗板，是放家谱的地方。满族入主中原以后，特别是康熙之后，开始流行为家族立

谱。家家都有家谱。他们想表达的主要就是自己血统纯正，和万岁爷关系老密切了。

就在这个西炕上，形成了满族人一系列观念，而且很快就被汉族人接受了。观念之一就是家里要有谱，没谱是不行的；观念之二是大事小情要靠谱；观念之三是不接受祖训的约束，那就是离谱；观念之四是，在重要的节日，在决定家庭命运的关键时刻，比如娶妻生子、老人亡故、女儿出嫁，都需要告慰祖先，要把家谱拿出来，这就是摆谱。

东北人说谱，都是对人的评价。“你三叔那个人贼讲究，说话办事特靠谱”，说的是一个人可以信赖。“别听你七大姑瞎咧咧，她说话一点谱都没有”，说的是这个人撒谎聊屁，不值得信任。“这事办

得也太离谱了”，说的是一个人没有实现诺言，结果与最初的设计完全不同。“这人真能摆谱”，说的是这个人装腔作势，喜欢不切实际的大场面、高规格。

在东北上炕是很讲礼仪的。一定要尊卑有序。东北人笑话一个不懂事的人就会说“让他热乎热乎他就上炕头”。当然也不能隔着锅台上炕，那就叫一步登天。从保健的角度说，不能睡凉炕：“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热炕头上的白面——发啦”是对炕头功能的拓展。那个时候要做馒头发面，一定会把面盆放到炕头。难道这世上还有比一盆发面更重要的吗？又有“天亮才烧炕，晚了！”而“老太太坐炕头，一福压百祸”则体现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敬老观念。

南炕“炕头儿”，靠近外屋地儿灶坑

的一侧，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是家主人寝卧的地方。家里来了最重要的客人，“炕头儿”就让给客人。睡觉时，头部冲着炕沿，身体不能和炕沿平行，只有死人才顺着炕沿放。这就是“南北大炕对脑袋”的一怪。

屋地的尿盆是铸铁的，其貌不扬，却承载着鲜活的东北文化，与它有关的词语很多。

往尿盆里撒尿会发出“吡吡嗒嗒”的声音。“吡嗒”就有了数落的意思。“二愣子在学校又被老师吡嗒了一顿”，说的是二愣子在学校又被老师批评了。“跟谁说话呢？吡吡嗒嗒的”说对方说话不看对象，言语苛刻，不能接受。老年人起夜多，因此就有了“老太太的尿盆子，挨吡嗒没够”，说的是一个人经常受到批评，

却屡教不改。当然，最重的还是“往人家头上扣屎盆子”，栽赃陷害。

上海拥挤城区的马桶，东北寒冷乡下的尿盆，可以做一次对话吗？一个代表海派，一个代表乡土。

我小时晚儿，家里住的是铁路住宅，构造与满族传统住宅很像，只是没有南北大炕。原因是铁路住宅的跨度不够。有些家庭人口过多，砌成了南北炕，只是太过局促。

这几年回东北，再也没睡过火炕，没机会体验那种睡觉时热气腾腾烙大饼的感觉。城里火炕几乎拆光了。要躺在热炕上烙一烙，已经是一种奢望。

东北的酒人儿酒嗑儿

脑中闪现“东北的酒人儿酒嗑儿”这几个字，就像一股暖流，直冲颅顶，我已经有点儿上头上劲儿了。热血沸腾，千言万语，绵绵不绝。不是想拿笔，而是想举杯。这个话题不是一个章节的话题，甚至不是一本书能够承载的。

喝酒不在东北话的讨论范围，但酒嗑儿是东北话的重要内容。最有特点的东北话，一定出现在酒桌上。人上了酒桌，变成酒蒙子，从人模狗样，喝到扬了二怔；从五迷三道，喝到舞舞喧喧；从有板有眼，喝到满嘴跑火车，才能把他最牛的、最驴的、最虎的、最彪的、最二的、最孬的表达出来。

没有历史文化做根基的喝酒，都是瞎喝。

东北烧酒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一是起源于辽金时期。

105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欧阳修作为宋使前往契丹祝贺，回来写了《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有“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一句，他喝的可能就是烧酒。但这条不容易站住脚，因为早在唐朝的白居易就写过“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光”的诗句。

1143年，太一道创始人萧抱珍到上京，将炼丹露的蒸馏法传给了金国皇室，金国得此法后开始酿造蒸馏酒。

另有吉林学者认为，蒸馏酒是在吉林

发明的，理由是2006年在吉林大安酿酒总厂挖出两口大铁锅、一件铁承接器、一口大缸，被确定为辽代蒸馏酒器。

东北烧酒有历史，东北烧酒是特产，酿造越来越多。1689年，康熙颁布“饬禁盛京多造烧酒靡费米粮”的上谕，认为盛京等处蒸造烧酒，过于浪费粮食，须严加禁止。

1805年，山东黄县人田宝辉兄弟逃难至关外，在今哈尔滨附近开办田家烧锅。东北的白酒如雨后春笋，似燎原烈火。十年以后，吉林乌拉已拥有烧锅54家。沈阳烧锅竟然有400多家。

东北小烧多为70度以上，把酒点燃，放到屋外，风吹不息是好酒的标准。老毛子特喜欢这种一碰就蒙圈的东西。1893

年，东北小烧出口俄罗斯约100吨，成为支柱产业。俄国人投桃报李，带来了啤酒，1900年，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啤酒厂——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此后又有捷克人、德国人建造的啤酒厂。

东北有这样牛得呼呼冒气的酿酒史，酒人儿多一点，酒风猛一点，酒品高一点，酒嗑儿硬一点，都在情理之中。

“擷一个？”

“整一个！”

“走一个？”

“闷一个！”

东北人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语气，表述这高度一致的态度：现在我们要把眼前

这杯酒喝光。

“我先打个样。”

“我干了，你们随意。”

“咱实话实说，哥们感情。”

“这杯酒有三层意思，第一呢……”

“倒满呗，得浮溜儿浮溜儿的。咱不是那三心二意的人，不差事儿。”

“服务员，再开两瓶。”

“难得今天高兴。咱们哥们也挺长时间没聚了，把那瓶分了？”

“酒怎么还能剩下呢？剩白的就算了，啤的都整不完，说不过去呀。”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长江水，越喝越貌美；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

“嘎哈呀？养鱼呢？”

“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没有哪一个酒蒙子承认馋虫酒瘾。每一个参战队员都出师有名。“一杯情，二杯意，三杯才是好兄弟；一杯干，二杯敬，三杯喝出真感情。”喝酒的前提是感情，因此才有“只要感情好，不管喝多少；只要感情深，假的也当真；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杯福酒请喝干。人生百年一瞬间，喝杯福酒福百年。”喝酒喝的是祝福，因此才需要“今

日酒，今日醉，不要活得太疲惫；好也过，歹也过，只求心情还不错”。

每一个酒人儿都在努力追求喝酒的最高境界：“召之即来，来之能喝，喝之不醉，醉而不乱，乱而不倒，倒而不睡”或者是“少喝不多喝，多喝不多说；多说不胡说，胡说不胡闹；胡闹不胡来，胡来别胡认”。

但这种境界很难拿捏，因为“酒装瓶子里像水，喝到肚子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来闪腿，半夜起来找水，早上起来后悔”。

在陈述某一事实或表述某一观点之前，酒人儿都喜欢加上一个前缀。比较常见的前缀有：“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话我只能跟你说” “说句实在

的” “这话哪儿说哪儿了，传出去不好”，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是什么？不管兜多大一个圈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哥俩好，喝！

的” “这话哪儿说哪儿了，传出去不好”，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是什么？不管兜多大一个圈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哥俩好，喝！

咱家来戚了：造吧！

从小就盼着家里来客人。待客就要拿出好吃的，就能借光解馋。不来客，老辈人就会对我们坚壁清野，连块芥菜疙瘩都吃不到。

东北人管客人叫戚(qiěr)，待戚第一项是烟筐箩。“娘家戚上炕里，烟袋筐箩递给你。”

东北人最讲究的就是烟筐箩和烟袋。旧时姑娘出嫁时，娘家最重要的陪嫁：“六月里姑娘要得全，父母在上听她言。银丝荷包大烟袋，玉石嘴，上边安。金牌子，配火镰，乌木杆子三尺三。时兴荷包绣金蟾，包铜烟盆不一般。里边装着千层板，辫子烟，料子全。丝罗罗，兰花

烟，要紧别忘关东烟。”了解这一民俗，就懂得了东北为什么有“大姑娘叼烟袋”的现象了。

待戚第二项是嗑毛嗑儿，就是吃葵花籽。向日葵是从俄罗斯传来的，东北人称俄罗斯人为“老毛子”，把他们吃的葵花籽称为“毛嗑儿”，意思就是老毛子嗑的东西。

戚来了，不到饭时，最先端上来的肯定是冻秋梨。冻秋梨一般用花盖梨，也叫楸子梨，如果不冻，花盖梨渣多酸涩不好吃。冻好的楸子梨，黑不溜秋，当当硬，放凉水中一泡，会形成一个大冰坨子。敲开冰坨子，冻梨清凉绵密，果肉如同果冻，绝对是人间美味。很可惜，这东西很难在南方见到。

当戚吃冻秋梨的时候，女主人就在外屋地欢冻豆腐。欢就是将冷冻食品在冷水中浸泡，使之化开。冻豆腐孔多有弹性，用来炖肉特别入味。

请戚，就得实的惠儿的，好东西不能藏着掖着。粘豆包，必须上！要苏子叶，蘸白糖。

猪肉炖粉条和小鸡炖蘑菇，只能选一样。不然就太奢侈了。最正宗的小鸡炖蘑菇是用榛蘑，配土豆粉条，用大铁锅慢炖，炖到嗷嗷香。

经典名菜锅包肉，虽然出自满族厨师之手，却也透着俄罗斯对东北餐饮文化的影响。1905年，哈尔滨设立道台。首任道台杜学瀛经常宴请俄罗斯客人。道台府厨师郑兴文将满族“焦烧肉条”改为酸甜

口，起名锅爆肉，一夜走红。由于口音博杂，舌头捋不直，以讹传讹，就成了锅包肉。

哈尔滨还有一道名菜——烤奶汁鳊鱼，是传统俄式大菜。在辽宁，就不要想了。

沈阳宝发园有“四绝菜”，是张学良的最爱：熘肝尖、熘腰花、熘黄菜、煎丸子。食材很普通，但刀工火候不容易。

狍子肉和獾子肉现在难得一见了，飞龙（花尾榛鸡）不能吃了，哈什蚂（中国林蛙）还有。只要找对地方，可以吃到全鹿宴。

刺老芽也叫刺嫩芽或刺龙芽，蒲公英也叫婆婆丁，小根蒜也叫大脑蹦，特适合

蘸酱。现在，这些东西在应时季节，要几十元一斤。野菜越来越难找，吃的就是怀旧。

那时候，喝烧酒很普遍，喝啤酒很高端。中国造啤酒是从东北开始的。1900年创建的哈尔滨啤酒，生产了中国最早的啤酒，是最早的啤酒品牌。

东北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也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20世纪80年代，锦州盛行麦花啤，是格瓦斯的变种。制作这种饮料的是我家亲戚。她告诉我父亲为啥要把格瓦斯改为麦花啤，因为叫啤酒，税高；叫水，价低。麦花啤是擦边球，彼此心照不宣，竟然这事儿就办成了。

舞舞扎扎瓢盆锅，七碟八碗凑一桌。踢里秃噜可劲造，五马长枪好顿喝。造得

急哧白脸，造得油滋麻花，造到顶脖漾食，才算皆大欢喜。

那时有一个说法，客人吃到最后，主人还会给他夹一个丸子，让他盖上盖。免得胃里的东西装不下，会涌上来。

戚有时不是一个好的称谓。说某人像一个戚，意味着这人长了一身懒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东北女人经常这样指使老公干活：“别天天在炕上偎着，像个戚儿似的。去把垃圾倒了！顺便扒几头蒜。”

喜欢吃的东北人当然少不了关于吃的东北嗑儿。

“囊囊揣”是猪肚子肥而松的结缔组织，炼不出多少油，吃起来还很良，是食

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食材。东北人基本上用它剁馅包饺子或炸丸子。用囊囊揣形容人不精明，行为很拖沓，近似于窝囊废，充满了鄙视。比如说：那家伙就是个囊囊揣！

毋庸置疑，“油盐不进”的食材是让厨师头疼的，“油盐不进”可用来形容一个人固执，别人的意见对他很难产生影响。“那个老干登子油盐不进，你劝他也没用”，说的是老头子很固执。

说一个人固执，还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老猪腰子贼正”。为什么把极度固执说成是老猪腰子呢？我的理解是，老猪腰子，无论你怎么做，都去不了它那股臊味。

新摘下来的茄子油光锃亮，被霜一打

就蔫了吧唧的。“瘪茄子”形容垂头丧气的样子。比如：他当干部的时候牛得不得了，这回落聘了，瘪茄子了！

东北人习惯用打磨后的玉米粒煮粥，叫苞米碴子粥。苞米碴子小而坚硬，不容易消化，很经饿。“碴子”就用来形容人不好惹。比如：那家伙可是个碴子，谁敢惹他呀？

东北人管面食类的干粮叫饽饽，最受欢迎的饽饽就是香饽饽。香饽饽指那些得宠的人。比如：顺子心灵手巧，会干活，在单位可是个香饽饽。和香饽饽对立的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废物点心。废物点心中看不中用，指那些没用的人。

东北最常见的干粮是饼，有饼就有“好饼”。但“好饼”这个词没人用，

一般都用否定句“不是好饼”，形容一个人不是好人。比如：你们俩没一个好饼！

东北大江大河，又有冬捕习俗，爱吃鱼，也善于做鱼。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里的野生鱼长得很大，鲟鱼甚至可以长到上千斤。“铁锅炖江鱼”说的就是它。得莫利炖鱼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名声远扬。

吉林的庆岭活鱼也很出名。他们用当地产的“把蒿”做作料，味道鲜美，不可替代。

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说的是三种取食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群。渔猎民族靠狩猎和打鱼为生，所获取的一切都是自然界提供的。渔猎民族人口稀少，不善交流，待客又格外热情。

游牧民族饲养牛羊马等大型动物。他们获取肉类做成食物，皮毛做服装，奶制品做饮料，所有贸易活动也都取自这些动物。

而农耕民族则是土里刨食，春耕夏耘，相对稳定，需要较大规模的合作，最为社会化。几代、几十代人一直守着一块土地，街坊邻里、姻亲关系复杂，既有深厚的感情，又矛盾重重。

这一切，都会在咱家来戚的时候，表露无遗。

游牧民族饲养牛羊马等大型动物。他们获取肉类做成食物，皮毛做服装，奶制品做饮料，所有贸易活动也都取自这些动物。

而农耕民族则是土里刨食，春耕夏耘，相对稳定，需要较大规模的合作，最为社会化。几代、几十代人一直守着一块土地，街坊邻里、姻亲关系复杂，既有深厚的感情，又矛盾重重。

这一切，都会在咱家来戚的时候，表露无遗。

貂儿：那都是皮毛而已？

世界颠倒了。竟然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或者说是衡量体系：“穷穿貂儿，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搁过去，绝对不是这样！东北女人的生存技能：砍价、认哥、买貂儿！东北有三宝：下雪、穿貂儿、吃大鹅。貂儿是东北女人的宿命，是情怀，是象征，是传承；也是梦想，是辉煌，是骄傲，是回忆。

“穿个貂儿，夹个包儿，走道有点儿飘”，能说是有点儿吗？

“穿个貂儿，夹个包儿，搂个小妹儿可劲骚”，能不可劲儿吗？

穷穿貂儿是讽刺那种精致穷。谁能说，穷到精致不是一种境界呢？

“我在南方露着腰，你在北方穿着貂儿”，谁更酷？十万好貂儿，到底能不能比得上二尺细腰？

这都是问题。

上穿皮袄脖围貂儿，下套裙子吊半腰儿。地冻三尺还撒娇，嘴唇赤暗活似妖。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貂皮是中国东北三宝之一，裘中之王。貂皮又轻便又柔软，毛长绒厚，光鲜艳丽，摸起来非常顺滑。五花马，千金裘。唐朝的时候裘皮大氅就是封顶的奢侈品。但千金之裘用的是貂儿吗？

东北产貂。大小兴安岭、老爷岭、张

广才岭、完达山，吉林的长白山和辽宁的桓仁都有紫貂。貂生性孤僻，昼伏夜出，从来不招摇过市显摆它的皮毛。

清朝人要穿貂儿，不兴养殖，只能到东北猎取。狩猎紫貂要用貂网，这可以确保紫貂不受伤害，能留下一张好皮毛。如果紫貂脱网跑了，要用专门猎捕紫貂的无箭。无箭没有铁质箭头，箭杆伤不了紫貂皮毛。

东北人特别爱说“这都是皮毛”。皮毛的意思是表面、肤浅的东西，多指学识。

如果貂知道，要它命的就是那身好皮囊，它可能会羡慕老鼠。老鼠出身贫贱，一身青灰色的毛既不够长，也没有绒，更没有光泽。如果用自己一身华丽的绒毛，

换一身鼠毛，从此不再担惊受怕，貂，一定会答应。

但貂奈何生在帝王家，一个富贵的坯子，没有选择，终究是要挨上一下子，承受剥皮之痛。

貂儿太富贵了。在大清王朝，要穿貂儿，不仅要有钱，还要有势。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才能穿貂儿。身为朝廷要员，要内敛，穿貂儿只能貂毛向内，外面罩个团花的绸缎面儿。貂毛外露，叫出锋裘，只有皇帝可以那么穿。

把貂皮的皮毛露在大氅外面，只能在清政府倒台之后，俄国人到东北修铁路，才能引发的时尚潮流。能够反着穿貂皮，是制度的解放，也是思想的解放；是传统，更是时尚。旧时穿皮草是东北人的标

配，穿最好的皮草、最讲究的貂儿是东北人最普遍的梦想。

穿貂儿的故事很多，应该都是那些买不起貂儿的人编的。他们偎在白家炕头，为那些穿貂儿的女人编故事，吐吐胃里的酸水，也会找到一种提神醒脑的酸爽。

我听说隔壁老王和老婆逛街，他老婆看上一件貂儿，非要买，老王不想给他买，两个人叽个浪叽个浪（吵嘴）。这时来个梳背头戴墨镜的二货，好像认错了人，跟老王老婆说：“三儿，随便拿，我付钱。”结果老王老婆拿拿拿，老王也跟着拿拿拿，反正有这么个二货付钱。最后老王老婆说：“你先把东西送回去，我一个人和他谈谈，再坑他点金子。”隔壁老王就高高兴兴地把东西往家里搬。

我还听说隔壁老王带着老婆回老家，他老婆内急，跑到小树林去撒尿。结果屁股挨了一箭，箭头把骨盆都造穿了。

其实，东北人反穿皮袄，把兽皮的毛露在外面，既有悠久历史，也有民俗习惯。

那些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那些冬捕的鱼把头、老猎户、挖参的棒槌把头，甚至车老板、赶大集的，穿的都是兽皮、鱼皮，为了防止把皮板刮伤磨损，都把皮衣的毛朝外穿，这可以延长皮袄的寿命。毕竟，一件好皮袄，是家庭重要财富，是可以传世的。

猎人把皮袄反过来穿，易于隐蔽。皮毛与树干、枯草、岩石等周围环境色混到一起，不容易被野兽发现。即便发现了，

猎物也不会紧张，它们最害怕的是人。

其他的好处还有很多，皮毛向外可以防止虱子的滋生。雨雪落到毛上，很容易滚落，不至于打湿衣服。

真正可以正着穿反着穿，没啥讲究的是狗皮子。东北人常说“狗皮帽子——没反正”，还说“狗皮袜子——不分里外”，也有的说“狗皮褥子——没反正”。为什么狗皮做的东西可以没有反正？说白了就是狗皮不珍贵。

皮草的毛应该放在里面，还是放在外面？历史有它的答案。战国时期，魏文侯看见一个人穿着皮草，毛冲着里面，背着草料行走。他就问：“你背着草料时，为什么要把衣服反穿呢？”那个人就跟他讲：“我喜欢衣服上的毛。”魏文侯就跟

他说：“如果皮板被磨破了，那毛也就没有依托了。”这是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来历。

故事告诉我们，在魏文侯时期，人们穿皮草，最普遍的穿法是毛朝外皮朝里，和现在穿貂儿是一致的。女人穿貂儿体现的就是中国悠久历史的战国范儿。

《三国志·魏书》在乌丸鲜卑东夷传中也说过，东北那嘎达出红色的玉，那儿的人喜欢穿貂儿。

“对女人而言，包治百病”，以偏概全了。包只能治江南小女人的病，却治不了东北女人的病。东北女人的病不用对症就能下药，下猛药：用貂儿。

东北人不洗澡、爱穿貂儿，吃大酱、

睡大炕，是三十年前的形象，但画面有些违和感。让我想起了《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的描述：上层百姓喜欢衣着，每天都要换几件，但他们的身子和习惯依然邈邈肮脏。外面的新袍用金线绣，但汗裤和内衣却很少换。他们洗衣服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在屋里随地吐痰，用手指擤鼻涕，用衣袖和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老鞑子不讲卫生，是有传统的。

三十年时移世易，东北洗浴业爆棚。但睡大炕的传统正在离我们而去。城市里没有了煤，没有了劈柴，也就没有了火炕。并将在未来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连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恐怕都来不及。

只有东北的貂儿，雷打不动。要问潇洒不潇洒，就穿貂皮配裤衩。穿大貂儿，

挤公交，四处掉毛往下飘。没工作也夹个包，不挣钱还穿个貂儿。这个冬天，一件貂儿就够了。

不懂得欣赏貂儿，就不懂得历史，跟这种人说文化，没劲。

这，你信不？

挤公交，四处掉毛往下飘。没工作也夹个包，不挣钱还穿个貂儿。这个冬天，一件貂儿就够了。

不懂得欣赏貂儿，就不懂得历史，跟这种人说文化，没劲。

这，你信不？

鄂伦春的撵鹿人

儿童游乐场最刺激的游戏是坐矿山过山车，上天入地，风驰电掣。它起源于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山和美国的煤矿矿山车。矿山过山车原本是生产工具，不用更多考虑乘坐感受。坡度大，速度快，可以降低建设成本。现在它给人的感受就是过瘾。

东北也有很多游戏，是从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发展来的，比如滑雪和打雪仗，就是撵鹿人生活的写照。

在苍茫的林海雪原里，骑马射猎的是满族；而脚蹬踏板撵鹿的，是鄂伦春族。“鄂伦春”是民族自称，意思是“猎鹿人”。这个称呼是在1690年固定下来的。对一个民族来说，300多年的历史真的

很短。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在清朝，鄂伦春族归属于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理。打牲乌拉负责组织皇室所用人参、貂皮等物资的采集和运输，是和江宁织造并驾齐驱的衙门。打牲，满语，意为渔猎。乌拉，满语，意为江。打牲乌拉意为以渔猎为生的人。在打牲乌拉衙门人的眼中，鄂伦春族是善于撵鹿的猎丁。

渔人知鱼性，猎人懂兽性。这就是萨满。冬季的长白山，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梅花鹿会找一个向阳的山坡，刨开冰雪，找冰雪下的果实、草籽、枯叶和地衣苔藓吃。睡觉不会选择山谷和山顶，而是选择一个利于逃跑的地方。它们不喜欢很高的荒草丛，因为那里潜藏着危险。梅花鹿一口气能跑出十几公里。

撵鹿人拼死也要活捉梅花鹿。毕竟一只活鹿的收购价比五只死鹿的价钱还要高。活鹿的最大买主是皇家木兰围场。皇帝要打猎，首先猎取的是鹿，以给祖先献祭。这使梅花鹿成为围场的刚需。木兰围场的梅花鹿依靠自然繁殖远远不够，王室就派人到东北收购。

有了高消费市场，就形成了供应链。鄂伦春族凭借天然优势，头戴兽皮帽、脚穿牛皮靽鞢鞋，蹬上滑雪踏板，拿起滑雪杖，向林海雪原进发。他们世世代代，前赴后继，成为撵鹿人。

撵鹿人用的滑雪杖是水曲柳的，有一根兽皮筋，绑着一副皮雪罩，套一个铁环，钉一枚牛长钉，为的是防止雪杖脱手或冰面打滑。同时，它也是猎人最好的武器。

滑雪踏板也叫木马，用柞木做的，韧性大，一头翘起，底下包野猪皮，用以降低与冰雪的摩擦系数。

撵鹿人戴的“狍头帽”，也叫鹿角帽，鄂伦春语叫密塔哈，极富特征，是将狍子头去掉骨肉，保留皮毛、耳朵、口鼻和角，精心鞣制而成，抗风，暖和。角要用分出一个叉的，即便是被梅花鹿发现，也不会受惊逃跑。

可以想象，狍头帽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美翻了，靓瞎了，干脆不能回家了！

冰天雪地，银装素裹。梅花鹿枣红的颜色分外惹眼。在长白山区，它们是跳高跳远的冠军，坐着长跑短跑的头把交椅。撵鹿是一个能者和强者的拼死竞技。鹿往

哪里跑，人就要往哪里滑。岩石，沟壑，向上的陡坡……没有选择。

鹿被撵鹿人一路追逐，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究其原因，在于人是理性的，有谋略，有计划，有耐力，可以详尽地交流。鹿是感性的，只有条件反射和习惯。没有详细的计划，就会慌不择路。慌不择路就会走上绝路。

鞣制鹿皮，让皮毛尽善尽美，撵鹿人匠心独运，出神入化。用盐量非常考究。盐少易于腐烂，盐多又会板结。他们将腌好的鹿皮放在缸中加水浸泡。每日不停地搅动，以确保鞣制的鹿皮质地柔顺耐磨，毛色鲜亮。他们用鹿皮缝制水壶，滴水不漏。

尽管如此，数百年来，长白山的梅花

鹿种群还在，鄂伦春撵鹿人的后裔还在，在生死之间达到平衡。这是自然赐予的平衡，是万物有灵的体现。

清政府雇了很多撵鹿人，却并不允许人工繁殖梅花鹿。这源于他们传统的渔猎民族的思想。如果认同并掌握了饲养方法，他们就会从渔猎民族转变为游牧民族，获取相对稳定的收益。但他们并不认同。直到1895年，慈禧太后才下旨允许辽宁西丰赵家趟子沟“盛京围场”饲养梅花鹿，并册封了48家鹿趟。

从很多现代人的眼光看，长白山野生梅花鹿，一定是绿色无公害的；而人工饲养，就不知道喂了什么饲料，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400年前的满族先民，就能把这个事儿拿捏得很准，是不是很奇妙？

急哧白脸大冤种

东北神兽是各地人对东北的描述，经网络发酵，得到极度普及。总结者不是东北人。因为鸟不会发现空气，鱼不会发现水，身在其中，见怪不怪。到了东北的异乡人，听那里人说话，粗声大气，荤素搭配，一股大碴子味儿，才觉得有意思。

我从来没有觉得冤种是辽宁方言，而认为它是普通话。最近，来自东北的博主在网络上频繁使用这个词，引起世人极大的好奇和模仿，我才关注到，这个词在全国并不通用。

冤种的构词方式与孃种、谬种、杂种、痴种、惠种、情种完全一致。除了冤种，其他词都不是东北话所独有，都可以

视为普通话。冤种，可能是东北人的情种，更是语言学的谬种。

冤和屈相生相伴。负屈衔冤、怀冤抱屈、喊冤叫屈.....因为冤的结果就是屈。冤而不屈，最可能的结果是被一棒子打死，自己没有感知，成了屈死鬼。

冤的属性就是不明白：不明白，真相不为人所知，委屈不被人同情，黑暗无边，无限沉降，不见天日。因此就有了不白之冤、覆盆之冤、沉冤海底.....能够辩白的不叫冤。

冤是由人设计、制造的，也就是构陷，挖坑儿让人跳的。这才有空头冤家、冤家对头、冤有头债有主和冤大头。我喜欢写字画画，有很多尺二冤家。

既然冤种是东北特有的人种、物种，我就顺着东北神兽的思路，总结归纳东北八大神人，将其罗列，不知诸位看官以为然否：急哧白脸老冤种，吭哧瘪肚窝囊废，毛愣三光撒楞人，不伦不类二椅子，五迷三道是懵×，二虎吧唧叫山炮。尿啦光叽二杆子，扔山撒海大明白。

东北八大神人是目前仅见的有著作权的“八大”。

冤种，指做了傻事、受了委屈，却没办法诉苦的不开心的人。其辨识度很高，终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对谁都有意见。冤种不仅仅冤，而且还是天生的，有遗传性，上辈冤，下辈冤。如果只是一世冤、一人冤，没有承前启后的关系，那就是个冤大头。

冤而成种，是一种形容。所有的形容，都有比较级、最高级等等级之分。备胎—舔狗—冤种—大冤种—纯纯大冤种是这种逐级递进的表达式。但它也只是情感大冤种系列中的划分法，是同样的境遇不同的表达而已。

冤种在生活中的使用非常频繁，最常见的一句话是：“你一天天地嘟噜个脸，像个冤种似的，咋的了？谁欠你200吊没还咋的？”

1998年央视春晚小品《拜年》有几句台词勾勒出一个“大冤种”的形象：

“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啊？你说从普及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

乡长干了很多实事儿，尤其是给寡妇挑水，全乡人都知道。这就是乡长的形象——纯纯“大冤种”。

在情场上、职场上、商场上干冤枉事、花冤枉钱、背冤枉锅，做很多傻事，花费很大金钱和精力，却毫无结果的，统统都是冤种。再依冤的层级分出大冤种和纯纯大冤种。

情场冤种不是那些热恋多年、倾尽所有的悲催者，因为那种钱花在了当面，赢得了当时的好感。情场冤种是那种给女主播刷了很多礼物的“情怀粉丝”，人家根本不认识他，他什么都没捞着，也永远得不到的纯纯大冤种。如果一个女生叫男生

大冤种，男生不必生气。在这种语境下，冤种相当于憨，不遭人讨厌，甚至还有一点儿爱意。

职场冤种是指那些在单位里累死累活，既要完成工作，还要点头哈腰，既拿不到高收入，又不受领导赏识，每天都不开心的人。

商场冤种更是不可理喻，例如他们用5000元购买别人只需3000元，甚至更低价位就可以购得的商品。

有冤就有屈，有屈就有怨，如果这个人看谁都不舒服，怨气冲天，气不打一处来，不分是非曲直，负能量爆棚，就是怨种，也叫“大怨种”。

冤种只在情场、职场和商场上出现，

学习很努力，却得不到好成绩的不算冤种。

窃以为，说某某人是个冤种，并不是说他真的冤，只是他闷闷不乐，好像受到了冤屈。真正受冤屈的并不这样说，而是说他冤出紫泡来了。紫泡是那种皮肉被撞击形成的淤青，是淤血呈现的斑块儿。冤出紫泡来，很形象，冤的程度，超过了窦娥。

我相信，冤种很快就会从辽宁方言的小家碧玉成为普通话里炙手可热的明星，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

同时，很多并不东北的网络语言也在被东北人追捧。比如这两年网上出现的刑小鬼发明的一系列句子：“我看刑，很可铐，日子越来越有判头了。”“真是牢有

所养，牢有所依，可狱不可囚啊！” “墓前良好，全村吃席。”

在文明的进化中，语言的进化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瞬息万变，表现得极为突出。丰富的思想、丰富的社会形态，带动了语言的丰富性。网络让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得以迅速传播，被更多的人接受。曾经的方言，正以更快的速度变成普通话。

说到这里，我要重新回到冤种这个话题：开心点儿，别像个大冤种似的，好吗？

所养，牢有所依，可狱不可囚啊！” “墓前良好，全村吃席。”

在文明的进化中，语言的进化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瞬息万变，表现得极为突出。丰富的思想、丰富的社会形态，带动了语言的丰富性。网络让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得以迅速传播，被更多的人接受。曾经的方言，正以更快的速度变成普通话。

说到这里，我要重新回到冤种这个话题：开心点儿，别像个大冤种似的，好吗？

没有准头儿的山炮

“你个山炮！”这可能是某个东北爷们儿和你打个招呼，如果他哈哈大笑，轻轻怼你一拳的话。如果他大拉乎吃、急哧白脸，指着你的鼻子说，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个人管别人叫山炮，听起来就有点匪气。毕竟，山炮这句土话是从土匪窝里传出来的，虽然他不是土匪内部使用的黑话。

旧中国有几个地区盛产土匪，东北是其中之一。东北的土匪叫胡子或者红胡子。我们译介北欧维京海盗时，就用胡子这一称谓。一伙儿土匪或一个土匪窝叫绦子，绦子内部的组织有四梁八柱，说白了

就是组织架构。有没有四梁八柱，关键看规模。

东北原本的居民在清世祖入关以后，被大量带往京城。早期河北、河南、天津、山东等地闯关东的，山西一带做买卖的，成为东北汉族居民的基础。沙俄修铁路修港口，日本人占辽东，张大帅崛起，伪满洲国建立，九一八事变，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王旗变换，还有那些活不下去的流民，都会时时刻刻演变成匪。

辽沈战役时期，东北有土匪17万。黑龙江最大的土匪叫刘山东，锦州的土匪头子是姜鹏飞，挂靠国民党军队混成第六旅旅长。黑山一带的土匪是李魁武。延吉的土匪头子绰号野马，还有绰号座山雕的张乐山、绰号许大马棒的许福、绰号张黑子的张雨新。吉林土匪头子谢文东曾经当过

抗联军长，吉林公主岭一带的土匪头子叫宗厚，他们俩与孙荣久、李华堂并称为“北满四大旗杆”。当然，最牛的还是修成了正果的张作霖。辽宁海城还出了位绰号“老北风”的土匪头子张海天。这些土匪有的得到了日本人的扶持，有的拿到了蒋介石政府的委任状，有些是抗联的叛徒。

绰号座山雕的张乐山和绰号许大马棒的许福，原本不是什么狠角色。因为《智取威虎山》扬名立万。

土匪的装备参差不齐。大炮就算重武器了。那些退役淘汰的土炮、二手枪炮，质量欠佳，有枪没栓，有炮没弹，瘸驴对破磨，并不完备。而且土匪也没有打炮的经验，根本就没有准头。

这些看着威武，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炮被统称为山炮，山炮成为土匪相互取笑的对象。谁要是没把事情办明白，顾头不顾腚，提了蒜挂，秃露反帐，想法落伍，衣着过时，都被称为山炮。

山炮是落伍的人，有点对人的侮辱。如果用时髦的话说就是OUT（过时）了。

土匪有土匪的话，是暗语，或者叫黑话，或者是切口，起源于唐朝，原本是生意中的隐语，因非法贸易逐渐发展，后演变为土匪专属语言。

如果在学术界就叫术语，不算东北话。但东北的土匪太多，分布太广，造成他们的黑话也能被老百姓猜出几分。最出名的就是《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这里只介绍几句：盘儿靛条儿顺叶子活，说的的是一个姑娘脸蛋儿长得好、身材苗条，而且有钱。这是土匪绑票时的用语，传到民间，被广泛接纳，现已成为绝大部分人都能懂得的语言。

嘚瑟是土匪的黑话，意思是来劲、叫板。筛糠的意思是哆嗦。好嚼果儿的意思是好吃的东西。直到今天，东北小孩儿还会问大人：“你今天给我带什么好嚼果儿没有？”那个小孩儿已经戴着红领巾，学习进步，跟土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土匪黑话进入人们的正常生活，是旧时匪患频繁留下来的一种文化痕迹。

有些黑话有迹可循，比如“报个蔓”，也叫“报报迎头”，就是报姓氏的意思。相当于现在说的“您贵姓”。

比如，姓刘的就说“顺水蔓”，说的是流水的流；姓石的就说“山根蔓”，山脚下一定是石头；姓王就说“虎头蔓”，东北虎头顶上的花纹就是王字。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无迹可寻，对于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土匪来讲，想入这一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报蔓也叫报号；没人问，自己主动说，并要求对方报蔓就是叫号，带有明显的点名挑战的意思。现在，人们管叫号叫叫板，叫板和土匪黑话没关系，借用的是戏剧术语。

东北黑话里还有一句极为常用的“罩子放亮点儿”，即看仔细点，擦亮眼睛。罩子指“眼睛”。

土匪的语言形象生动活泼，很值得研究。嘚瑟，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嘚嘚嗖嗖，特别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筛糠极其形象。报个蔓，其中的蔓字用得极好，蜿蜒曲折，但它是根系，用它代指姓氏，形象生动。

如今，山炮借助网络，鸟枪换炮，咸鱼翻身，含义已经变得接近“达人”。这是当年东北的土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土匪的语言形象生动活泼，很值得研究。嘚瑟，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嘚嘚嗖嗖，特别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筛糠极其形象。报个蔓，其中的蔓字用得极好，蜿蜒曲折，但它是根系，用它代指姓氏，形象生动。

如今，山炮借助网络，鸟枪换炮，咸鱼翻身，含义已经变得接近“达人”。这是当年东北的土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被玩儿以及被玩儿死的

玩儿你不是目的，玩儿死你才是目的。当一个小生命，被某些调皮的东北孩子喜欢上了，想拿它玩儿了，它就惨了。这些东北小孩儿可没打算宠着谁，实力也不允许。他们说玩儿，结果就是玩死它。

东北人管麻雀叫家雀(qiǎo)儿，也叫家贼。麻雀住在屋檐下，偷吃粮食，所以叫老家贼。比如“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日防夜防，家贼难防”，都是一种敌对的看法。当有一天把麻雀列为“四害”时，灭它就变得理所当然。我小的时候，父亲教很多长我七八岁的孩子们画画。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就会给我打一些雀。送给我最多的就是老家贼，但最难养的也是它。在我的经验里，越是漂亮

的鸟，越容易驯养。只有这种灰了吧唧、极度平凡的麻雀，气性才大，性格才倔，无自由，毋宁死。它们就这样以死抗争，前仆后继，绝不妥协。

还有一种和老家贼非常相似的铁爪鸫，我们叫铁雀。铁爪鸫是冬候鸟，每年深秋或入冬的时候迁来东北，第二年开春前就走了。它们被抓并不是为了打着玩，而是要炸着吃，是最好的下酒菜（但现在已经“三有”保护动物，不能捕来食用了）。

东北人把蝼蛄叫做拉拉蛄、地拉蛄。我小的时候，城里路灯下特别多，具有强烈的趋光性。拉拉蛄喜欢吃农作物嫩茎，被列为害虫。它的前足像龙虾的螯足，很有力量。挖掘机就是仿造它的前足制造的。它是一个全能选手，能飞行，能爬

行，能游泳，能挖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它是蟋蟀总科成员，会鸣叫。它的叫声连绵不断，是天籁的组成部分。“听见拉拉蛄叫唤，还不敢种地啦？”意思是听到一点闲言碎语，就不敢做事了。

蝼蛄与蚂蚁并称蝼蚁，比喻力量弱小、无足轻重的人，如“蝼蚁尚且偷生”。谚语“当地蝼蛄当地拱”，指蝼蛄虽然善于拱土，但只在它生长的地方拱，比喻作案的坏人总离不开本乡本土。

有人说蝼蛄不被人待见，但人们会喜欢蚯蚓。这是一件扯淡的事儿。我小的时候，家长让我们去抓蝼蛄和蚯蚓，用来喂鸡。据说鸡吃了蝼蛄和蚯蚓这两种超有营养的东西会下双黄蛋，从这一点看，蝼蛄和蚯蚓的下场是一样的。据说它现已成为东北烧烤的一个明星。在最饥饿的年代，

我们的手都没有伸向拉拉蛄，而今天的人们是怎么了？拉拉蛄是一种很卑微的生命，哪怕它叫，也不被人理会。

东北人把蝙蝠叫燕别故。而且，东北人相信，老鼠吃盐吃多了之后就能变成燕别故。有“燕别故，燕别故，一吃就别故”的俗语，意思是蝙蝠不能吃，吃完会死人。中国几次疫情都把蝙蝠视为源头，说明“一吃就别故”是有依据的。“别故”是“死”的蔑称，表现出面对死亡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向天空抛鞋子，蝙蝠会飞速钻到鞋子里。把鞋子抛得越高，逮到蝙蝠的机率就越大。我们会用剪刀剪开它的翅，有时会剪它的耳朵。它的长相狰狞而邪恶，出人意料。我们肯定没有吃过它。

有两种鸟，我们是不碰的。一是起

秋，也叫喜鹊；二是老鸱，就是乌鸦。说别的都是扯，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说这两种鸟的肉不好吃。

乌鸦被满族人视为神，有“乌鸦救祖”的传说，萨满教也对它很认可。东北的渔猎民族进山打猎，要“扬肉洒酒，以祭乌鸦”。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都设有“索伦杆”——喂养和保护乌鸦。这可能是乌鸦在人类社会获得的最高礼遇之一。直到今天，冬季的沈阳，还有数不尽的乌鸦，栖息在最繁华的都市街区。我老家锦州，八景中的第一景就是“古塔昏鸦”，可见乌鸦之多。

满族人把它当成是吉祥的象征，汉族人则把它当成是灾难的象征。总之，它具有符号的意义。这种被赋予的意义世代相传，让它们躲过了人的猎杀。而且灾难和

丧气，远比喜庆更有震慑力。超乎寻常的诋毁，恰恰是对老鸱的最好保护。

相比于蝴蝶，蛾子腹大腰圆，通体布满粉末，翅膀振动，会发出扑棱扑棱的声音，因此叫扑棱蛾子。扑棱的本意是能折腾，动作大。扑棱蛾子在飞行的时候，翅膀会掉粉。

扑棱蛾子“飞蛾扑火”，具有趋光性。飞蛾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当亲人离世时，飞蛾经常在晚上在哀悼室里飞翔，被认为是死者的灵魂变成了飞蛾，回来看望家人。

钱串子并不是一个好玩儿的昆虫，但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可玩，也只能委屈一下钱串子了。钱串子的本名叫蚰蜒，能以极快的速度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游走。有人

说，如果你踩死一只钱串子，就会有成群的钱串子进来。但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

老辈人不让我们打钱串子，因为它是财运的代表。如果它转眼不见了，说明财运溜走了；如果它跟你对视，迟迟不肯离去，说明财运来了；如果它爬到了某个人的身上，则表示横财加身。

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人，外号就叫钱串子。“他的钱只许进不许出，大家都叫他钱串子。”“钱串子脑袋，见缝就钻。”“身穿幸福金袍子，头戴智慧银帽子，佩戴快乐珍珠链子，腰系福气丝绸子，脚踩好运棉袜子，咋看你都像一个钱串子。”

蚂蛉也就是蜻蜓，是孩子们的最爱。

抓蜻蜓要先做一个拍子，一个高粱秆做长柄，两根高粱箴子做拍子的龙骨，拍子上粘上一层层的蜘蛛网，而后用它粘蜻蜓。也可以先逮到一只雌蜻蜓，用线把它绑起来，让它在前面飞，勾引后面的雄蜻蜓，在雄蜻蜓过来和它交尾的时候，再用抄网将它扣住。

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掌握了诱捕的技巧。利用爱情，或者说利用性欲，进行抓捕。雄蜻蜓以为自己跌入了情网，其实只是撞上了一张要命的蜘蛛网。

我们管壁虎叫马蛇子，经常出现在墙角，灰白带有花花，灰头土脸，其貌不扬，没有可能成为宠物。据说马蛇子是卵生的，但没有见过它的卵。壁虎既不偷吃人类的食物，又为人消灭害虫，却蒙受不白之冤，被列为“五毒”之一，看来也是

个天生的大冤种。孩子们之所以把马蛇子列为玩物，就是因为它有断尾再生的求生避险功能。

壁虎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这条被断掉的尾巴会在地上不停地扭动、弹跳，以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它可以借机逃生。壁虎的在断尾后，还会长出一条新的尾巴。就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我们才不断地找它，切它的尾巴。它自救的本能，最终成了被玩儿死的理由。

个天生的大冤种。孩子们之所以把马蛇子列为玩物，就是因为它有断尾再生的求生避险功能。

壁虎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这条被断掉的尾巴会在地面上不停地扭动、弹跳，以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它可以借机逃生。壁虎的在断尾后，还会长出一条新的尾巴。就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我们才不断地找它，切它的尾巴。它自救的本能，最终成了被玩儿死的理由。

万物皆可“整”

东北人说话，如果只选用一个动词，那一定就是“整”。“整”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那么生动活泼，都那么恰如其分，只要能熟练应用这个“整”，东北话的纯劲儿就够了。东北话说来说去，说的就是一个“整”。

“整”是个动词，同“搞”，用途极广泛：整人、整事、咋整、没整、整明白、整不明白、整迷糊了、整点饭、整点花的、整点喝的。在东北喝酒，必须能整才行，先整白的，然后整色(sǎi)的，最后整啤的。

东北人说话喜欢说整，万物皆可整；其实说弄也可以，万物皆可弄；说扯也

行，万物皆可扯。别瞎整、别瞎弄和别瞎扯是一个意思。你弄什么呢、你整什么呢、你扯什么呢，意思也是一样的。丰富的汉语语言，到了东北，合并了同类项，都变成一样了。这不是一种幽默？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想为这样一组动词再找几个同伴，可以先选择搞。搞什么、扯什么、弄什么、整什么也是一样的。

“今天整（吃）点啥？”

“下啥馆子，就在家里整得了！”

“在家里整多磨叽呀。”

“在家里整实惠啊！”

“亲爱的，我想给你整个世界。”

“那你整吧！”

“咋整的，咋还能把车整坏了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整了半天，没整明白。”

东北人和南方人在火车上相识，到了哈尔滨。东北人请南方人吃饭，点了一桌子菜。东北人说：“整！”南方人问：“什么叫‘整’啊？”东北人说：“‘整’就是吃呀。”结果，南方人喝多了，刚进卫生间就吐了一地。东北人随口又说：“这可咋整？”南方人一听，这也能整？哗……又吐了一地。

万事都能整，万事也能装。装傻、装嘚儿、装蒜、装大瓣儿蒜（装腔作势）、装灯、装相、装熊、装孙子、装大尾巴狼。比如“癞蛤蟆屁股插鸡毛掸子——装大尾巴狼”。装啥呢？真能装。

在万事万物能整能装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替代词：万物皆可盘。甭管什么东西，盘就对了！盘来自于文玩界，原本是玩核桃，后来见什么盘什么，意为玩它、 撸 它、逗它、修理它、拿它开心。竟然有女孩子张罗去公园盘老大爷。这是个新词儿，值得盘一盘。

在万事万物能整能装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替代词：万物皆可盘。甭管什么东西，盘就对了！盘来自于文玩界，原本是玩核桃，后来见什么盘什么，意为玩它、撸它、逗它、修理它、拿它开心。竟然有女孩子张罗去公园盘老大爷。这是个新词儿，值得盘一盘。

神秘莫测的度量衡

东北人对数字很敬重，“识数”的人被认为是懂规矩的内行人。他们说“那个人很识数”，是赞许一个人识大体、知进退。

大么母是东北人账册基本计量单位。有了这个计量单位，一切收支、增减、借贷、损益、盈亏，都会变得无比淡然。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度量衡越来越统一、越来越精确；会计准则越来越普及、越来越规范化。在这个时候，东北人成为逆行者，发明了一个“大么母”，这个发明对人类的健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能采用大么母记账法，社会将变得非常和谐。

大么母的写法很多，有大约母、大腰母、大约么、大腰么，当然，为了准确地表达，还应该加一个儿化音：大么母儿。

大么母在多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比如“老鼻子”。我费了老鼻子劲儿，也没有查出来老鼻子的词源，或是我能够接受的来源。网上说的多不着边际，我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所以然，那就别再追根溯源，直接说它现在的含义。

老鼻子用东北话的解释是贼多、贼拉多、嘎嘎多、老多了、成多了、嗷嗷多、海了去了。用古汉语来表达就是应有尽有、浩瀚无边；佛家叫恒河沙数，道家叫不可胜计；从数学角度看，说的是无穷大。

一屁股饥荒，这饥荒的数量是多少？没有人能准确地测算出来。但如果你伺候过月科里的小孩子，或者伺候过卧床不起的老人，也许就能感知到一屁股饥荒是什么样子：到处都是，磨磨叽叽，根本就清理不出来。那些对上市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人，一定能更深切地理解一屁股饥荒是啥。那是谁见着都头大、剪不断理还乱、破裤子缠腿的债。

一脑门子，作为计量单位，主要计量的是汗和官司。一脑门子汗、一脑门子官司，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并发症。每个人汗腺位置不一样，有些人脑门上不怎么出汗，那可能就是一裤兜子汗。一裤兜子汗是很多汗，而且都是冷汗。从量上看，一脑门子汗和一裤兜子汗是等价的。

在东北，整个浪儿，也叫户笼个儿，也可以写成囫圇个儿，指的是全部、整体。全部一样，叫作一水儿。

一筷子头子，筷子夹一下的量，甚至是筷子头蘸一下的量，多形容饭量小。“那孩子老不爱正经八百地吃饭了，上桌就整那么一筷子头子，完了就跑。回来饿得狼娃的，到处翻小食品。”

眼瞅着，形容时间很短，与之相似的词是一溜烟儿。当然还有屁大个工夫、撒泡尿工夫。

“眼瞅着他起朱楼，眼瞅着他宴宾客，眼瞅着他楼塌了。”虽然很快，也总得十年二十年吧。“这孩子眼瞅着长。”虽然很快，也总得一两年吧。一溜烟儿就快多了。“那孩子一溜烟儿就没影

儿了。”可以说是眨眼之间，佛家说一刹那。

不远匣儿、不远狭儿，也可以写作不远罅儿，如果要确定正字正音，很可能是不远遐儿。这个词原本应该是不远遐迩，古色古香，老百姓不明就里，依样画葫芦，遐迩连读，加了个儿化音。与之相近的还有跟前(qiǎn)儿。

一脚油是近年汽车普及以后才形成的距离单位。一脚油有多远？没有人知道。从数学上说，一脚油的最大值与油箱的容积成正比，与百公里耗油成反比。这里面不应该有红绿灯，如果有，就忽略掉。

我从沈阳到本溪看房子。搞销售的人就跟我讲，房子离沈阳很近，也就是一脚油的事儿。我们的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如果他的逻辑是真，一脚油恐怕得几十公里。当然，一脚油也可能是十里八里。我想，从沈阳去长春就不应该叫一脚油，虽然它们不远匣儿。因为高速公路上有两个省级的收费站，是必须要踩刹车停下来的。再敢踩油门，那就是猪头肉不叫猪头肉——熟食（收拾），等着挨收拾吧。

一胯子远儿是说长度。胯是胶辽话，意为不长、不大点儿、不费力就能走到的距离，比如百八十米或三五百米。每个人对一胯子远儿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人甚至把三五公里甚至更长的距离，都视为一胯子远儿。

一骨碌香肠，作为讲长度的词，也叫一咕噜、一截股，应小于半根。人们习惯的说法是一根香肠、半根香肠、一骨碌香肠。没有说两骨碌三骨碌的，骨碌与骨碌

之间，没有加法和乘法关系。骨碌是典型的大么母量词。

一骨碌也可描述道路的长度。“我送你一骨碌吧”说的是“我再陪你往前走一段路”。有时候会产生歧义。比如一个年轻的男士和一个年轻的女士说“我送你一骨碌吧”，会被当成荤笑话。

一提溜鸡蛋、一提溜啤酒中的提溜是个相对准确的量词，基本上相当于半打，当然，也有指五个四个的。这个量词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使用不会有任何异议，因为无论一提溜是五个鸡蛋还是六个鸡蛋，在现场不用说明都能看得清。

东北人说钱，喜欢用万八千的、千儿八百的、百八的，一般是说月收入，也是一个虚数。我同学退休，退休金不足2400

元，折算到每天不好意思说“百八的”，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百儿七的”，说自己哪天还不赚个百儿七的。

一碇(kèn)子、一掣儿、一沓儿、一捆儿，纸币计量单位，数量不精确。其中，一碇子表示很多，有明显的强调和感情色彩。“拿了一碇子钱”，说的时候要瞪大眼睛，表现出很惊讶、很羡慕、没见过大世面的样子。

东北人挣钱，还有一种特殊的表达，可能不归入大么母序列，但感情色彩非常浓厚，也值得一说：东北人的钱挣得五花八门，有挣个屁的，有挣个鸟儿的，有挣个六儿的，还有挣个妹的，挣个鬼的，挣个球的。这可能跟各地方各单位的结算方式不同，也许还有别的不同。根本就猜不透。

东北人说的大幺母模糊而不混沌，是模糊数学的高度概括。东北人的模糊性是骨子里的，是沉浸在基因中的，既有古老的承继，也会继续遗传下去。

东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神秘的大幺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铁路网和大工业是从东北开始的，产业工人远比其他地方多，俄、日都对这里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应该对数字保持高度的敏感和严谨，但却恰恰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闯入东北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流民，不具备进行精准计算的能力。也许是那里地广人稀，物产富饶，不在乎那仨瓜俩枣。

东北人说的大幺母模糊而不混沌，是模糊数学的高度概括。东北人的模糊性是骨子里的，是沉浸在基因中的，既有古老的承继，也会继续遗传下去。

东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神秘的大幺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铁路网和大工业是从东北开始的，产业工人远比其他地方多，俄、日都对这里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应该对数字保持高度的敏感和严谨，但却恰恰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闯入东北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流民，不具备进行精准计算的能力。也许是那里地广人稀，物产富饶，不在乎那仨瓜俩枣。

和二愣子一起去上学

二愣子从上学那天就开始发愣，像手机从来没信号，电脑一直在死机。

“学校”要读成洧校(xiáoxiào)， “学生”要读洧生(xiáosheng)， “学问”要说成洧问(xiáowèn).....学生上学校做学问，要读作“洧生上洧校做洧问”。二愣子的舌头捋不直，就算拿电熨斗熨烫也弄不平，在嘴里别别愣愣的，不听使唤。

“当学生的，上学败（别）磨磨叽叽的，去晚了可碜死了，麻溜儿的吧！”这是二愣子家人每天早晨对他的第一句问候。

二愣子上学没几天，就学会了一首儿

歌。学儿歌是他上学唯一的乐趣：“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水碗，一捅一个眼儿。三年级的吃饱了饭，四年级的饿死了算。五年级的发了火，六年级的全滚蛋！”

最愁的是这孩子算数学不好。一个人手里捂个蚰蚰儿，锅里馏个馒头，看到树上骑个猴，水缸里拔个西瓜，揪把胡萝卜，拾捆柴火。整个浪地拢到一块，统共多少个？小兔崽子竟然掰着手指头写 $5 + 6 + 7 + 8 + 9 + 10 = 45$ 。其实标准答案是一个蚰蚰加上一个馒头，再加上一个西瓜、一根胡萝卜、一捆柴火，统共等于五。因为骑在树上的猴不能算。

这小兔崽子，一天天地，不知道想啥，老师念题也不往心里去。人要是没正形，连头痛都是偏的。

东北学生在课堂上吵吵闹闹，吵到急哧白脸，旁边人烦得不行，就会说：“你们俩找削啊？！”东北人硌硬溜须拍马的马屁精，恨不得谁家的驴驹蹶子踢死他。

二愣子上课无精打采，上眼皮打下眼皮，困得不行。他的同学酱块子、土豆子、狗剩子、三驴子、鞋拔子、山炮、老蔫儿、棒槌、瘪子、狐狸精，也都这副德行，充分证明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嗖”的一声，黑板擦飞过来。老师暴怒：“你看看你！上课风都能吹倒，下课狗都撵不着。”这一嗓子，吼得二愣子睡意全无，觉得上课睡觉不是自己的错，老师讲课有催眠作用！

老师气急败坏：“翻翻黄历，今天是不是不宜上课？”她说：“我一直以为当

老师是卖智力的，今天才知道，原来是卖体力的。”二愣子就觉得，如果真翻黄历，估摸着哪天都不宜上课。当老师的根本不好好翻黄历。

课堂乱哄哄的。老师说：“好家伙！房盖都要掀起来了，养鸡场都比你们安静。谁说你们没有毅力？长期坚持上课说话，还说没毅力？”她环视了一下教室，祭出撒手锏：“把昨天布置的作业拿出来！你们肯定没好好做，我对你们的懒惰相当有信心。”

老师说她连续上了四节课，很累。二愣子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已经上了一天课了。他发现：世上有两种东西会扒玻璃窗户，一个是壁虎，一个是班主任。

二愣子对班主任老师三分恐惧，七分

崇拜。老师右手食指功夫了得，不输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一阳指，精微奥妙的“弹指神通”或“葵花点穴手”，手指头闪电般落在二愣子脑门上，让他七星高照、脑洞大开；也让他哑口无言、肝脑涂地。他想拜师学艺，但师是不用拜的，因为班主任原本就是他的老师。

和班主任的食指敲击相比，弹钢琴的手显得太笨拙了，架子鼓抡大锤显得太柔弱了，鞋匠钉秋皮钉又太缺少准头了。老师的指法臻于化境。

二愣子师出名门，被这样的老师点化了几十年。手上的功夫是零，但记忆却莫名其妙地深刻。他所有的噩梦都是一个内容：班主任让他去办公室！

二愣子的学习从来就没好过。他认

为，这和他的班主任有关系，班主任的食指，给他的脑袋敲散黄了，敲成了一锅浆子。

试卷点评的时间是老师骂人的时间。

“这种题目，给个大饼子，狗都会做，你居然不会！你脑袋是一维的啊？”

“知不道自己考几分？心里没个数吗？”

老师骂学生，是个玄学问题，都是先从好学生骂。那些蹦精蹦灵的老师心目中的红人首先躺枪。二愣子他们班有一个大奔儿楼头，搁到现在，一定取名寿星佬儿，学习老好了。这回考了90分，也被老师骂了。

“大奔儿楼头，瞅我嘎哈？上学期全

学年考第一，这回在咱班里考第三，坐着滑梯往下出溜，得劲儿啦？下课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说的大奔儿楼头鼻大眼小、愣的乎地、眼泪吧喳。

后面有几个驴马蛋子在睡觉。老师咆哮着：“你们修仙来啦？赶紧把自己的擦屁股纸拿走。”

让二愣子感到惊讶的是，土豆子考了83分，竟然也被骂了一顿。说他嘚了吧嗖、吊儿郎当，那脑子都不如水表，水表还知道转呢，他那脑袋就不转个儿。

鞋拔子点背，考了59。老师就说：“这心得有多大，洗脸盆子都装不下。”她还说：“人有脸，树有皮，没皮没脸，天下无敌。”鞋拔子，心里就在想自己到底是脸大还是没脸？是脸大好，还

是没脸好？怎么可能又大又没有呢？

鸽子蛋的绰号源于脑袋比别人小三号。这一次他正常发挥，考分不到40。二愣子觉得，他客观地告诉大家，成绩和脑容量成正比。

老师很感慨：“你不是有个舅舅搞工程吗？跟他推沙子去吧。早晚的事儿，就别在这儿兜圈子了。”

二愣子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老师真是字字珠玑，一句顶一万句。

对于学生来讲，如何避免在老师骂你的时候被逗笑，然后又挨一顿骂，绝对是基本功。老师根本不屑骂脏字，只需一段精准的描述、生动的比喻，加上些大碴子味的金句，就像AK-47扫过天灵盖，让二

愣子两眼发黑，头皮发麻，脑瓜子嗡嗡的。

愣子两眼发黑，头皮发麻，脑瓜子嗡嗡的。

二丫和翠花的语文课

操着一口东北话的中小学老师，如果脾气再有点暴躁，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人生初始的灾难。二丫和翠花的语文老师，就是二丫和翠花的灾难。

二丫的爷爷当过小队会计，是可以和小学校长平起平坐的“高知”。二丫小的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爷爷教的。爷爷指着西红柿卡片，对二丫说：“跟爷爷学，这是洋柿子！”爷爷又指着小鸟的卡片说：“跟爷爷念，这是家巧（雀）儿！”爷爷又指着蜻蜓卡片说：“这是大蚂蚱！”爷爷指着香皂的卡片对二丫说：“这是胰子！”爷爷又指着毛毛虫说：“这是洋刺(lá)子！”

等到二丫上学了，老师才告诉她：“什么洋刺子？这是花蝴蝶儿小时晚儿。再长一长，它就要变成蝴蝶儿了。”

二丫就跟翠花说：“要是洋刺子长一长就能变成蝴蝶儿，我们再长一长，是不是也能变呢？”

我念书的时候，老师用普通话上课，抽冷着弄句东北方言，纯属顺嘴秃噜出来的。在东北，即便是语文老师也很难分辨东北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搞不清楚哪儿岔劈了。因为他们的老师也是东北人，老师的老师还是东北人。东北人听东北人说普通话，老好了，打的都是最高分。他们把方言当普通话，理直气壮，慷慨陈词。

半个世纪过去了，地方方言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披挂上阵，登堂入室

了。

没有谁比语文老师讲东北话更顺溜、更沙楞啦，听着就是那么解渴。老师对外人总是说：“我这班学生，别看他们平时都蔫不登的，嘚瑟起来也是没治了，整点啥麻溜着呢。如果写字也都能立正(zhēng)儿的，别都魂儿画的，那就贼毙了。”

但要是没有别人，他可不这样夸学生，整天急哧白脸地骂。他教拼音，拼“棉”，是这样教的：摸一衣一吮～“棉”，niáohua的“棉”。整到最后，二丫和翠花都不知道到底是棉花还是niáohua，查字典都不好使。《新华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读niáo的字。

老师在讲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普希金这小子说的意思就是，假如生活撂倒了你，或者是生活忽悠了你。败（别）闹挺，败叽歪。要么扑撸扑撸身子，自个儿麻溜起来。要么就躺那嘎达败起来，一直朝前顾涌（扭动身体爬行）爱咋咋地。瞅着吧！乐呵的时候指定得过来。咱们的心啊瞅着往后，这会总是让人憋屈。啥啥都是一会工夫，出溜一下都得没了。那没了的呀，早晚得变得招人稀罕了。”

二丫写了篇作文，被老师一顿臭批。二丫在作文中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老师说：你说得不对，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二丫在作文中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老师说你说得不对，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二丫在作文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
老师说你这纯属瞎扯，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

二丫在作文中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老师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二丫在作文中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老师说，你可真是个死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

二丫蒙了。

在作文课上，老师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翠花举手发言：俗话说，先下手

为强，后下手遭殃！

老师说：礼轻情谊重。翠花说：上次你不是告诉我们礼多人不怪吗？

老师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翠花又举手说：老师刚刚教我们靠人不如靠己呀！

老师又给大家布置作文，说：人要有伟大理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可翠花又说：老师，您说得不对，爬得高，摔得重！

忍无可忍，不能再忍。

老师把二丫和翠花叫起来，咆哮着说：“不要把我对你们的容忍，当成你们不要脸的资本。我只想骂人，但不想骂你们俩！”而且还特别叮嘱翠花：“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三年之内，别搞对象。你看你长的那样，除了丑，没啥强项。”

老师用一根食指点着翠花的脑门，继续咆哮着：“哎哟，小样儿！有空多吃点鱼吧，看你挺会挑刺的！还敢跟老师抬杠。这么会抬杠，赶明儿个我把你推荐给包工头，工地需要你！”

二丫和翠花的小学就是在这样的语文老师的高压下，顾涌着顾涌着，走出来的。她们经历过暴风骤雨，经历过锤打，再也无所畏惧。

习，天天向上。三年之内，别搞对象。你看你长的那样，除了丑，没啥强项。”

老师用一根食指点着翠花的脑门，继续咆哮着：“哎哟，小样儿！有空多吃点鱼吧，看你挺会挑刺的！还敢跟老师抬杠。这么会抬杠，赶明儿个我把你推荐给包工头，工地需要你！”

二丫和翠花的小学就是在这样的语文老师的高压下，顾涌着顾涌着，走出来的。她们经历过暴风骤雨，经历过锤打，再也无所畏惧。

三叔二大爷

二大爷永远戴着他那顶瓜皮帽。瓜皮帽又称“六合一统”帽，是明太祖倡导六合一统、天下归一、一统山河的装扮。

二大爷的万能嗑儿是“嘎哈”。他给三叔（音“手”）打电话：“你嘎哈呢？”

“我没嘎哈。”

“没嘎哈是嘎哈呢？”

“没嘎哈就没嘎哈啊。”

“你说你没嘎哈，你肯定嘎哈了。”

“我真没嘎哈，要是嘎哈了，嘎哈不

告诉你呀。”

最后一个嘎哈是“为什么”的意思。

最纯的东北话，未必能完整清晰地表达说话人的意思。这种人很多，说话含糊其词，似乎是暗语，不想说明白，似乎又根本说不明白。

二大爷跟三叔说：上那哪儿找那谁把那啥给我摸（qiǔ，意为取）来。我告诉你咋走，你从那哪儿往前，完了往左拐。

三叔说：“你搁哪儿呢？那谁拥顾（因为）那什么找我坐一下，我正在跟那谁干那哈呢，你要到那哪儿了就说一下。对了，你可别跟那谁说呀。”

这种说法，就算是遇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俄罗斯的克格勃、英国军情七处、

以色列的摩萨德，也是滴水不漏。

二大爷和三叔在一起，说话也是枪火，口气不对味儿：“你这话说得有劲，不用上粪。”二大爷的“劲”字后少了个儿化音，很短促，咬着说。

三叔就抢白二大爷：“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就知道忽悠，整天扔山撒海，有预制板都不用砖头子！别老秃噜反仗^①的。有点正经的，没人听你在那儿扯闲白儿。”

二大爷面子挂不住，霍地站起来，冲着他喊：“你什么态度？急哧白脸的。冲我连啷带损^②吡吡嗒嗒^③的。我再咋不济，也是二大爷！”

我到南方的时候，二大爷用三叔的电

话给我发了一段语音，算是对我的叮咛、嘱托和祝福，老真亮儿了：

“咋地啦？听说你上南方啦？拥故啥呀？那地方热的乎的，潮吧啦的，粘咕抓的，屋里捂了吧唧的。咱这看电视都知道啊！南方人说话叽里咕噜的，念咒似的，多噶咕（别扭）啊，谁都听不懂，哪有咱这嘎达好啊。是不是能多挣点钱儿啊？要是能多挣俩，遭点儿罪也值；要是不多挣，扯那犊子干啥？

“老话儿说得好，不是强龙不过江。你小子小时晚儿学（音“崞”）习就贼拉好，我就觉(jiǎo)着你有大出息。结果怎么样？考上大学了，还上省城了，让人羡慕死了。可是呢，咱也一定记住另句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东北人不是囊囊揣。出去败惹是生非，二虎吧唧，毛愣三光，欠

儿欠儿的，败动不动就跟人家支把起来，说话办事，败舞舞喧喧地瞎忽悠，时间长了，招人硌硬。干上活了不能稀里马哈、嘚嘚嗖嗖、急头掰脸的，也不能秃噜反仗、半拉咋叽的。但话说回来，也不能老吭哧瘪肚的，做事要骑了咋嚓、麻溜儿利索儿沙楞儿的。

“赶明儿个你安顿下来，我让你弟投奔你去。打虎三兄弟，上阵父子兵，用谁不是用？给谁开钱都是开，那就给家人多开点。肉烂在锅里，自家兄弟靠得住，你说是不？”

三叔接过电话，也嘱咐我一通，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和大家处好关系：哄朋友开心就做做东，哄老婆开心就做做饭，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

二大爷在一旁插话，没啥事犯不着哄朋友开心，花冤枉钱。

三叔就说别太抠：那种拉臭捡豆吃，尿尿撇油喝的家伙；挤虬子的血都要舔，拍苍蝇的油都要掏的东西；撒尿赶紧回家，拉屎不往外拉的人；那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铜斑鸠，玻璃耗子琉璃猫，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

在世界文艺史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都不及三叔嘴里的老抠儿。东北人的想象能力和语言毒性是人类的边界，是艺术的天花板。

二大爷在一旁插话，没啥事犯不着哄朋友开心，花冤枉钱。

三叔就说别太抠：那种拉臭捡豆吃，尿尿撇油喝的家伙；挤虬子的血都要舔，拍苍蝇的油都要掏的东西；撒尿赶紧回家，拉屎不往外拉的人；那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铜斑鸠，玻璃耗子琉璃猫，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

在世界文艺史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都不及三叔嘴里的老抠儿。东北人的想象能力和语言毒性是人类的边界，是艺术的天花板。

童年的“嘎拉哈”

嘎拉哈，兜里装，姐妹转圈儿围一帮。没啥玩儿的翻线绳，皮筋跳得腿发僵。姑娘搭伙丢手绢，小伙野外打雀忙。光着屁股摸蛤蟆，臭水坑里打漂扬。

东北孩子贼淘，晒得雀黑，每晚回到家小脸都魂儿画儿的，爸妈总会说：成天遥哪瞎跑，瞅你那脸，埋了咕汰的！

渔猎民族的后代，所有的游戏当然得打下渔猎的痕迹。欻嘎拉哈^①，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儿童的重要游戏。没有狩猎和游牧，就没有嘎拉哈，没有欻的客观条件。

欻，这个字出现得很少，欻嘎拉哈就

是把一个口袋抛在空中，在它抛起并降落的过程中，玩游戏的人把嘎拉哈摆成自己想要的形状。时间短，任务重，需要玩家眼疾手快。东北话中有一个音需要它，那就是“欵空儿”，抽时间的意思。“这两天欵个空，给你二大爷拿点儿粘豆包过去。”

相传，“嘎拉哈”和完颜阿骨打四子金兀术有关。当年岳飞抗金，精忠报国，抗的主要就是金兀术的队伍。金兀术和宋朝有亲密的亲缘关系，他是宋徽宗的姑爷、宋钦宗的妹夫。打来打去，结果都打成了亲戚，这才是人间游戏。金兀术少年时进山打猎，获取了四种最凶猛野兽的腿膜骨，传为佳话。嘎拉哈是渔猎民族财富的象征，证明他曾经猎获过很多猎物，也是勇敢的象征。

最好用的嘎拉哈，是孢子的。这一定是猎人打来的。差一点儿的是羊嘎拉哈。猪嘎拉哈、牛嘎拉哈都太大了，不好玩，可能是汉族流民弄的。我玩过的最小的是猫嘎拉哈。我小的时候，孩子们没什么玩具，如果送给孩子几个嘎拉哈，都算是很珍贵的礼物了。

冰车是雪爬犁的儿童化，让人想起鄂伦春的撵鹿人。最基本的结构就是木板、冰刀和冰钎子。即便是老式的冰车，冰刀用钢筋或者角铁，也是东北现代工业发展以后的产物。

单腿冰车，也叫“单腿驴”的，滑行速度快，灵活性超强，是小男孩儿炫技的最爱。

冰尜，亦称“冰陀螺”，是北方孩子

们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玩具。冰尕上端平面，下端尖形，或镶铁珠，玩时用鞭绳缠绕陀螺，猛然用力往上拉，使它在地面上旋转（也可用双手使其旋转），并不断抽打使它持续旋转。若在上端平面涂上颜色或彩纸，旋转时既好看又有趣。

冰尕鞭子可以在小木棍上绑上布条即可。

打冰尕时，需先将鞭绳紧绕在尕上，先将尕放倒，急速抽动鞭子，撒馐会因惯性立起来，此时用鞭子连续抽冰尕数下，使冰尕以高速旋转，保持稳定，如尕的转速慢下来时，只需补上几鞭即可。

冰尕和尕有所不同，冰尕下端尖形，上端平面；尕两端都为尖形。使用时冰尕用鞭子抽打使其快速旋转，而尕则是将其

扔起后用木棍横扫。

小时候玩泥巴，最爱玩的是摔泥呱呱。玩法是把泥巴——必须是黄泥——捏成碗状，给对手看看有没有漏洞，对方认可没有漏洞之后，把泥碗用力摔在地上，摔得越响炸出的洞越大，对手拿自己的泥巴捏成片把漏洞补上。这样就产生了输赢。我呢，总是输，而黄泥却不好找，好在我家房子就是黄泥加洋草垒起来的，输了就去抠点。如果不是后来被家里人发现挨了一顿打，我估计现在就能给孩子们讲“我小时候玩泥巴输了一座房子”的故事了。

冰溜子，如同冰制的钟乳石。在东北，我们小时候就喜欢玩房檐下的冰溜子，掰下来一根儿就如同一把宝剑，玩累了还得舔一口解解渴。

如果孩子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什么玩具都没有，还可以去打跔溜滑：通过一段助跑，在光滑的冰面上站立，利用惯性滑行。这个没有任何工具的游戏，吸引力超大，是围观人数最多的游戏。我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操场旁边就有打跔溜滑的冰面，应该是学校特意浇的。它应该是一切冰雪运动的鼻祖。

弹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一般由弓架、皮筋、皮兜三部分组成，一般用树木的枝丫制作，呈“丫”字形，上两头系上皮筋，皮筋中段系上一包裹弹丸的皮块。弹弓的威力取决于皮筋的拉力和皮筋的回弹速度，皮筋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自行车的气门芯，一个是医院用的包括听诊器上的皮筋或压脉带。据说，古代人没有皮筋，做弹弓就要用鹿脊筋丝来代替。这种话说说而已，完全没

见过。

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下夹子打雀。夹子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打雀前至少要做十几个夹子，还要在苞米和高粱秆里找虫子。能打到的鸟各式各样，最最普通的当然就是麻雀，当然也可以打到赤麻鸭。

游戏是对生活的模仿和演习。城里的孩子喜欢玩过家家，上医院打针；山里的孩子喜欢藏猫猫。寻找躲避者和躲避寻找者，是狩猎者获取猎物、躲避危险的技巧。不懂得搜寻，将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不懂得躲避，也就成了野兽的猎物，不用回来了。

藏猫猫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游戏。要找到几个躲藏起来的孩子很不容易。孩子躲藏起来，等待着别人寻找，一直找不到

他，也很难受，而不是沾沾自喜。最后总有人说“我在这儿呢”，或者寻找者说“你们出来吧”。

他，也很难受，而不是沾沾自喜。最后总有人说“我在这儿呢”，或者寻找者说“你们出来吧”。

体己钱和体己嗑

体己的读音是tīxī，关里人读tījī。读音的差异主要是汉族人和满族人的差异。体是长音重音，己是短音轻音。原本的意思是贴身、放在里怀的，引申为贴近、知心；另一个含义是个人的私蓄，也就是私房钱、小金库。说体己话，就是说掏心窝子的话。

人藏钱和松鼠藏松子一样，是天性，是本能，无可厚非。但把钱藏在哪里，考验着人的智慧。放在里怀，放在被服垛底下，是没什么想象力的；放在烟洞里，又是太危险的。

放在里怀的，后来都改为缝到短裤里了。这个习惯，至少延续到银行卡普遍流

行之后，也就是21世纪。也许现在还有，只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获取现金和使用现金的机会少了。

东北的炕头很热乎，坐在上面很舒坦。但如果有人问你私房钱的数量和隐藏的位置，无论多么舒坦，你也未必肯说。这种轻易不与人说的话就是体己话。体己话的内容，十有八九说的是体己钱。

唠体己嗑，说体己钱，都悄么声的，没有欠儿欠儿的，吵吵吧火，武了豪疯的。说体己话之前，一定要判断听众是不是体己人。如果不是，千万不能说。你刚说到你有点儿体己钱，对方就想伸手，让人难看不难看？

有很多人，天真地认为体己话是谈感情的，明显暴露了社会认知的不成熟。有

钱的时候，可以讨论感情；没钱谈感情，是不是要耍流氓啊？

东北人管挣钱叫“搂钱”，就像秋后用筛子搂草、搂树叶，往家里搂。搂这个动词有意思，一是觉得量很大，二是觉得难度很低。挣钱用“搂钱”来形容，说明当初，也许是采人参的时候，也许是冬捕的时候，也许是进城打工的时候，每一个东北人可能都有一段儿挣钱很容易的历史。东北人相信：男人是搂钱的筛，女人是装钱的匣。

既然男人是搂钱的筛，女人是装钱的匣，那么，家里的积累就应该很多。有钱人的生活很难想象，但谁能克制自己不去想象呢？东北把家里有很多积蓄叫“趁钱”。“你可别瞧不上人家二愣子，他可老趁钱了。”

东北人把欠人钱称为“拉饥荒”。拉饥荒这个词特别好，让人想象着遭遇饥荒的日子被无限拉长，啼饥号寒的日子没有终点。“拉一屁股饥荒”，一屁股饥荒是多少饥荒？如此形象的语言只有在我们抽丝剥茧，逐步打开的时候，才能发现它所包含的无奈。

饥荒是怎么拉的？当然是借钱。在东北，借钱也叫“摘钱”。摘钱都是急用，按照东北人的逻辑，救急不救贫。救急是因为他能还得起，不救贫是因为他还不起。“我想摘几个钱救急。”“你要多少？”

摘完了钱，形成了债务关系，就叫该钱。该钱是欠钱的意思。该钱这个东北话词语，让我骄傲。它在提醒每一个债务人，欠钱是应该还的。该是军中互相戒守

的约言，它要求人守信。当人说该别人钱的时候，他说的是守信，是一定要还这笔钱。这就是该的意义。“人家该咱们的，咱们该人家的……算一算，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

如果出现大额的消费或者不间断的支出，东北人会说得钱儿啦。“他这个病不是小病。得吃进口药，得钱儿了。”

角洋，旧时通用的以角为单位的小银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把一角钱叫洋角。可能的原因是这种钱是苏联人在圣彼得堡印制的。

人类发明了钱的同时，就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藏钱的方式，就有了私房钱，也就是东北人所说的体己钱。“你八大姨可是不愁吃不愁喝，听说她爸走的时候给她

留下不少体己钱儿，有了腰里横，底气就是足。”

体己钱是小钱，且来源不稳定。过去大户人家嫁姑娘，陪嫁的嫁妆里就有一块体己地。体己地是女人出嫁时娘家送给的、约定只有她个人能够享用其收益的土地。相当于现在婚前公证的财产。当年，东北地广人稀，豪门地主的土地很多，把它作为陪嫁的事儿时有发生。过了东北向南，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少了。东北女人的体己地在东北解放以后也没了。

过去是男人当家，女人想办法弄点体己钱；现在是女人当家，男人想办法弄点私房钱。过去女人弄体己钱，琢磨着给娘家拿过去；现在男人弄私房钱，琢磨着凑个麻将局或者买彩票。真正“作奸犯科”，靠攒私房钱的很少。

瞅你咋的？

东北最魔性的对话是：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你再瞅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你这是找削啊！”

“别老吹牛×。”

“你信不信我削你？”

“你削一个试试！”

东北武林，血雨腥风。啤酒瓶子，谁与争锋？

这段对话证明了东北人是理性主义者。首先，他很好奇地问对方：“你瞅啥？”如果他确认对方真的没有瞅他，事不关己，云淡风轻。第二句“瞅你咋的”表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我确实在瞅你。我的问题是，我瞅了你，你想咋的？你能咋的？你敢咋的？第三句“你再瞅一下试试”显得更为理性。因为偶然地瞅一次，并非主观故意，也是可以谅解的。因此，他要确定，通过再瞅一次，才证明对方的主观故意。第四句“试试就试试”表明了说话者坚定的态度，告诉对方自己的立场，而且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软柿子。第五句“你这是找削啊”充满了悲悯和同情，觉得对方如此不懂事理，马上就要挨一顿胖揍，还懵懂无知，必须给他一

个善意的提醒。第六句“别老吹牛×”表达了说话者劝人认清形势，知进退，不要撩嫌，不要惹是生非，不要祸从口出，这次警告是升级版。第七句“你信不信我削你”仍然在征求对方意见，如果对方信了，也许就可以避免挨削；只有不信，才会挨削。第八句“你削一个试试”表明自己的立场，作为强者，我不首先动手。如同一句外交辞令——“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随时可能发生激烈战斗的时候，双方保持密切沟通，避免擦枪走火和误判，反复警告对方不要冲破底线，不要咎由自取，不要玩火自焚，多么彬彬有礼呀。只有在最有礼仪的地方，最有修养的人，才会如此面对对手。这种高深莫测的礼仪文化，除了在东北，很难遇见。

《论语》讲述了一段故事，孔子想到东北去。有人劝他，那里的生活条件太艰苦，群众的文化修养很低，行为很野蛮，根本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孔子就说：“圣人居住的地方，怎么还能说是缺少礼仪和道德修养呢？”（《论语·子罕》）

如此看来，孔子很看好东北那嘎达的人，很欣赏他们的为人和做事风格。

如果在“你瞅啥呢”之后，对方并没有接“瞅你咋的”，而是说了句“你看看你那个×样”，形势将从全武行模式转为斗鸡模式。血肉横飞将变为唾沫星子四溅。从出拳速度的竞争转变为声调高度的竞争，从体育竞技转为文艺汇演。单口的单出头，大段的贯口和独白，对口的一副架，兵来将挡，闪转腾挪，都是戏眼。这

时候，会围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卖单儿（看热闹）。

调高嗓门，集中火力，巧舌如簧，万箭齐发，骂个痛痛快快，就是真正的王者。

有些词是无法穷举的。比如东北人说“井儿嘞呵的”“损色(sǎi)”“吊儿郎当”里面的名词，要给与它们相同和相近意思的词语做一个集合，可能是一个无限集。旧时那些乡村的泼妇，那些街头的无赖，那些被城管追着乱跑的小贩子，那些讨薪无门的农民工，嘴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且还在不断创新。最原始的器官，最原始的骂法，却能花样翻新，其创作的原动力很值得研究。

与之相近的是唧个儿和吊儿郎当。

唧个儿是满语，读lāngger，是跑卵子的别名，意为公猪。猪的睾丸很大，走起来晃晃悠悠，说的是年轻人不安分。“你一天天地跟个唧个儿似的”，意思是你像一只正在发情的公猪，坐立不安。“唧个儿出来吃饭了！”

吊儿郎当和唧个儿表达的内容略有区别。有人认为吊儿郎当应该写作屌儿浪荡，说的是摇晃的睾丸。写起来不雅，文人落笔的时候就变成了吊儿郎当。这些词语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东北最习惯说的那句粗话：“你看看你那个×样。”

说这些词的时候，人要把眼睛眯起来，看着对方，嘴做兜齿状，词要从牙缝里挤出来，而且要比平时的语音语调更低沉，以显示出极度的不屑。

最后一句一定是：“我让你瞅！”它说明了动武者的目的是满足对方喜欢瞅他的好奇心。而且他打的地方十有八九是对方的左眼眶，也就是东北人说的“给他一个眼炮”。打眼炮最容易让人看得清，证明了“我让你瞅”的诺言真实不虚。

舍家撇业闯关东的人，谁缺胆子？

所谓的牛×、虎×、二×，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老祖先对这一块也非常好奇，发明了无数的词，表达着同一个内容。

光练不说傻把式，光说不练假把式。单出头和一副驾的上演时间不会太长，在高潮处一定会出现一句“我让你逼逼扯扯的”，一记老拳冲向对方腮帮子。此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语言上交流交流，拳脚上沟通沟通，再交流交流语言，再沟

通沟通拳脚，直到筋疲力尽，尽兴而去。

一本正经的胡诌八扯！读者可能会这么说。这本身就是东北人说东北话的一大特征。作为一名贼拉纯正的东北人，偶尔露一手，不香吗？

通沟通拳脚，直到筋疲力尽，尽兴而去。

一本正经的胡诌八扯！读者可能会这么说。这本身就是东北人说东北话的一大特征。作为一名贼拉纯正的东北人，偶尔露一手，不香吗？

欠打的杠精和“死将”

“你有病啊？”

“你有药啊？”

“你神经病啊？”

“你能治啊？”

这套对话几乎和“你瞅啥”一样，传得老溜了。社会正在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杠精。

东北不是杠精的原产地，甚至没有悠久的杠精发展史，只是个后起之秀。

有些人就是这样，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感情；你跟他讲感情，他跟你讲人

性；你跟他讲人性，他跟你讲现实；你跟他讲现实，他跟你耍蛮力；你跟他耍蛮力，他又跟你讲道理。

杠精的基本逻辑是：只有自己是
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杠精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不要脸，臭不要脸；只要 撑 不死，就往死里 撑 ；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甩词必须得狠，比喻必须形象，感情必须丰富。” 杠精的杠法是不能总结的。任何总结都意味着肤浅，暴露了自己很二。

“妈，我想要自行车。”

“我看你像自行车。”

“妈，我想要游戏机。”

“你看我像不像游戏机？”

“妈给我买双鞋。”

“我给你买个六儿（啥也不买）。 ”

这套嗑儿，就像紧了发条一样，可以滚动播出，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经过训练的东北人，在跟人发生意见分歧时，绝对能挡得严、接得住、推得出，“移花接木”加“偷换概念”，瞬间把人说蒙。

据各路专家考证，“抬杠”一词来自东北的“抬杠会”。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众人抬着伶牙俐齿的小丑坐的竹杠小轿，在人群里穿梭，围观的人则和那个小丑比赛斗嘴，互相挖苦对骂，乐不可支。这就是“抬杠会”。余生也晚，没有机会

欣赏这独具特色的“抬杠会”。

另有一说，抬杠源于用抬杠运灵柩。抬杠的人坚守岗位，不能“撂肩”，因此就有了“抬死杠”“死抬杠”。抬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停、不能歇，扛得住、顶得起。这个说法还演化出了一句对白：“你别在这儿抬杠！”“抬杠你管得着吗？抬杠比打幡儿挣得多。”

一个并不复杂的现象，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来源，说明抬杠自身的复杂性。其实，我更乐于相信前者。正月十五，一面是秧歌队，一面是“抬杠会”，又热闹又搭配。而且，此时的抬杠，与二人转砸卦有着文化的同源性，只是砸的都是杠上的小丑。抬杠是门嘴上功夫，最高的战必胜、攻必克的抬杠手是杠精。这是一个至高荣誉，大致相当于欧阳锋或东方不败。

有一种说法，当然也来自东北人——东北杠精多的原因在于抬杠比打幡儿挣得多。听着都吓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小孩闹人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关注。杠精抬杠，也就是为了获得关注。和杠精在一起，没理可讲。不仅隔眼，而且隔路。你说东，他说西；你往南，他往北。他们是职业拆台者。专犯各种不服，也专治各种不服，让你横竖咽不下去。

放下“抬杠会”不提，抬杠原本是有自己专业名称的，那就是大名鼎鼎为杠而杠、不杠不爽、一杠到底的“拔犟眼子”。“拔犟眼子”也叫“中发白——死犟（将）”。例如：“别天天闲得没事就拔犟眼子。”有人认为，“拔犟眼子”源于东北人制作大酱，每天要用酱耙子不停

地捣大酱，捣到出气泡，叫“拔酱眼子”。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又没有找到其他的来源，只能为它点赞。

杠精和“拔犟眼子”体现的是人们争强好胜的本性，不关乎明确的利益，未必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是为了争配偶、争食物、争房子、争地。仅仅是为争而争，为战而战。争斗中，鸡飞狗跳，一塌糊涂；到头来，鸡零狗碎，一地鸡毛。

据说，所有的杠精或“拔犟眼子”，老家都是山东偃县犟乡驴村憋死牛屯生人，他们也都是老和尚的木鱼、生了锈的铁砧——欠打。

杠精，或“拔犟眼子”，在抬到筋疲力尽，拔到声嘶力竭之后，总会以“别跟我扯哩个儿楞”结束。那么，“哩个儿

楞”是什么？需要扯一扯。

“哩个儿楞”是象声词，胡琴拉出来的过门儿音。发端于京城，并不是东北方言土语，只是在东北的语义有了一些转变。

满族票友喜欢唱京剧，没有胡琴伴奏，就会用嘴模仿戏曲曲调，胡琴的过门儿，发出“哩个儿楞”的声音，相当于唱谱。“哩个儿楞”在京剧爱好者眼中是动听的词语，是漂亮话，不真诚，说的比唱的好听，可以释为虚情假意、不实在。

“扯哩个儿楞”的意思就是不着调、不靠谱，净弄虚情假意的事。要进一步加强语气，就说“扯什么哩个儿楞”！

东北缺乏京城的高山流水，很少有京

剧票友，只能听一些塞外的下里巴人。“哩个儿楞”传入东北后，东北人又好奇又羡慕又有点儿蒙圈，本意不被理解，就误解为不着边际、不知所云、心不在焉的忽悠语言。“这事儿我懂，别跟我扯这哩个儿楞！”

当京油子沉迷于“哩个儿楞”的时候，东北的土豹子则在不断地回味二人转的“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的花腔曲调。在东北，与“哩个儿楞”相似的词语很多，比如：“旗鼓隆咚呛咚呛”“呛呛起呛起，忒忒伊忒忒”，都是东北大秧歌的锣鼓点子。

当一个人杠而成精、拔而成犟的时候，除了无限坚持，就是要不断地学会扯，扯“哩个儿楞”。

东北粤：你那嘎达雷侯呀

风从南方来。1979年，凤凰影业《画皮》在内地上映，香港影视走进内地人的生活。1982年，中原电影出品的《少林寺》在内地上映，一时万人空巷、风光无限。风气渐开，我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欧美，而是香港。

人们没有想到文化名片的力量。1974年才出现的粤语流行歌曲，迅速被视为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传遍华语世界。1977年，邓丽君《香港之夜》发行，让人如痴如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奇装异服，以及港人的港音港调。

那时交通不便，东北人和广东人很少

见面。大串联时青年人到广州，听不懂广州话，但并不好奇。同样的生活状态下，粤语只是一种方言土语，不被看好。

1983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内地热播，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靡华夏大地。接踵而来的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上海滩》的主题曲《上海滩》.....1984年，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香港粤语歌曲一路领跑，所向披靡。

东北人并不是简单的膜拜者、模仿者，与《香港之夜》对应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知青中流行的《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时代有太多的机缘巧合。录音播放机出现，并在东北——经济发达的老工业基地、拥有最多工薪族的地方得到普及。最时髦的年轻人，穿着港衫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四喇叭的播放机，蹬着自行车在街上狂奔。

“夜幕低垂，红灯绿灯 / 霓虹多耀眼 / 那钟楼轻轻回响 / 迎接好夜晚.....在那美丽夜晚 / 那相爱人儿伴成双 / 他们拍拖 / 手拉手情话说不完。”那一代人，现在转战到了各个公园。

富豪的生活不懂但羡慕，富豪的举手投足不会但膜拜。香港人说的广府话，时髦帅气经典，耐人寻味，东北人咬不动“累海宾豆”，但总可以学着“洒洒水”。东北人模仿粤语凡四十年，形成了最富特色的“塑料粤语”——东北粤。

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工业受到冲击。那时我们没有感觉，以为仅仅是需要一场改革。现在看来，问题远比想象的还要沉重。东北重工业基地，与鲁尔区重工业基地，与英国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与美国五大湖区的底特律、芝加哥和匹兹堡一样，陷入了经济泥潭，艰辛跋涉。不断地下岗分流，让东北人苦中作乐，到处都是低廉的卡拉OK。香港的歌曲柔情似水，情真意切，成了东北人的首选。

唱粤语歌的东北人，可能从来没有用粤语和别人聊过天，唠过嗑。在他们眼里，粤语不是社交语言，而是音乐语言，甚至是用来装大象（装相）的。东北粤是一口大铁锅，放一舀子苞米碴子，倒一瓢高粱花子，扔进一把苣荬菜，再放几块炖豆腐，而后再放一首超级流行的香港歌，四周贴上大饼子，文火慢炖。

香港人遇到东北人同样蒙叉叉。但香港人的好奇心应该没有东北那么重。因为让他蒙叉叉的除了东北话还有西北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语言也让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粤语有俗语“老屋飞入外来雁，鸡同鸭讲眼碌碌”。能够形成这样的俗语，说明广府人一直在受着语言的困扰，至少这种困扰远比东北人的感受要强得多。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香港人说普通话！和东北粤对应的是港普。东北人说粤语是用来调侃的，取笑对方装腔作势、装傻充愣。香港人说普通话则是为了适应和交流。而且普通话不是东北话，不普的普通话“大噶好，我系渣渣辉”，要比东北大碴子更上头。香港人说港普自带喜感。

2015年，一首模仿刘德华粤语口音的

《咱们屯里的人》风靡网络。赵本山的原唱，换成了港音港调，就变成了“窝的老嘎，就住在这个屯，窝系介个屯里土生土长滴银。”

2019年，宝石Gem与陈伟霆的《野狼disco》单曲发行。把粤语歌曲与东北嗑做了完美融合。饱含东北元素的歌词“小皮裙儿，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捂住脑门儿晃动你的胯胯轴，好像有事儿在发愁”夹杂着“嘎哈呢”“哎呀我去”“哎呀妈呀”“老铁”等典型的东北表述。

接受美是人的天性。香港的文化和艺术为内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美感，并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打边炉、拍拖、好彩等港式方言，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各地都能被普遍理解，成为我们脱口而出的词语。

第三章 东北神兽

分布最广的王八犊子

《山海经》记录了很多神兽，那些胆儿大的画家为它做插图，把那些道听途说、充满幻象的形象落到实处，都失败了。相比于东北神兽，《山海经》里的神兽缺乏内涵，只能给个差评。

东北有九大神兽：土豹子、大马猴子、熊瞎子、毛驴子、兔崽子、黄皮子、傻狍子、王八犊子、白眼狼。九个神兽有八个后面带“子”，非常符合汉语名词的构成方式。一个词的后面能加上“子”“儿”“头”，说明它是名词。

九大神兽因为东北话而被赋予独特含义，听起来别有韵味。犊子是小牛，幼小的意思，鳖犊子就是小王八的意思。千万不要认为鳖犊子是恶毒的语言，它可能是爱心的表达。很多农村妇女在谈到他自己儿子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家那个小鳖犊子”，或者是小兔崽子。人们会把那种急性子、暴脾气的人称作猫驴子，把没见过世面的叫土豹子。如果智商、情商出了问题，就是傻狍子。大马猴子和孙猴子一样，是一种完全臆想出来的神奇存在。所谓东北神兽，没有一只是兽，其实都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在东北人的眼里，满街满屯都是兽，神兽。

东北最多的神兽，数量可能比东北人还要多的叫王八犊子。很多人都被骂过王八犊子，有的当面骂，有的背后骂，有的是老妈骂，有的是老婆骂，也有很多是同

事、同学骂。还有有的时候，会在拎起酒瓶子的时候骂。

王八学名鳖，后背的颜色与绿帽子有些相似。如果仅有这一巧合，料它也不会这么悲催。更关键的是，汉代大学问家许慎认为，这种动物只有雌性没有雄性，如果要繁育后代，就只能找蛇。因此，王八成了老婆红杏出墙、生活不幸者的代言人。

犊子和羔子都是小畜。世上不可能存在王八犊子和王八羔子，王八是卵生的，牛羊是胎生的，王八犊子王八羔子肯定比鸭嘴兽更新奇，一旦出现，必将是让上帝尴尬的生物学新成果。无论是牛出墙，羊出墙，还是王八出墙，都生不出王八犊子来。

其实，生物界还真有卵生的哺乳动物——鸭嘴兽。但王八犊子却一直不被国人认可。

王八犊子是用来扯的，“你扯什么王八犊子”“别跟我扯王八犊子”是东北大街小巷上最容易听到的语言。比“鼓捣猫呢（good morning，早上好）”的频率高多了。此外，人们还能听到的就是滚犊子、装犊子、瘪犊子、完犊子、护犊子，我这里暂时将其称为犊子系。

滚犊子简称滚，意思是让人离开。

装犊子简称装，具体装什么，随语言环境变化。可以装大象、装神弄鬼、装狗熊、装孙子、装聋作哑、装疯卖傻，装傻充愣，就是不装人。这是装的底线。

鳖犊子等同于王八犊子，有时他会被某些人写成瘪犊子。这两种犊子究竟有什么区别，我想它们本身都不会计较，我也没必要在这里掰扯。

护犊子是动物的本能，但在语言中却充满了贬义。表示某人对自己犯错误的孩子不批评，不教育，纵容娇惯，如“那个老娘们真护犊子”，不是一句好评价。

完犊子的本意是小牛犊或小羊羔出生不久就死了。用于形容某些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完犊子喽”则是无奈的感叹。

王八羔子出现的频率远远小于王八犊子。它只适合于长辈骂晚辈，很少同辈相称。如果一个老爷子说一个小孩儿是王八羔子、小王八羔子，可能是一种昵称。比如一个老人家说：“我们家那个小王八羔

子学习挺好，老师也很稀罕，现在都整成班长了。”这是一种骄傲，骂得眉开眼笑，并不是一种谩骂，不是生气。

如果一个儿媳妇在背后称呼她的公婆，或者称呼她的领导，一定都是用王八犊子，而不会用王八羔子，它还可以增强一下，称之为老王八犊子。

无论是王八犊子、王八羔子，还是兔崽子，都是骂他妈妈生出了这么一个来路不清、二虎吧唧、四六不懂、五迷三道的家伙。

如果一个南方人到东北去谈判，只要熟练地掌握一句“别跟我扯王八犊子”，就能完成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如果是准备掏钱的买家，东北人只要说价钱问题，就跟他说“别跟我扯王八犊子”，意思是

对方报价不能带水分，必须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他谈产品质量问题，就说“别跟我扯王八犊子”，意思是产品的原材料必须好，不能掺假使诈，工艺必须好，质量必须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他谈工期和交货时间，依然跟他说“别跟我扯王八犊子”，意思是工期和交货时间必须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完成，决不允许拖拖拉拉。如果大家端起酒杯，继续跟他说“别跟我扯王八犊子”，意思就是你要敬酒，他们必须喝；他们要敬酒，你根本不用喝。“别跟我扯王八犊子”，可以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再去弄顿烧烤。

扯王八犊子的精妙之处在于这个“扯”字，它有一种不经意间，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对方成为碎片的巨大破坏力。谁在扯？扯什么？为什么扯？怎么扯？都不确定，任意填充，任

意置换。

意置换。

熊瞎子和狗驼子

东北人喜欢说“看你那熊样”“看你那熊色(sǎi)”，他们以为熊软弱无能，任人欺负。其实熊是什么？位居生物链顶端，连老虎都不敢招惹的霸主。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长成个熊样，膀大腰圆，没人敢欺负。

熊，行动迟缓，外貌憨傻，低头走路，看起来挺窝囊，差股劲的样子。而且，熊虽然很厉害，却偏偏喜欢吃野果，造成了人们怕老虎、野猪，不怕狗熊的印象。

说熊是瞎子，证明人心不古。棕熊的视力是人的4倍左右，绝对比人心明眼亮。它可以闻到1500米外的陌生气味，谁想蒙

骗它，绝对不好使。犬牙利爪是熊的武器。熊的舌头上长有角质化凸起，学名叫“丝状乳头”，我们习惯于叫它倒枪刺。要是让它结结实实地舔一下，这张皮要保不住了。

东北人说“脸被熊瞎子舔了”，就是骂他没脸了。用普通话文绉绉的写就是“觊(tiǎn)脸”，厚颜无耻的意思。东北人说觊脸，就是不害臊、不要脸。例如：“你那点破事儿，还觊脸说啊？”

熊可以当动词，熊人就是欺负人，熊你就是欺负你。“太熊人了”就是“太欺负人了”。

熊蛋包，是对睾丸的蔑称。“你看他那个窝囊样，三脚踢不出来个屁，真是熊蛋包！”再如“徐老蔫在堡子里就是一

个熊蛋包”。

熊蛋包的原词应该是屎蛋包。屎是精液，有脓软的特点，形容人软弱。屎和熊发音相像，就借过来。屎，也说成雄。就这样一来二去，就出现了熊蛋包这个词。

熊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知道，肯定得气死。它会用锦州话质疑大家：“你们说我瞎么虎眼、软弱无能了？有吗？人咋震看我们呢？”

黑瞎子敲门——“熊”到家了，说的是极端窝囊。熊遭遇如此蔑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熊与雄、屎的发音相近。这锅真黑、真沉。

真正了解熊的是渔猎民族。闯关东的

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从事农业和工业，大多没见过熊，没受到过威胁，没有恐惧感，也没有敬畏心。

而鄂温克、鄂伦春族对熊异常敬畏，并且认为熊是他们的先人。他们称公熊为爷爷，管母熊叫奶奶。如果猎到熊，也要举行仪式，跪下来对熊头敬烟、叩头，祈求熊的谅解，并保佑他们狩猎成功。他们还将食用过的熊骨包裹好风葬。

熊最悲催的不是被骂，而是被降低身份耍，成了耍狗驼子。

东北人说狗驼子，前边一定要带个耍字。无论是被别人耍，还是自己要耍，不耍的狗驼子，没有任何意义。

民间传说，狗驼子生活在大兴安岭和

长白山一带，是比狗熊体型小的一种小型熊。它们被猎人捕获后，会被卖到耍把式卖艺的江湖人手中，鼻子被穿上铁环，被耍狗驼子的人牵着，走街串巷去表演，丑态百出，哗众取宠，和耍猴一样。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如果真有狗驼子，它的命运是悲惨的。身为一头熊，一个王者，命运多舛，被倒卖，被穿鼻环，在皮鞭下为人表演。这让人想起雨果《笑面人》中的格温普兰。

狗驼子长期被耍，习以为常，甚至成了谋生的根本手段。它们已经完全不知道砢礮，丧失了熊性——熊所具有的兽性。如果真有一天离开耍它的主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自己耍自己。

我高度怀疑狗驼子是否存在！我国有四种熊类：大熊猫、亚洲黑熊、棕熊和马来熊。东北只有亚洲黑熊和棕熊。亚洲黑熊共有七个亚种，东北的黑熊除了东北亚种之外，没有其他。所谓狗熊，只是亚洲黑熊东北亚种的俗称，并没有一个小型的门类。

如果真有耍狗驼子的，他们耍的就是东北黑熊！而东北黑熊是亚洲黑熊中体格最大的。卖艺人耍得动吗？即便是有人敢耍，有人敢看吗？

我怀疑，所谓的狗驼子其实是人。耍的和被耍的都是人。甚至可能仅仅是老百姓对那些粗劣二人转表演，既缺少唱功，又没有绝活的讥讽。

在辽西地区，耍狗驼子还有一个解

释，相当于碰瓷儿，在那里耍赖、讹诈，装成弱势群体，呼天抢地，打滚撒泼。

还有一个词和耍狗驼子很相近，那就是耍死狗。就是偷懒，装病，耍无赖。它应该是耍狗驼子的变种，和狗的死活没关系，如同东北人说“死鬼”。

狗和熊原本是两种不相干的动物。却因为狗熊、耍狗驼子，联系在了一起。

过去，婴儿的天折率很高。人们相信，给孩子取一个卑微的名字，好养活。狗剩子、狗蛋、小石头、二愣子，都是合理的选项。这不仅是汉族人的习俗，也常被满族人使用。蒙古族也有给孩子起低俗名字的，但不是主流。

无论怎么说，没谁给孩子起狗驼子的

名字，也没谁用狗蹦子做乳名。狗驼子涉及道德问题，狗蹦子则令人厌恶，这两个东西，不招人待见。

东北男孩儿叫狗剩子的很多。似乎要表明这是烂命一条，阎王老子就放过去吧。小孩有了这样烂贱的名字，能经得起各种磨难，化险为夷。

既然老大都叫狗剩子了，老二就叫二狗子吧。顺理成章，也便于记忆。

耍狗驼子可能与癞皮狗有关。癞皮狗也叫沙皮狗，皮很松弛，向下堆积，像个饱学的绅士，如今超级得宠。长疥癣的癞皮狗，比喻厚颜无耻、死缠烂打的人。

鲁迅甚至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

皮狗们吃。”他对狗有偏见，不稀罕。对那些已经落水的、没有家的、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狗，还要痛打。他还说：“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狗剩子推开临街的窗，看一个人躺在地上，说是被二狗子的自行车撞了，翻身打滚，引起很多人的围观，劝也劝不住。有人说他耍狗驼子，有人说他是个癞皮狗，还有人说他就是条死狗，不值得搭理。二狗子的妈也在屋里看到了，骂自己的儿子是个狗蹦子，到处乱跑，一会儿也不着闲儿。狗剩子想出门找耍狗驼子的人掰扯掰扯。但他成功的胜算很小，弄不好还会被赖上。一个耍狗驼子的，还需要跟他讲理吗？一个耍狗驼子的，还在乎你踢他两脚吗？

除了似狗非狗的狗驼子、厚颜无耻的

癞皮狗、仗势欺人的二狗子，还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外强中干、内心胆怯的纸老虎；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卖身投靠的寄生虫；自身不好，也不让别人好的癞蛤蟆。生存竞争并没有推动所有物种变得更高、更快、更强，有的则变得越来越猥琐、越来越卑微、越来越下贱，它们是多样性的明证，也是进化论的反证。

癞皮狗、仗势欺人的二狗子，还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外强中干、内心胆怯的纸老虎；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卖身投靠的寄生虫；自身不好，也不让别人好的癞蛤蟆。生存竞争并没有推动所有物种变得更高、更快、更强，有的则变得越来越猥琐、越来越卑微、越来越下贱，它们是多样性的明证，也是进化论的反证。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

东北民间传说，凡是不听话、到点儿不睡觉的孩子都会被大马猴子抓走。因为大马猴子喜欢听小孩的哭声，会寻声找到小孩，把小孩吃掉。满族摇篮曲唱道：“悠悠扎，巴布扎，悠悠宝宝睡觉吧！狼来啦，虎来啦，大马猴子背着鼓来啦！”大马猴子是许多东北孩子的童年阴影。

有人认为，《山海经》里的山魃和大马猴子比较类似。山魃是山里的独脚鬼怪。有人认为大马猴子就是山魃，一种赤道附近的猴子。有人认为它是直隶猕猴，分布在最北部的灵长类动物。过去东北人没几个读过《山海经》的，没几个去过非洲的，也没见过猕猴。大马猴子是东北人

为儿童创造出来的。据说，大马猴子经常吃树林里的毒蘑菇，它放的屁会让人产生幻觉。大马猴子是只有儿童才能理解，才感到恐怖的动物。

大马猴子只存在于祖母、母亲讲给儿童的语境中。这一点和王八犊子完全不一样。

《红楼梦》薛蟠有首歪诗：“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是从绣房钻出来的。大马猴出了东北，就会犯生活错误。

东北没有狼外婆，少了个凶残角色，就弄个老虎妈子来代替。传说老虎妈子长得像老太太，披着人皮，是会说话的老虎，专门吃不听话的小孩。老虎妈子会在

晚上敲门，如果小孩儿开门，老虎妈子进来后会摸小孩的头，脱掉老太太的皮，把小孩儿吃掉。

关东摇篮曲：“拍呀啊，妈拍睡觉啦，老虎妈子你走吧，孩子听话他睡啦。拍呀啊，妈拍睡觉啦，老虎妈子又来啦，孩子快睡吧，孩子听话他睡啦，拍呀啊，妈拍睡觉啦。”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的故事既不完整，更不曲折，因为它的听众是懵懂无知的孩子。我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听着这两个故事入睡的。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的出现，说明当年的东北地广人稀，野兽经常出没。不能随意给陌生人开门，避免被野兽伤害，是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提防老虎妈子，还

有一首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不回来，谁来也不开。”听着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故事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有种恐惧感。那是一个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打工妹是湘妹子、川妹子、贵州妹子，根本没有东北妹子。东北人是不轻易离开故土的。因为在东北人的心目中，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横行的世界。

在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的淫威下，所有的孩子只能乖乖就范，该睡觉睡觉，让干嘛干嘛。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

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是恐怖的童话，让人总有一种畏惧，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敢出门。这一切都很正常，正是对外面世界的畏惧，让我们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不知道狮子和老虎是不是也会做梦？不知道苍鹰会不会做梦？如果会做，它们也会做噩梦。

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是恐怖的童话，让人总有一种畏惧，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敢出门。这一切都很正常，正是对外面世界的畏惧，让我们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不知道狮子和老虎是不是也会做梦？不知道苍鹰会不会做梦？如果会做，它们也会做噩梦。

黄皮子黄仙黄二爷

东北神兽只有一种真正封神，其他都被打击谩骂泼脏水，成为冤案受害者。这个被封神的神兽就是黄皮子黄二爷。人们很少拿黄皮子骂人，说某某是黄皮子，也很少用它打比方。它只活在各种东拉西扯的故事里。

跳大神请五仙，请的分别是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和灰仙鼠。这五种动物在东北老打腰了，有些佛堂道观，比如沈阳的天后宫，还供奉着它们的神像。

黄皮子在五仙中杀出重围，踩着凌波微步，进入东北神兽行列，且穿官服戴暖帽，以“爷”自居，与福禄寿三星并列，

受人顶礼膜拜，没有成为反派，本身就很神奇。

黄仙黄皮子本名黄鼬，俗名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那位。黄鼬的毛适合做笔，被称为狼毫。我的办公室和书房有很多狼毫笔，写字画画，多仰仗它的帮忙。

黄皮子是夜行动物，乡下的柴火垛、墙洞、荒坟地、乱石岗都是它的栖身之所。一种经常出没荒坟野冢的动物，身上一定会带些灵异。据说最喜欢在坟地盗洞的是獾子。狐狸喜欢不劳而获，就钻到獾子洞里，拉屎撒尿，弄得臊气熏天，逼獾子离开后，据为己有。“日落狐狸眠冢上”，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黄皮子常偷偷进入农家偷鸡。它特别

喜欢吸血，偷鸡也是先喝鸡血。黄皮子的臭腺能把人恶心得翻江倒海、灵魂出窍。黄皮子捕食的时候，会不断地跳舞，悄悄地释放它的臭腺，造成猎物的神经麻痹。庄户人家遇到黄鼠狼偷鸡，都会保持克制，不打不骂，让它们安全离去。因为黄皮子亦妖亦仙，人敬它会得到福佑，伤它必遭报复。它们会附身仇家，让人疯疯癫癫，喜怒无常，精神错乱，萎靡不振。

我奶奶跟我聊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家院落里就有黄皮子，住柴火垛，进进出出，没人招惹。这很像印度人对待牛和猴。

黄皮子通灵，蛇、狐狸、王八远远不及。要把黄皮子通灵的民间故事收集起来，至少要邀请十几个蒲松龄级的人物，穷其一生，才能拼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面

貌。

如果黄皮子自认为修行到一定程度，会在月圆之夜，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形象，穿件破衣，戴顶破帽，向人讨封。它问行人自己像什么？是像人还是像神？是不是像个大姑娘？如果行人说它像人，或说它像大姑娘，它就会幻化成人形。当然，它更希望被封为神。

东北二人转《跳大神》，唱的是“先请狐来，后请黄，请请长蟒灵貂带悲王。狐家为帅首，黄家为先锋，长蟒为站住，悲王为堂口。”显而易见，在巫婆神汉的心中，黄大仙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

东北人对仙对妖没有极度的恐慌，以为仙和妖就是一群底层小官，也可以拿来开玩笑。因此就有了“黄鼠狼掀门帘子

——露一小手” “黄皮子钻磨道——硬充大叫驴（硬充好汉）”等歇后语。

据说我爷去世前，请人跳过大神。大神唱唱咧咧一阵子，突然倒地，持续三天，才悠悠醒来，说他去了阴曹地府，打听到了一些情况，告诉我奶奶，人没有救了。

我患腰椎间盘突出后，在哈尔滨请人跳过大神，请的是狐仙。我相信，万物有灵，我们应该敬畏一切生命。

中原传统农耕文明的宗教是道教，东北传统渔猎文明的宗教是萨满教。南方人捉妖捉鬼求的是茅山道士，北方人驱灾辟邪求的是跳大神。但其中有交集的地方，就是对动物的崇拜。南方人信动物有灵性，搞了个五毒俱全的整蛊之术；北方人

信动物有灵性，搞出五仙组团为人答疑解惑。

我常想用比较文学的办法，把旧时东北跳大神与湘西整蛊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多元的。它们有太多似曾相识的元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如此高度一致，令人惊讶。

有人说五仙中的灰仙是老鼠，可能不确。老鼠是黄鼠狼菜单上的首选，没有平起平坐的辈分，并列不到一起。东北有俗语“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豆杵子可能是达乌尔黄鼠或东方田鼠，比黄鼠狼弱小温顺，没有多大的法力，它们才是五仙中的灰仙。

只要家里有孩子，就知道什么是东北神兽。但黄皮子跟孩子没关系。黄皮子不

属于孩子的天真，只属于老人的深刻。

属于孩子的天真，只属于老人的深刻。

不服管的猫驴子

首先声明：驴或小毛驴儿不是东北神兽。甘肃、银川、乌鲁木齐，都说毛驴子，蒙古人也说毛驴子。毛驴子太过普及，远超东北地界。况且，驴是西域物产，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入中国，辽代以后进东北。东北人是最后一伙养驴的。养驴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辽西，所以，把毛驴子推举为东北神兽，牵强。

驴刚引入的时候挺受人尊重。建安七子王粲（字仲宣）很喜欢学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为他举行葬礼，曹丕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一起学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学起了驴叫。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一起学驴叫，愣把丧事办成了喜事。

环顾家养的禽畜：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驴算老几？怎么可能封神呢？而且，无论是土豹子还是白眼狼，无论是熊瞎子还是黄皮子，首先得野生，不能靠人喂养，不能出卖劳动力，更不能任人宰割，弩马恋栈，背槽抛粪。没有尊严，还想封神，门都没有。

和牛马的顺从不同，驴有脾气。如果驴的个头比小毛驴小，脾气比小毛驴大，只认顺毛捋，钱荏尢蹶子，就可以晋升为猫驴子了。驴就是靠着自己的脾气秉性、反抗精神和不合作态度封神的。人喜欢低眉顺眼的服从者，但更欣赏桀骜不驯的反抗者，只是从来不说。但人把性格倔强的猫驴子封为神兽，表明人对反抗者的倾慕。尽管人是牲畜的主人，有着生杀予夺

的大权，但人在人面前，也挺压抑的，也想成为一个为所欲为、敢尥蹶子的驴。

猫驴子能够成为神兽和孙猴子能成为齐天大圣，是一个道理。叉腰撒尿，压根儿不扶（服），百折不回，死不改悔。熬到最后，熬到对方崩溃，就是神。

在东北，驴不是拉车推碾子的牲畜，而是你说东它朝西桀骜不驯的品性。驴是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倔强、急躁。而真正的驴，阿凡提骑的那头、拉车推碾子的那头，性格没那么倔强、那么急躁。猫驴子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可喜的是，猫驴子没有明确的主张。它只是倔，而不是执着；它只是失控，而不具有执行力。因此，得到了人的理解，没被看成刺头，没被列入严打对象，至今

还有它的传说。如果不是这样，“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驴肉早就入选东北十大乱炖，或成为海城馅饼的主料了。至今，东北各地的名菜里都没有驴肉，说明驴在保护自己，它在拿捏尺度上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倔得正好。

倔强和急躁是性格评价，不是道德评价。作为形容词的驴不褒不贬，有时还有点偏褒义。我有个邻居，老人家就管他的儿子叫大驴子、二驴子、三驴子。作为褒义的驴，表达情绪直来直去，不隐藏，不拐弯，过后不计较。在老百姓看来，这种人心眼实，够哥们，最可交，甚至还有点高尚。“老赵为人热情，做人也实诚，就是那驴脾气，让人不好接受。”这个评价可以给个良好。

如果一个人的驴脾气太重，重到令人

讨厌，那他得到的评价就是牲口、畜生。“你说他干啥？那个驴子玩意就是个牲口。”

公驴喜欢半夜叫，传说驴是阴间的龙，两只大长耳朵能听懂鬼说话，看得到鬼差在勾魂。乡下人说，驴叫唤，是驴在跟鬼说话，只要晚上驴叫得厉害，就说明有人死了。这说法让驴有了成为神兽的神秘力量。但更可能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弄点吃的；二是有敌情；三是想找个异性驴。驴的叫声中气十足，“哦——啊，哦啊——，哦啊——”，特别响亮，大叫驴由此得名。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也想不通，大叫驴基本上被选定为女人的外号，我念书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叫大叫驴的女生。

有人很牛，有人很虎，有人很驴。驴

在这里面与牛和虎分庭抗礼，一点不逊色。

活驴子是一句骂人的话，但要仔细听，里面也许还有褒奖的意思：“真驴”“那小子，插上尾巴就是头活驴”，说的都是性格。如果老师评价一个小孩儿是活驴子，说明这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差，甚至人缘也不太差。如果一个总经理评价一个年轻人是活驴子，说不定这个年轻人能做工段长、车间主任或者质检员。在基层单位、生产一线，活驴子是可以被委以重任、可以依靠的力量。

如果总经理评价某个年轻人是白眼狼，是二虎吧唧的彪子，那他肯定没有任何机会了。如果说某人是土豹子，也是从内心瞧不起。这样比较起来看，活驴子是最高评价。

有好事者著文说，驴最倔的表现就是驾着车，行驶到路口，会随便或突然转向别的路口，因此有“驴行八道”的说法。驴行八道肯定不是一个好词，与它等同的是耍驴，都是不可理喻耍无赖的意思，是对一个人的根本否定。

驴行八道的说法肯定不对，如果这句话能够用八条道做解释，那么胡说八道怎么解释？它应该是驴性八道。八道只是一个语气词，用于强调。胡说八道，说的是一个人太能胡说，驴性八道说的是一个人的驴脾气太重。

有好事者著文说，驴最倔的表现就是驾着车，行驶到路口，会随便或突然转向别的路口，因此有“驴行八道”的说法。驴行八道肯定不是一个好词，与它等同的是耍驴，都是不可理喻耍无赖的意思，是对一个人的根本否定。

驴行八道的说法肯定不对，如果这句话能够用八条道做解释，那么胡说八道怎么解释？它应该是驴性八道。八道只是一个语气词，用于强调。胡说八道，说的是一个人太能胡说，驴性八道说的是一个人的驴脾气太重。

谁是真正的傻狍子

傻人有傻福，天公疼憨人。狍子以傻封神，傻到极致就是精到极致，是绝无仅有的正解。

说到傻狍子，不知何故，我的思维会一下跳跃到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狄乌斯身上。克劳狄乌斯自幼就有口吃和小儿麻痹后遗症，只知看书和赌博，是公认的傻子，却被禁卫军用刀枪扶持成罗马帝国皇帝。即便是做皇帝也很傻，妻子竟然在他出差的时候公然和别人举行婚礼。就是这样一个傻得不能再傻的人，在死后名字被列为神灵。

我们还是继续唠傻狍子。狍子也叫矮鹿，草黄色，尾根下有白毛，雄狍有角，

雌无角，是东北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

把狍子和傻子联系在一起，因为狍子的好奇心极强，已经超过了它的害怕程度，也就是说猎人布置好陷阱后，它可能明知道这是陷阱，也要冒险去试上一试。

傻狍子并不傻，只是它对这个世界抱得太美好的认知。狍子好奇心很重，看什么都想一探究竟，甚至追击者突然大喊一声，它也会停下来看。所以有经验的猎人如果一枪没打中狍子，也不会去追逃跑的狍子，因为狍子跑一段时间会颠颠地跑回原地，看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好奇未必能害死猫，但“好奇害死狗”的确是真的。

说狍子又萌又傻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狍子在受到惊吓以后，并不是

马上离开，而是会把屁股上的毛炸开并打量好久以确定有没有威胁性；第二，狍子在夜晚的时候经常会朝着车灯的方向跑，以至于会被车撞死。

狍子遇到敌人时，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雪中。

东北人喜欢看热闹，遇到打架斗殴，都会往前跑，抢占离事主最近的位置。

傻狍子是好人的口头禅，特别是一些东北姑娘，总是喜欢说人是傻狍子。女生叫男生傻狍子，就是对男生很有好感，觉得他很傻、很可爱，也可以是一种爱称。

傻狍子是好人的爱称。

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赫哲族有一句民

谚：“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肯定是说给外人听的，且具有夸张的痕迹。清朝后期，铁路还没有铺设，黑龙江地广人稀，只有很少的鱼皮鞑子和撵鹿人，偶尔会过去一些参加冬捕的鱼把头。有了“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召唤，那些闯关东人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天高地迥、号呼靡及的北大荒，渐渐人满为患。富足的资源在高增长的人口面前开始捉襟见肘。随时都能吃到野味的美好日子退入幽深的记忆深处。

赫哲人不知道，他们对家乡赞美的民谚招来了多少觊觎者？今天，再想棒打狍子，肯定不行了。狍子已经很少，法律也进行了限制。如果没有这种夸张的民谚，如果这种民谚没有被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传播出去，他们或许依然过着自得其乐的自足的生活。

东北狍子具有极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它们在长白山深处，听到一声枪响，会四下逃散。但它们担心是不是有同伴失踪了，会小心翼翼地回来寻找同伴。直到第二声枪响，逃散，驻足，再回来寻找……

相较之下，傻狍子完全不同于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斑马、角马和瞪羚。它们不关心自己的队友，也许丢失的是亲兄弟、亲姐妹，也都表现得非常木然。而这些狍子，是如此执着，如此重情，如此好奇，如此舍生取义，能说它们傻吗？

从这个角度看，它作为东北神兽，具有神性。

看似傻了吧唧的东北狍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练就出少有的生存技能：雌狍可以让受精卵延迟着床，以便后代能够在

最理想的来年6月份出生。目前已发现的具有这一特性的哺乳动物有一百种左右，包括熊猫、北极熊、黄鼠狼和海豹。而且雌狗可以控制自己的胎儿中止发育，等到了食物丰富的地方再让其发育。这项计划生育的技术让人类望尘莫及。

物竞天择。狗子没有凶猛的武器犄角，狼、老虎、豹子、熊、野狗都是它的天敌。它却在白山黑水间，分布广泛，种群很大，说明它们是优势物种，是胜出者。它有它的生存智慧，不仅不傻，而且很精明。

最理想的来年6月份出生。目前已发现的具有这一特性的哺乳动物有一百种左右，包括熊猫、北极熊、黄鼠狼和海豹。而且雌狗可以控制自己的胎儿中止发育，等到了食物丰富的地方再让其发育。这项计划生育的技术让人类望尘莫及。

物竞天择。狗子没有凶猛的武器犄角，狼、老虎、豹子、熊、野狗都是它的天敌。它却在白山黑水间，分布广泛，种群很大，说明它们是优势物种，是胜出者。它有它的生存智慧，不仅不傻，而且很精明。

心高气短的土豹子

如果把土豹子解释成“远东豹的俗称，猫科，是豹族中数量最少的成员之一”，真就白瞎了东北人的智慧和幽默！如果东北人知道百度百科的作者是谁，一定连个正眼都不给，就把他归到“土豹子”行列里。

远东豹出没于北方寒带地区的森林、灌丛、湿地、荒漠之中，在浓密树丛、灌丛或岩洞中筑巢，昼伏夜出，以有蹄类动物为主食，也吃兔子和老鼠，甚至还能吃一点浆果，我行我素，过着独居生活。远东豹头小尾长，黄色的皮毛上，满布黑色环斑，让人联想到古铜钱，所以又叫“金钱豹”，绝对高端大气上档次。

历史上，东北的远东豹种群就非常小。清廷罗列的东北贡品清单包括乌拉草、人参、貂皮、东珠、鲟鳇鱼、松子、蜂蜜等百余种物品，打牲衙门还狩猎麋、鹿、熊、野猪、松鼠等。他们在张广才岭收缴虎皮、虎骨。但对金钱豹没提过明确要求。东北的远东豹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早已经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可以想象，即便是东北最传统的猎户，可能世代都没有见过金钱豹的样子。把豹子说成土豹子纯粹是无中生有，缺少基本的依据。

虎啸山林，豹走青川。土豹子另有来源。

19世纪60年代，陕西汉中的沔县（今勉县）的山区出现了一批捻军，捻军和清

军不断摩擦。捻军“一股一伙”，“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在山谷中辗转腾挪，其来如虎，其去如鼠，根本发现不了踪迹。清军构建寨堡，坚壁清野，又调动沔县当地农民团练共同消灭捻军。当地农民团练耐劳习险，对山地地形十分熟悉，让捻军苦不堪言，骂这些农民团练为“土豹子”。表明这些农民就像土生土长、最熟悉地形的豹子一样。这是“土豹子”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

捻军是有清一朝最难缠的民间组织之一，实力不逊太平军。消灭捻军是历史的大事件，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各种传说和故事流传甚广。所以土豹子这个词传得很开，并不是东北独有的。

按照这个说法，土豹子不是东北话，而是西北话。东北并没有这种神兽，神兽

是随着闯关东的人群混进东北的。

土豹子是一支部队给另一支部队起的绰号，有蔑视的意思，也有某种赞许和无奈。八路被说成是土八路，和土豹子有关。八路军说自己是土豹子，表示装备和粮饷不如国民党军其他番号正规部队，而战斗力不容小觑。

土豹子的“土”是指没见过大场面大世面、不入流的乡下人，说别人，是轻蔑；说自己，是自谦。它进入东北的时候，首先被扣在了山炮的脑袋上。山炮都是土豹子。而后，随着那些被气得拉帮套的山炮走进村落。此时此刻，土豹子如虎落平川，再也没有了杀伐之气。

“你看他穿得埋了吧汰儿的，走道儿扬了二儿怔的，说话虎了吧唧的，活脱脱

就是一个土豹子。”正就是一个土豹子的画像。

“我们这群土豹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能是一支队伍，来到一个新地方，立足未稳的谦辞。说这话的人，从骨子里看，可能是来收编的，未必是来投靠的。这时的土豹子，情礼兼到，屈高就下，绵里藏针。

东北大批土豹子的出现，是农民进城的时候。土豹子最明显的特征未必在城里，而是他从城里回到了屯子里，表现出见过世面、目空一切的样子。土豹子是那种自我感觉很潮很时尚，别人眼里却很low（俗气）很out的人。

土豹子常常被说成是土包子。但“土包子开花，没治了”，却很难给出合理的

解释。“土包子开花”是指小人得志便猖狂或得意即忘形，又无法改变。我认同这种解释，但仍然不理解土包子是怎么开花的，又怎么没治了。

讲个笑话：一个土豹子进城，看到人家开运动会正在举行田赛比赛。回到乡下就跟大家说：“我在城里看着法官枪毙人了。他喊‘预备’，犯人都猫腰；他枪一响，犯人都跑了，一个没打着，前边用绳拦都没拦住！”

和土豹子相似的是泥腿子。泥腿子出身更卑微，但手里有活儿，更被认可。所以人们常说的是泥腿子出身，意味着现在裤子上已经没有泥了。和泥腿子相比，土豹子嘚瑟，因为有金钱豹纹，看着就有钱有势，其实就是个土柴狗。从这个角度上看，泥腿子说的是表，土豹子说的是里。

和土豹子相近的，还有老赶。老赶的问题是少见识、没经验、缺知识。泥腿子和老赶遍地都是，成为不了神兽。

神兽要有神性，有兽性。土豹子不缺这两项，心高气短，志大才疏，装腔作势；如真有机会，就会牛气冲天，仗势欺人。

和很多难得一见的神兽，比如老虎母子不同，土豹子的种群数量虽然没有村头的狗多，但相当普及。土豹子和狗驼子是镜像关系：土豹子仰脖，狗驼子低头；土豹子人前显贵，狗驼子装熊卖惨。二者都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出现。

当山炮和拉帮套时期的土豹子销声匿迹后，20世纪80年代，新一批土豹子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是乡下第一批穿西装的

人，西装袖头上的商标永远不能剪下来。当然，西装不能水洗，干洗又没有条件，所以就油滋麻花、皱皱巴巴。如果好好想想办法，还要配金丝边眼镜。要把浑身上下都武装起来很困难，解决了上半身解决不了下半身，鞋还是那双黄胶鞋。

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土豹子，现在在跳广场舞。但他们应该不是跳那种集体舞，而是交际舞——动作幅度很大的探戈。他们腰杆溜直，动作娴熟，依然有风光无限的感觉。

如果说白眼狼和王八犊子是招人恨的，兔崽子和活驴子是招人烦的，老虎妈子和大马猴子是让人怕的，土豹子和狗驼子则是让人鄙视的。土豹子一直在江湖里打拼，却没混出名堂，没有地位；尽管被封了神，但只是衰神。

东北深山老林里神秘莫测的“金钱豹”，从来没有会过土豹子。真正有实力的，不屑于与土豹子为伍。

如果仅仅作为生活态度，当土豹子不好吗？

东北深山老林里神秘莫测的“金钱豹”，从来没有会过土豹子。真正有实力的，不屑于与土豹子为伍。

如果仅仅作为生活态度，当土豹子不好吗？

讨人嫌的兔崽子

“兔崽子”是小兔子，不萌，不可爱，多用来骂人。这和现代人的认知完全不同。现代人看到的是“小兔子，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毛嘟嘟的小兔子，被说成了冰冷的兔崽子，其间有难以言说的隐情。

2000年前的无神论者王充，写了本《论衡》，说兔子是通过舔自己的毛怀孕的，生的时候，还要从嘴里吐出来。这让我感到王充不仅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造神者。兔子并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珍稀野生动物，而是家畜。王充对它生活习性描述得如此跑偏，令人惊讶。

晋代《博物志》对兔子怀孕的描述与王充很相似：“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只是多了个望月的步骤。我的妈呀，兔子似乎是孤雌繁殖！

众口铄金。这些人剑走偏锋的描述，使“兔”成为淫乱的女性代表。它的孩子——小兔崽子，就成了血统可疑的私生子。

到了明清的时候，兔子成了娼妓的代名词，再后来只代表男妓。再后来，兔崽子就成了男妓和女人生养的孩子，地位降到了冰点。

从自然的、客观的角度看兔子，则是另一番风景。兔子分为穴兔和野兔。所有我们驯养的家兔都是穴兔，所谓“狡兔三窟”者是也。但更多的兔子是不会挖掘洞

穴的。它们居无定所，公兔不停地去找不同的母兔，母兔只能偶遇不同的公兔，随遇而安。在自然状态下，兔子的家庭关系很松散。没有墙也不存在出墙，没承诺也不存在信守。

东北人管刚生下来的小马叫马驹儿，刚生下来的小羊叫羊羔儿，刚生下来的小牛叫牛犊儿，刚生下来的小猪叫小猪告儿，刚生下来的小兔叫兔崽子。只有兔子的童年没有享受儿化音的待遇。从名字就知道，兔崽子不得宠。

“兔崽子！你敢瞪我！”这里的兔崽子仅仅是一句不友好的称谓，没有特指。

“你个小兔崽子，往哪儿撒尿呢？”这话可能就是孩子妈说的。在东北，孩子妈管小男孩叫小兔崽子的时候太

多了。我想她们都不知道，这个称呼会把自己也搅进去，而且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远比孩子要大。

东北老乡没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研究雌兔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没机会到明清的风月场聊兔子的事儿。朴朴实实的老百姓，说哪个晚辈是小兔崽子，只是说他活泼好动，没有恶意。

小兔崽子不是东北原生的神兽，而是从关里跑出来的偷渡客。小兔崽子，出身不好，但本身人畜无害。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小兔崽子作为东北神兽来描述，特征是：顽皮捣乱、惹是生非、令人讨厌的小男孩儿。

东北二人转也流传有关于兔子的各种荤段子。

大多可以使用兔崽子的地方，都可以用狗杂种、王八羔子、龟儿子替换——严重的血统不纯，无论是兔爸爸还是狗爸爸，究竟是谁，只有它妈心知肚明。

古人认为，世上所有的乌龟都是雌性，要繁育后代就得找一条雄蛇相配。这是有腿的和没腿的跨越，是有壳的和没壳的跨越，铁板钉钉的乱来。神兽的世界，忒乱！我们搞不懂。

我很好奇，先民对动物观察如此粗糙，连兔子怀孕、乌龟下蛋，都能搞错。他们还告诉我们，壁虎是长虫的小舅子，甚至一错千年，错成了文化。

尽管使用兔崽子的地方，都可以用狗杂种、王八羔子、龟儿子替换，但在东北，没有人用龟儿子来替换。同样是骂人

话，龟儿子受到了异常的打压和排挤，排名最后。

在西方，兔子的作风同样受到诟病。兔子繁殖力强，某些事儿做得肯定多，因此成了淫欲的象征。提香有一幅很知名的画《圣母与小兔》，收藏于卢浮宫，画的是圣母左手按着一只兔子。画作提醒人们，要降低色欲。

西方复活节的彩蛋，是用来孵化小兔子的。用彩蛋孵化兔子是个扯淡的事儿，说明小兔子的来历确实很蹊跷。值得关注的是那只蛋，王八是下蛋的。王八和兔子的关系真的让人好奇。

“兔女郎”源自现代欧美文化，是情趣、性感的代名词。这也和中国的认知不谋而合。这种认知是偶然相遇，还是同宗

同源、确有传承关系，朋友们可以继续刨根问底。

王八犊子、兔崽子，不知道是王八劈了腿，还是兔子出了轨。无尽的猜测，就是东北人所说的扯，东拉西扯，扯闲淡，扯老婆舌。

其实，陕西等地就有给孩子戴兔帽、穿兔儿鞋、做兔枕头、吃兔形花馍的习俗。这些习俗，除了欢乐，绝不会有诋毁的意思。陕西的兔子到了东北，命运就变了，上哪儿说理去？

同源、确有传承关系，朋友们可以继续刨根问底。

王八犊子、兔崽子，不知道是王八劈了腿，还是兔子出了轨。无尽的猜测，就是东北人所说的扯，东拉西扯，扯闲淡，扯老婆舌。

其实，陕西等地就有给孩子戴兔帽、穿兔儿鞋、做兔枕头、吃兔形花馍的习俗。这些习俗，除了欢乐，绝不会有诋毁的意思。陕西的兔子到了东北，命运就变了，上哪儿说理去？

无中生有的白眼狼

狼可能是世上最大的冤案受害者。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狈为奸、引狼入室、鬼哭狼嚎、如狼似虎、狼吞虎咽、虎狼之师，说的都是狼的凶残。但在自然界，狼的团结协作精神、狼的智慧，却很少被我们发现。究其原因，狼是和人争抢生存空间最多的食肉类动物。狼和人一样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因此它对人的威胁也最大。

在东北，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是东北虎，但一山不容二虎，东北虎单打独斗，形不成大的战斗力，对人的威胁也很小。所以人经常嘲笑它们虎。但人从来不嘲笑狼，只是恨得咬牙切齿，骂得发指眦裂。因为真正给人造成威胁的是狼、狼

群。人骂狼是对狼的能力的最大认同。

河北人马中锡，写了一篇《中山狼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写狼的寓言，为我们仇视狼提供了一个形象支撑。

中山狼遭人痛恨，不在于它有狼子野心，而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红楼梦》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河北人戈革曾作诗：“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

白眼，是说没眼珠，看不到东西。白眼狼是说瞎眼睛，没人性，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如果一个人的眼白，也就是巩膜特别大，黑眼珠，也就是角膜特别小，角膜的

颜色又浅，比如说是浅灰色的，对于我们黄种人来说，就有种凶神恶煞的感觉。

想象一下一只狼只有眼白，没有黑眼珠的情况！这简直就是瘸一条腿、瞎一只眼的江洋大盗形象。

白眼狼不是东北特产，它最早出现在中山国。它可能从来没到过关外，如果到过，也会因水土不服回原籍了。怎么可能滞留东北呢？

打狼的，是东北常见的词，说的是孩子的成绩在班级里排名靠后。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几个人在行走时遇到了狼群，最容易遭受狼攻击的往往是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所以最后的那个人就被称为打狼的。

东北人很忌讳说狼，怕的是说啥来啥，说曹操曹操到。要说狼，就用张三替代。这里有一个玄妙的故事：

有一个人叫张三，路遇一个老头。老头送给他一条手巾，并告诉他，要想吃肉，把手巾蒙在头上就能实现。张三得到这个宝物以后，就经常把手巾蒙在头上，出门就能看到肉，大快朵颐。

有一次，张三和妹子出门。他掏出手巾蒙在头上，低头一看，脚下一堆肉，于是就吃了。吃完摘下小手巾一看，妹子没了，只有妹子的一个小布包放在树下。张三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于是蒙上小手巾，转身回家。他见爹在园子里摘豆角子，上去把爹吃了。他见娘坐在炕上纳鞋底子，上去把娘吃了。

张三从此小手巾也不摘了，他奔向草原和荒野，从此变成了狼。所以人们管狼叫张三，管张三叫狼，是说它吃红肉拉白屎，转眼无恩。

东北地区对狼很忌讳，一般吃饭时禁忌说狼，如果有人不知道无意间说了，那就把一个空碗倒扣在桌子上，然后用筷子蘸水，在碗的底部点三下，画圈，左三圈，右三圈。破煞。

张三从此小手巾也不摘了，他奔向草原和荒野，从此变成了狼。所以人们管狼叫张三，管张三叫狼，是说它吃红肉拉白屎，转眼无恩。

东北地区对狼很忌讳，一般吃饭时禁忌说狼，如果有人不知道无意间说了，那就把一个空碗倒扣在桌子上，然后用筷子蘸水，在碗的底部点三下，画圈，左三圈，右三圈。破煞。

性情刚烈的虎和彪

现在，老虎比供奉在庙里的神还威风。谁要是把它汗毛碰倒了，得乖乖扶起来。谁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用虎骨泡酒，用虎须治牙，非蹲监坐狱不可。

东北不缺虎，号称东北虎。清康熙帝一生至少猎杀135只东北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东巡时，射杀老虎39只，最多的一天射杀了5只。过锦州松山时，亲手射伤了一只猛虎，一直追到南关才把老虎射杀，留有“老虎关”的美称。

很有可能猎杀老虎就是做一道证明题，证明自己很勇敢。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马赛人猎狮子，只是成人礼仪式。其实

他们根本就不吃狮子。图尔卡纳湖湖畔生活的埃尔莫洛部落，以捕杀鳄鱼为勇敢的表现。直到今天，他们的捕鳄行动还是被允许的，因为他们以鳄鱼为食。马来西亚毛律族，用砍下敌人人头证明自己的勇猛，砍得越多，越受人尊敬。而现代玩家都喜欢驾着小艇去钓金枪鱼，目的就是通过战胜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实现过瘾的欲望。

而那些狮子、老虎，世世代代不懈努力，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却成了人过瘾的目标和证明的证据。因为它们不知道，食物链顶端的并不是狮子、老虎、秃鹫、雄鹰，也不是鲨鱼、鳄鱼，而是人。在食物链的低端，一个动物猎杀另一个动物是为了果腹；在食物链的最高端，人猎杀某种凶猛的动物可能只是为了取乐。

老虎被猎杀的过程就是人类获取快乐的过程。人类的快乐就在于：老虎，你很牛，但我比你牛。

但老虎想不明白，它既然成了百兽之王，已经成了神，虎×为什么不能取代牛×，成为值得炫耀的最高级？反而成了令人鄙视的悲催的最低级，被说成虎逼扯扯的；成了二中最二、傻中最傻、窝囊中最窝囊的一员。

东北人非常喜欢说谁谁谁“虎”，意思是那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遇事不走脑，说话不着调，不考虑后果，经常犯很低级的错误。说白了就是傻。如果东北人觉得这样说不过瘾，为了加强语气，他会说这个人“二虎”，就是又二又虎。但东北人还有一个习惯，想把一个意思凑成四个字的词，这就是“二虎

吧唧”。有的时候也说成“虎了吧唧”。

东北人的真实完整的想法是：没有虎的威风，就别养成虎的作风；没有虎的霸气，就别耍虎的脾气。

俗话说，老虎不发威，你别把我当病猫。老虎不发威的时候很懒散，躲在树木和草丛之中，动作很轻微，因为它不想浪费体力。虎啸山林是极少出现的事情。因为老虎一声吼，就会吓跑它未来三天五天的口粮。它严格自律，低调低调又低调。

俗话说：虎生三子，必有一彪。还有一个故事：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以还，还则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彪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也。（《癸辛杂识》）

这只是个古老传说，用科学的解释是，一只母老虎根本养不起三个娃。彪是被遗弃的那个。它从小被赶出家门，自生自灭，因为没有帮手，没有伙伴，没有亲缘纽带，因此行事诡秘而狠毒，最能隐忍，最为独断，一招制敌绝不手软，是虎中之虎。

明清武官官服的补子依次是麒麟、狻猊、豹子、虎、熊、彪。彪是六品武官的标志。彪出身寒门，没有机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只能好勇斗狠，因此，被排在了第六品。

和东北一样，山东的虎也多。“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就来自山东。武松在山东打的虎，鲁智深也在山东打过虎。山东人如何看待老虎，也会把这种认知在闯关东的时候带到东北。

彪子，原本是山东省东部沿海方言，随着人口迁徙进入辽东半岛，成为大连人的口头禅。

由此还衍生出了涑(lǎi)大彪、耍大彪、酒彪子，意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行为举止远超能力范围，故意表现出彪的样子。

“虎”和“彪”也用作褒义，形容人果断，做事不受约束，很厉害，有闯劲，让人折服。带有褒义的虎和彪，与带有贬义的虎和彪没啥区别，只能通过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和语气慢慢体会。虽然东北人把虎说得一无是处，却以东北虎自居。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

“你真是虎！”

“你是不是彪？”

后记

也许是无聊生恶趣，也许是拿肉麻当有趣。东北话有恶俗的一面，我们没必要捍卫它的存续，但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我们接触地方方言，接触不到元宇宙、多极世界、光刻机、5G通信、俄乌战争等词语。方言表达习俗和情绪，特征就是骂人。

有的东北人喜欢套近乎，把人际关系描述成三叔二大爷的血缘关系。闯关东初来乍到，没有根基，投亲靠友，更懂得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兜比脸干净的时候，说“赶明儿请你吃饭”一点不犹豫，这是老一辈成功者的经验。为了出人头地，不

停地“装”；但也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有的东北人喜欢喝酒，喝的时候跟灌豆杵子似的，拼起酒来，叉腰撒尿——压根儿不扶（服）。结果，当场钻桌底下的、喷吡花的、断片儿的、不省人事的，到处都是。如果还醒着，还能说话，那就开始吹牛。

喜欢吹的，肺活量超大，扔山撒海，交浅言深，舞舞喧喧，舞舞扎扎，忽忽悠悠，万事不打诨儿，满嘴都是“好使”“必须的”“关系杠杠的”“妥妥的”。

喜欢抬杠的遇到吹牛的，就产生了杠精。急头掰脸，别别愣愣，东扯葫芦西扯瓢，嘴巴唧叽，说话不着调，不靠谱，变

成一个死犟眼子。

喜欢反悔的，吹牛的结果是遇事麻爪儿抽筋儿，秃噜反仗，从扒瞎到抓瞎，走投无路，丢人现眼，艮不溜丢（不爽快），蔫了吧唧，躲躲闪闪。所以，东北人坚信酒桌上的话不算数。

东北那嘎达的人，说话猛，比蒙汗药还猛。开口一阵搂，不用看火候。出口非常顺溜，入口十分黏稠。看气势就犯愁，听声音就上头。

很多人把骂人当成是一种亲近的表达。一边说“你××的”一边笑着搂人家的脖子。他们拍着人家的肩膀说：“你这个××，够意思！”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愤怒还是夸赞。他们说：“你他妈跟哥们说句实话，我够意思不？”骂你，是把你当兄

弟。没人知道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打开电视或者手机，看那些小品，你就会发现：讲东北话的是农民，讲上海话的是知识分子，讲广东话的是大款。方言土语就这样被定位了，并非是区域性的特征，而是一个标签。

东北话具有很明显的治愈性。如果能抓住机会蹦着高把别人骂一顿，就会起到疏肝解郁、理气宽中、调经止痛的作用。对发烧流涕、头晕乏力、消除水肿、胃肠积滞、实热内结、大便不通具有特殊的功效。同时，还可以实现升阳举陷、补中益气、益气健脾、渗湿止泻的效果。

有人会说，没有二十年的脑血栓，得不出这样奇葩的结论，不知道老铁们怎么看。

我喜欢东北人。我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是其中的一员，且血统纯正。剖开我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东北人的劣根性。我跟这些人不仅同根同源，还同型同款。乌鸦落在猪背上——谁也别说道谁黑，豁子吵嘴——谁也别笑话谁。

从19世纪末到今天，120多年。东北经历了农业化、殖民化、工业化、城市化，从重要的工业基地，发展成老工业基地，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形成了东北话。

东北话正处在活跃的上升期，新词语、新表达不断涌现，对关内流行语的接纳反应迅速。当有人提出“万物皆可盘”的时候，“盘他！”已经响彻东北大地。

语言是鲜活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不断地推陈出新。新技术、新梗、新段子也会不断涌现。

我们通过相声和大鼓书了解中国天津卫，通过探戈和涂鸦了解阿根廷，通过嘻哈音乐和说唱艺术了解非洲，通过伏特加了解俄罗斯，也通过二人转、大秧歌和东北话了解中国东北。地方流行文化并不能完整表达，但也能凸显当地的风土人情。

东北话容易传播。只要一个宿舍里出现了一个纯粹的东北学生，一周之后，检验一下这个宿舍，所有人的东北口音都初呈显性。一个学期以后，全班同学的东北口音呈显性。他们的大碴子味儿口音，显示出地域序列略有不同。

笔者做文字匠，咬文嚼字，砚田笔冢，凡千万言，却不曾用方言俚语写过东

西。行文至此，意犹未尽，写几行大白话，权作诗或歌。毕竟，讲乡土乡情，最真切的还是乡曲乡音：

把东北土话寄回老家，

给东北故事扬一把风沙。

我想知道狗剩子、二愣子、三驴子，

都在嘎哈哪？

我想问问二丫儿、小尢豆和翠花，

都嫁到了哪嘎达？

我们一起扇啪叽，抽冰尜，歛嘎拉哈。

我们一起粘蚂蚱，抓蛤蟆，逮绿蚂

蚱。

青黄不接时我们挖小根菜，找刺嫩芽。

大地收割后我们刨茬子，翻地瓜。

我们一起藏猫猫，提了蒜卦，稀里马哈。

我们一起堆雪人，鼻涕拉瞎，舞舞扎扎。

胡子拉碴满头花发，还说没变尬不尬？

随口说出了外号，却忘了大名叫啥。

不再问候你吃了吗，只说出去整点吧。

不再询问你嘎哈呢，只问娃都挺好
吧。

我不想问今夕何夕，

只想知道这嘎达是哪儿嘎达？

辽塔盘旋着当年那群老鸱，

决堤的河道上铺了橡胶坝。

高楼侵占了长酸枣的地方，

工厂的大烟囱已经扒掉啦。

刺棵里雪眉子跳上跳下，

北窗上的霜花正在融化。

没有乡土，乡愁无处安放。

没有乡音，乡情没法表达。

海蛎子、沙蚬子、苣荬菜和大碴子，

还有大曲、老窖、凌川、凌塔。

我们聊着酸菜排骨，却喝着粤式早茶；

我们回忆小鸡炖蘑菇，却点了千岛沙拉。

敬岁月一杯酒，它为我珍藏着曾经的韶华；

敬回忆一杯酒，它让我相信天涯不远
匣儿；

敬乡土一杯酒，它陪伴我长眠的爸爸妈妈；

敬乡音一杯酒，它牵着我找回梦里老家。

泪眼八叉的泪花掺进了啤酒花，走一个吧！

磨磨叽叽的车轱辘只能是醉话，干一个吧！

家里有啥事你就说不要客气啦， 捋一个吧！

兄弟，都在酒里呢啥也不说啦，再整一个吧！

再整一个吧！

东北话正在从自卑走向自傲，从低俗走向娱乐，从东北走向全国。但这掩盖不了怀旧的大背景，在社会变革、技术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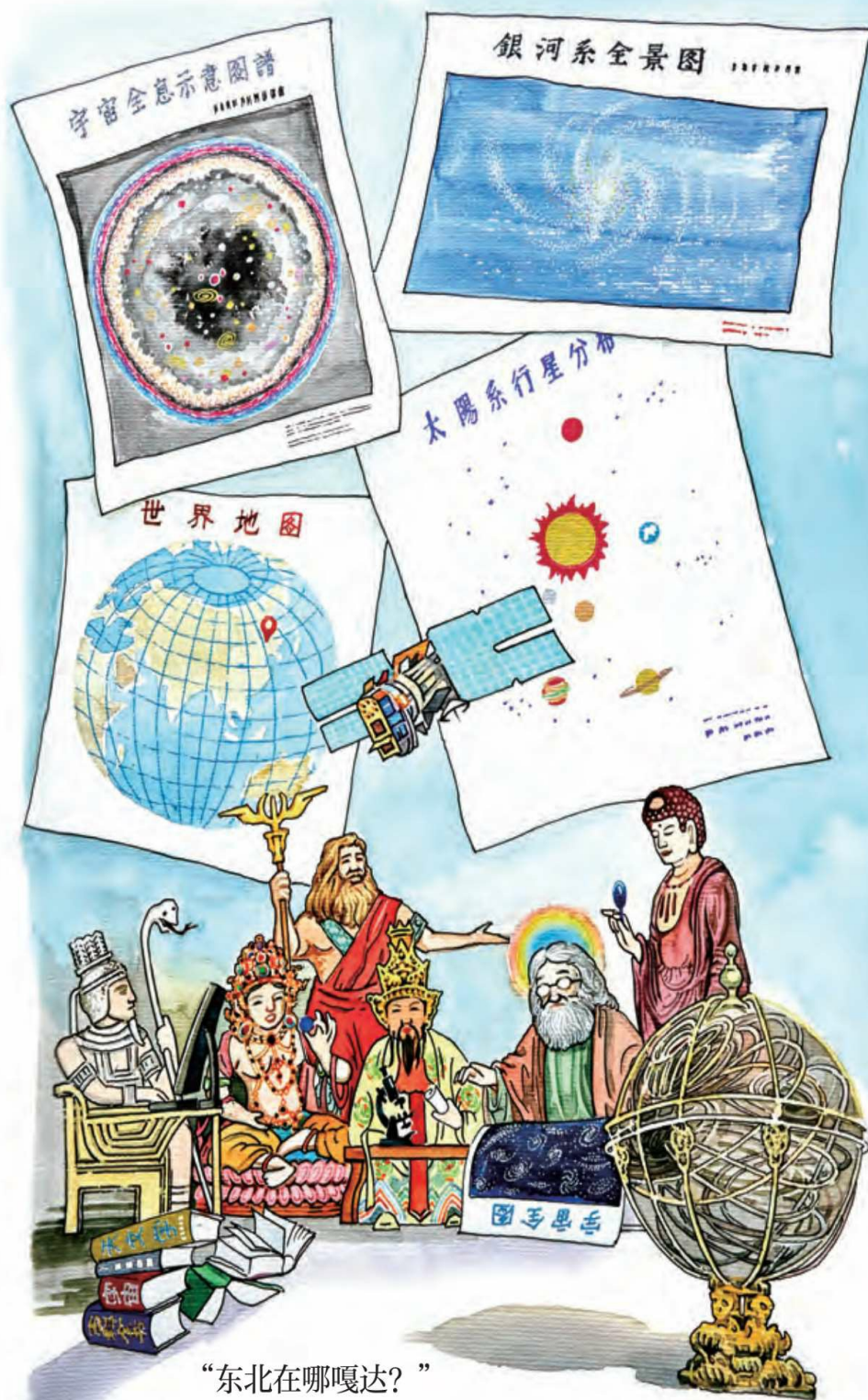
步、信息爆炸的今天，无法完成对新思想、新理念、新科学、新技术的表达，这必将在信息化时代得到消解。这是区域文化的宿命。

东北话不仅包含着落笔写下的文字，也包含着无限丰富的肢体语言、各种表情肌的排列组合、语音语调抑扬顿挫。只用文字表达一种语言的鲜活生命和鲜明特色，负重涉远，力有不逮，独木难支，技所不及，远远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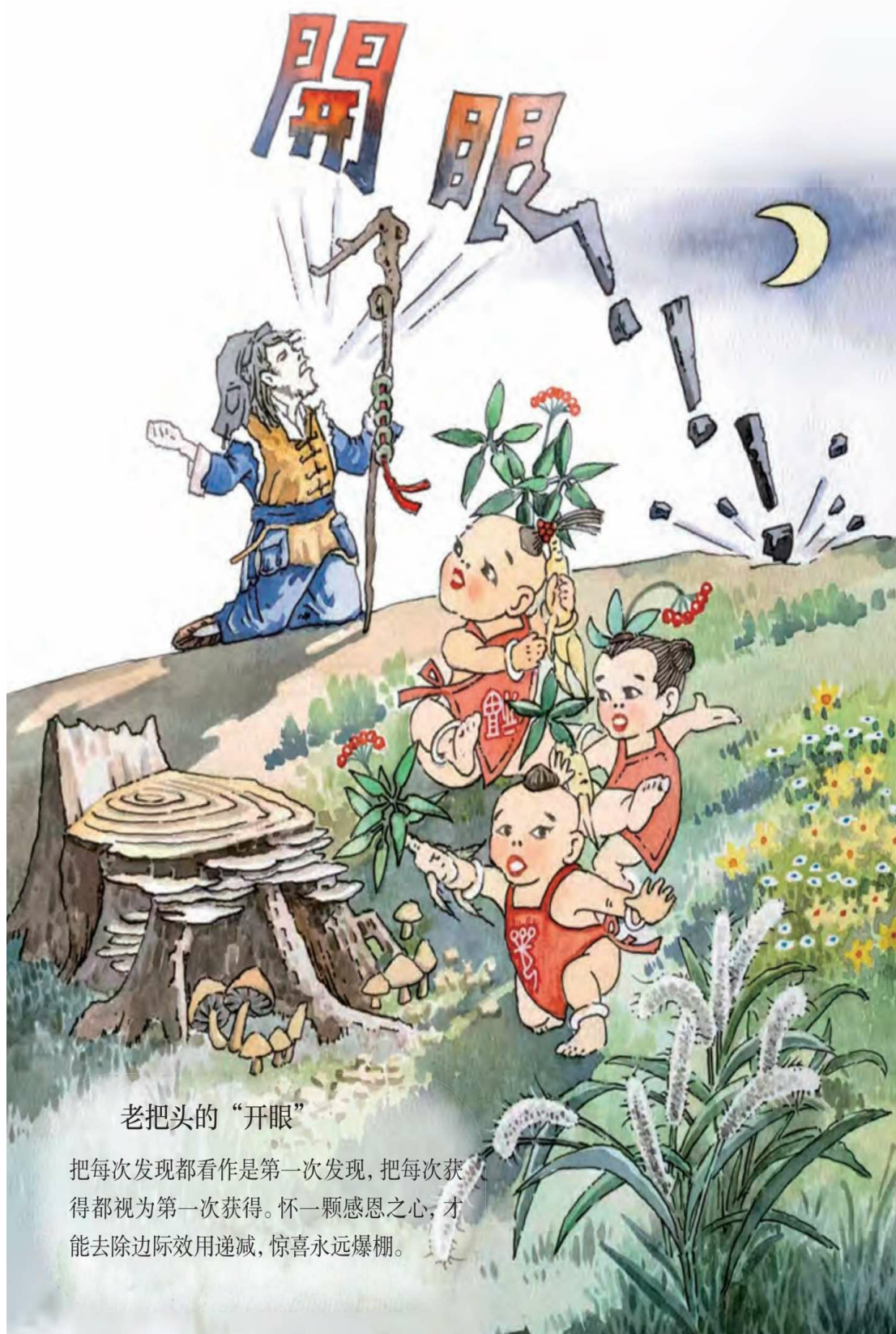
如果我能提供一个角度，并能为之把薪助火，添砖加瓦，摇旗呐喊，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则幸矣，足矣。



欢迎来到俺们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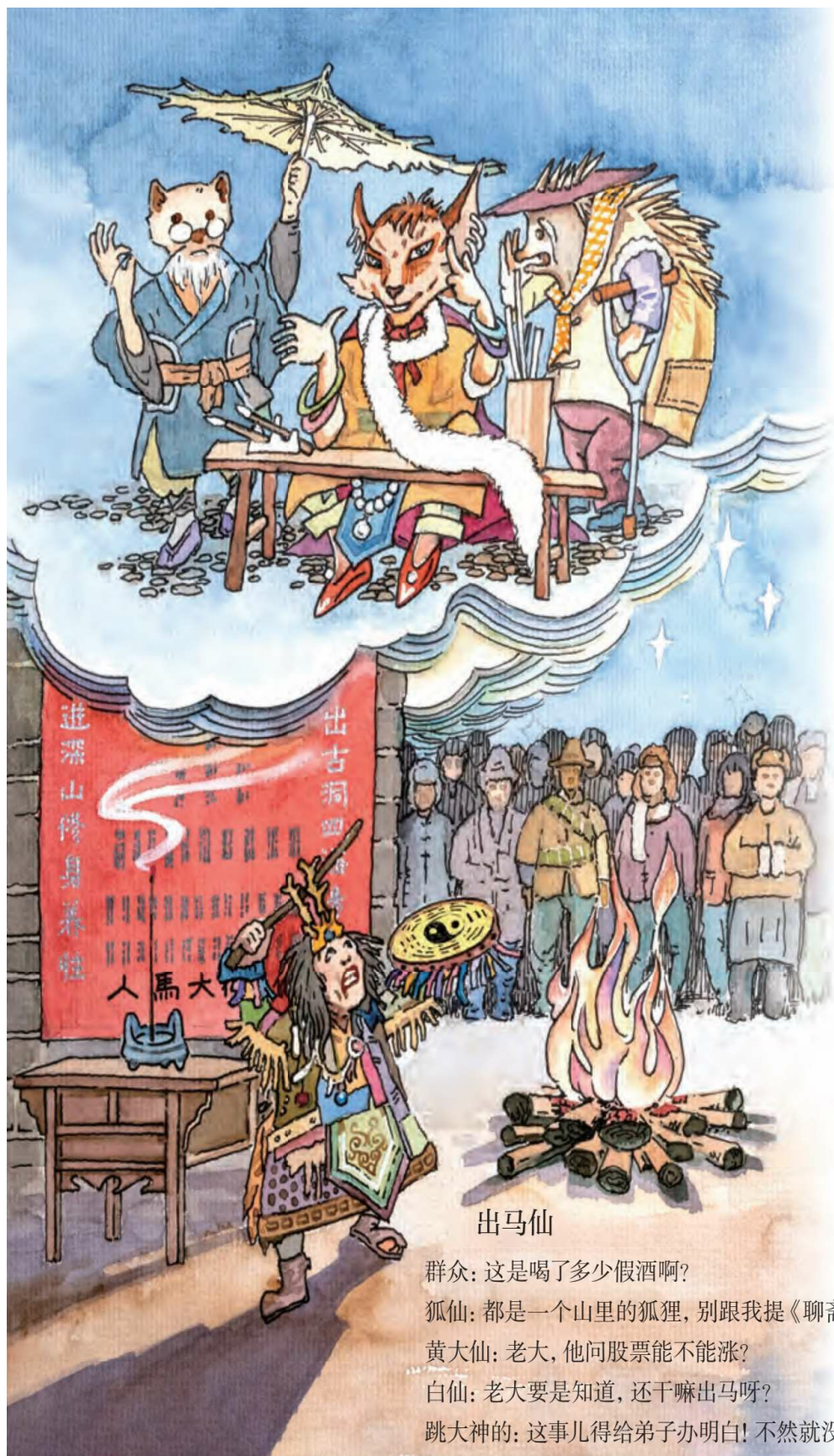


“东北在哪嘎达？”



老把头的“开眼”

把每次发现都看作是第一次发现，把每次获得都视为第一次获得。怀一颗感恩之心，才能去除边际效用递减，惊喜永远爆棚。



出马仙

群众：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

狐仙：都是一个山里的狐狸，别跟我提《聊斋》！

黄大仙：老大，他问股票能不能涨？

白仙：老大要是知道，还干嘛出马呀？

跳大神的：这事儿得给弟子办明白！不然就没红包啦！



花子房的笑声

他是谁？他从哪嘎达来的？
他到哪嘎达去？
他来咱这嘎达嘎哈？他咋奈样尼？



锦州人质疑全世界的哲学命题



东北重工业烧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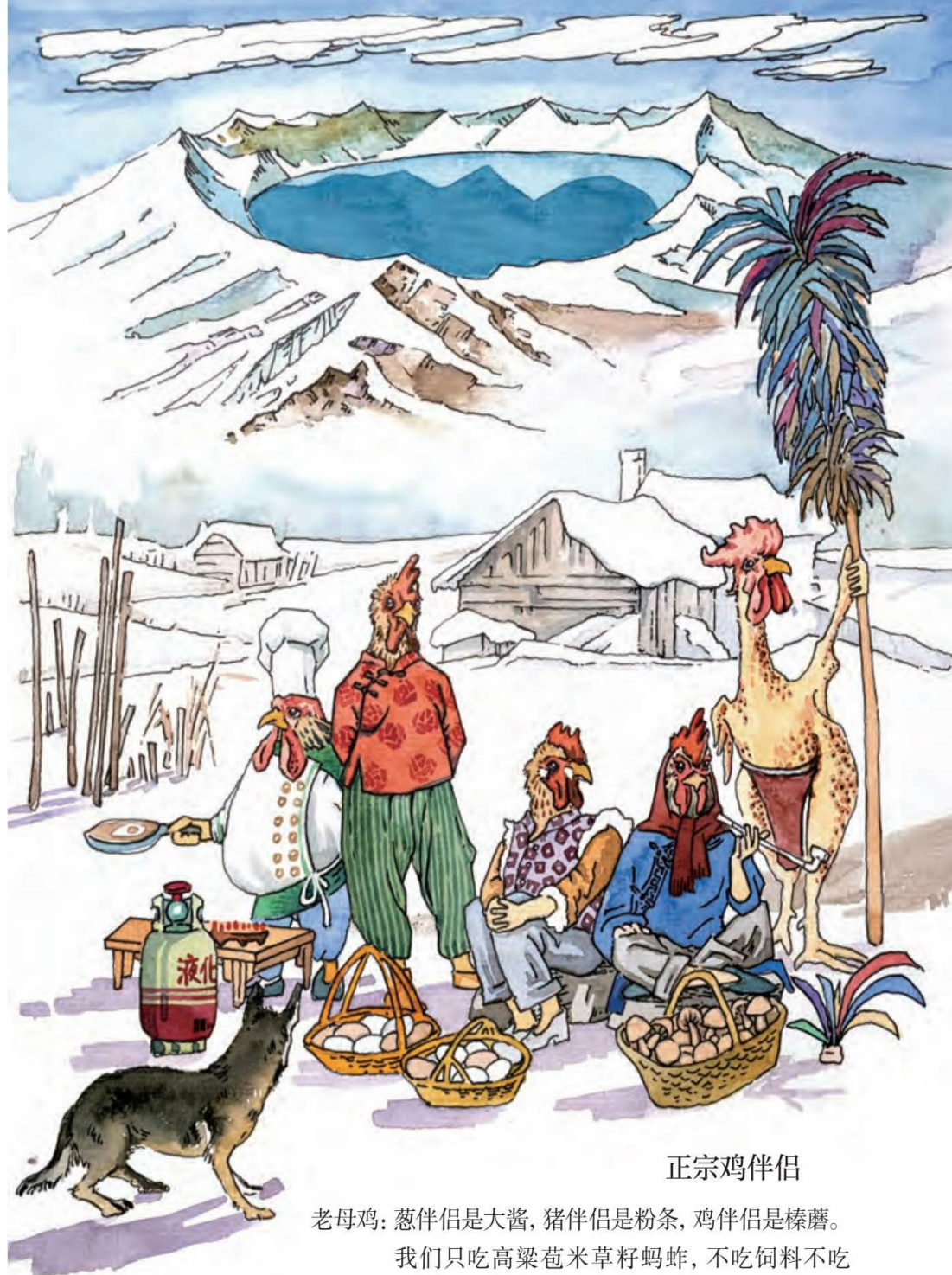
铁锅炖大鹅

这大鹅多风光啊！这么大的铁锅，能伸开脚。

可不是嘛！锅小了，就得斩件！

多加点儿土豆，提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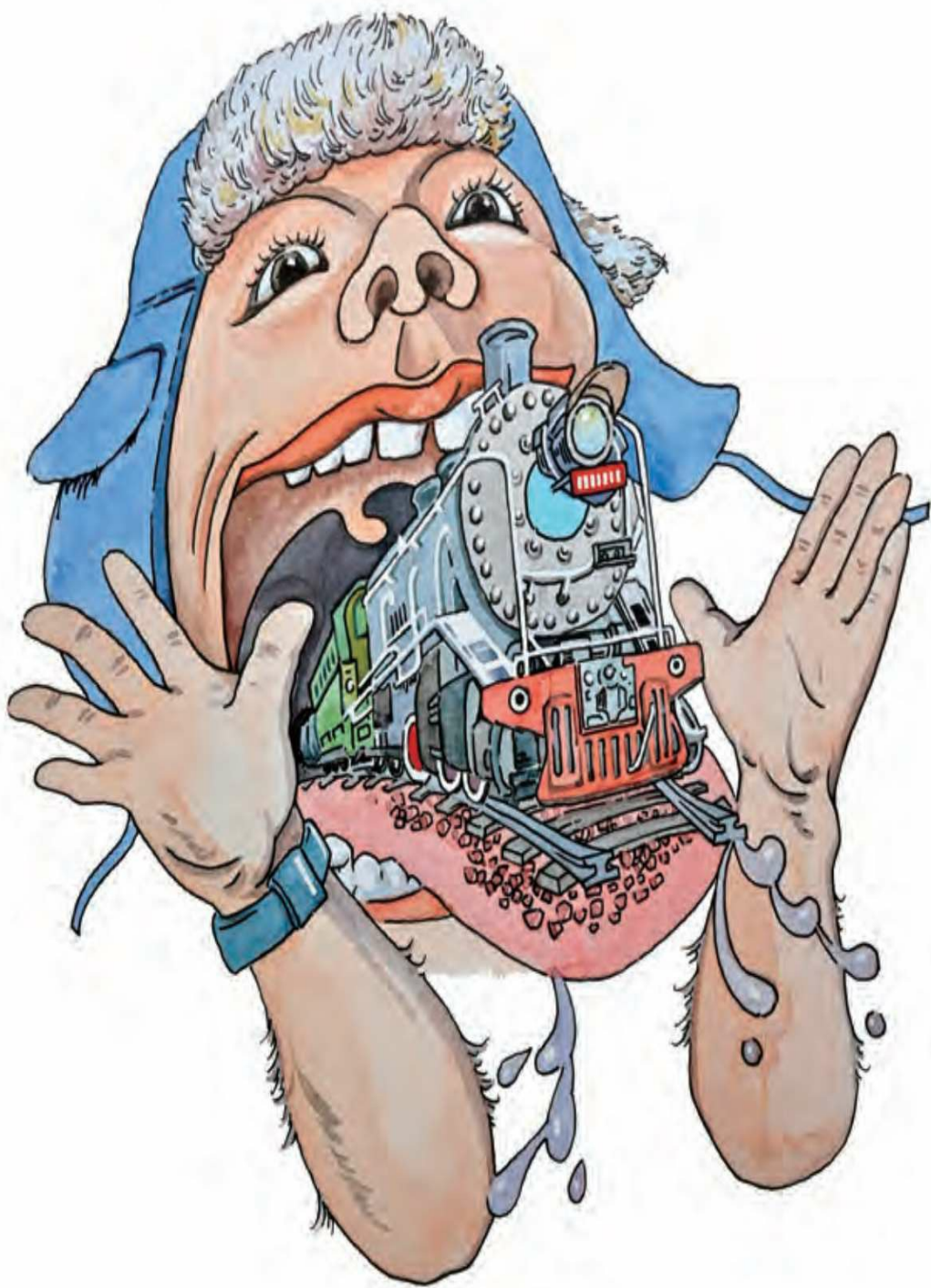
多加点劈柴，炖烂烂糊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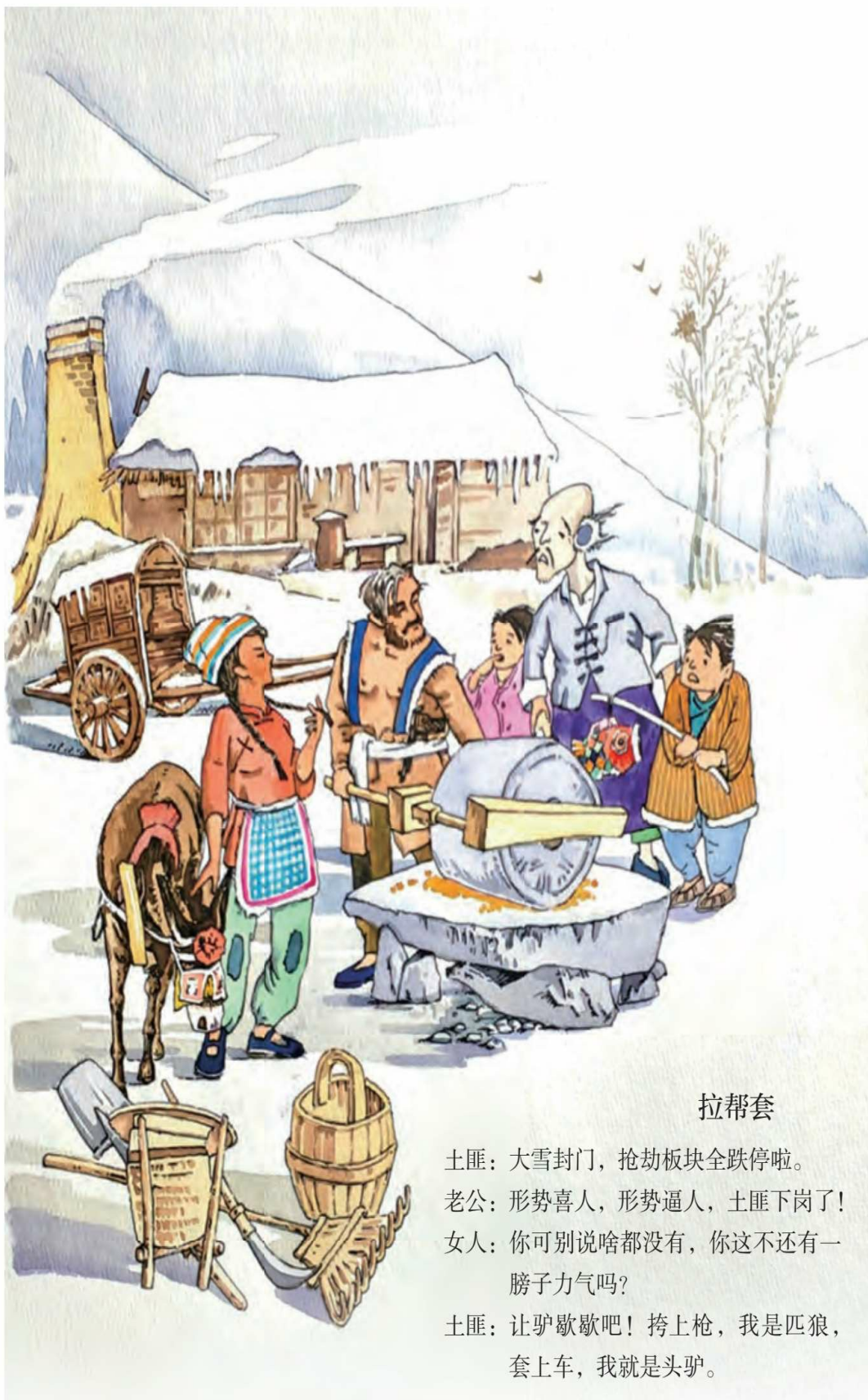
正宗鸡伴侣

老母鸡：葱伴侣是大酱，猪伴侣是粉条，鸡伴侣是榛蘑。
我们只吃高粱苞米草籽蚂蚱，不吃饲料不吃药。我们的蛋杠杠的！

大公鸡：这鸡毛掸子，自己拔的毛，绝对不掺假！



满嘴跑火车



拉帮套

土匪：大雪封门，抢劫板块全跌停啦。
老公：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土匪下岗了！
女人：你可别说啥都没有，你这不还有一膀子力气吗？
土匪：让驴歇歇吧！挎上枪，我是匹狼，套上车，我就是头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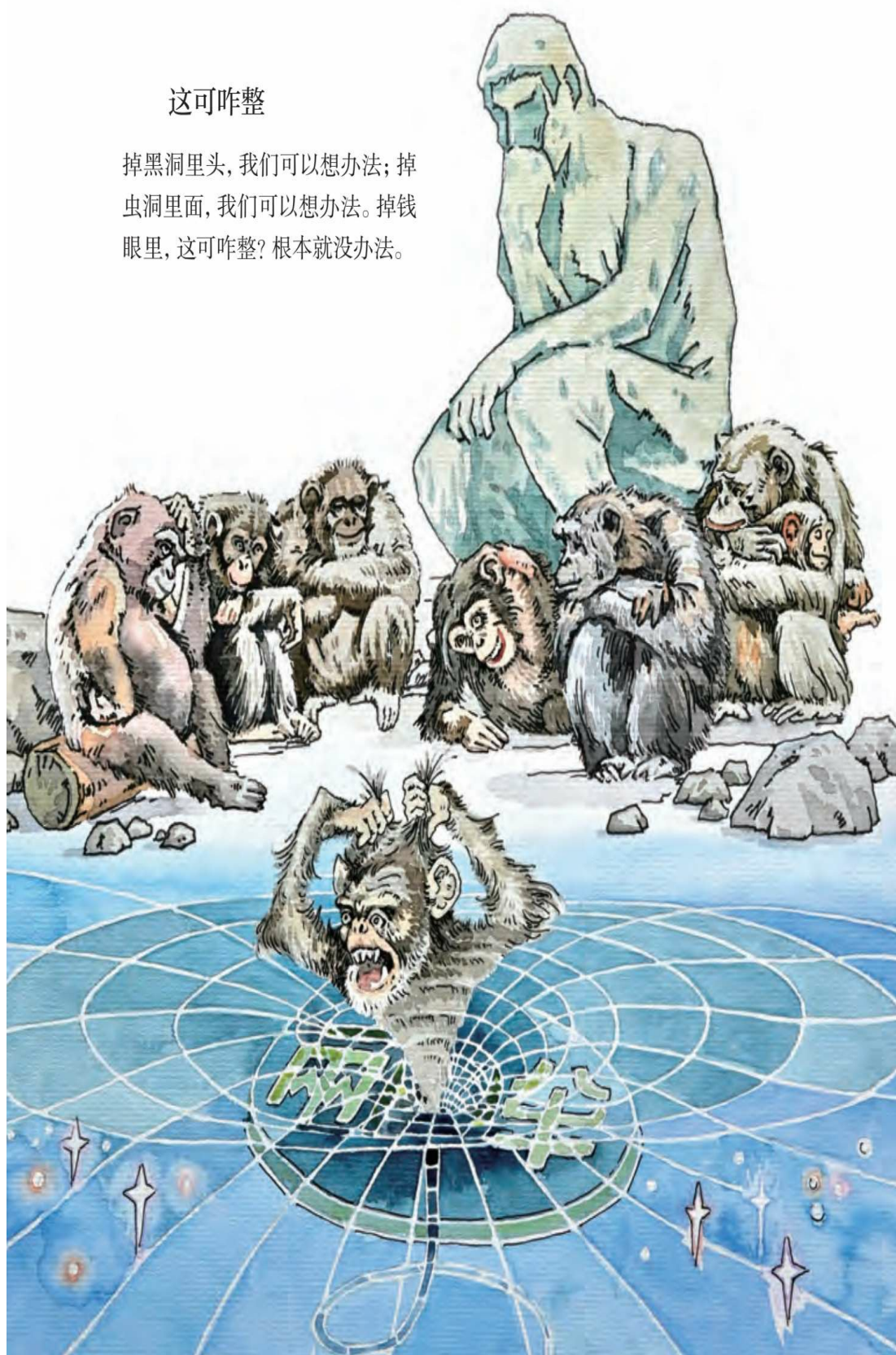
撵鹿人



“尝一尝山炮的厉害吧！”

这可咋整

掉黑洞里头，我们可以想办法；掉虫洞里面，我们可以想办法。掉钱眼里，这可咋整？根本就没办法。





神秘莫测的度量衡

一脑门官司的大幺母，带着她的一屁股饥荒，还有独门暗器不远匣和一骨碌重出江湖，凭着绝世武学撒泡尿工夫，只用一筷子，眼瞅着杀了老鼻子，还整了个浪。



三岁看老

二愣子长大了，就是二叔；
三驴子老了，就是三大爷；
丫蛋儿嫁人以后，就是七姑奶；
翠花还小，不知道会成为谁的八姨姥。



你瞅啥？瞅你咋的！



东北的神兽

从小就是王八犊子，不久又成了兔崽子，大点儿当了二狗子和傻狍子，再后来成了活驴子，还有的演变成二虎八叽的彪子。

彪子：别啥事儿都往我身上推！那些傻事儿不是我干的！

驴：这你也想撇清？你是真彪啊！



哪儿来的王八犊子

牛：今天你必须说清楚，这个王八犊子是怎么来的？

王八：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么大个蛋，不可能是我下的！

牛：整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来，你让我怎么见人？

王八：咱俩有没有事，你心里没点数吗？



杠精

起手式：你说得不对！

众生相：目高于顶，目空一切，目中无人。

职业操守：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杠起一个地球。

我没有观点，但我反对你所有的观点。

杠精杠钢筋，谁能杠过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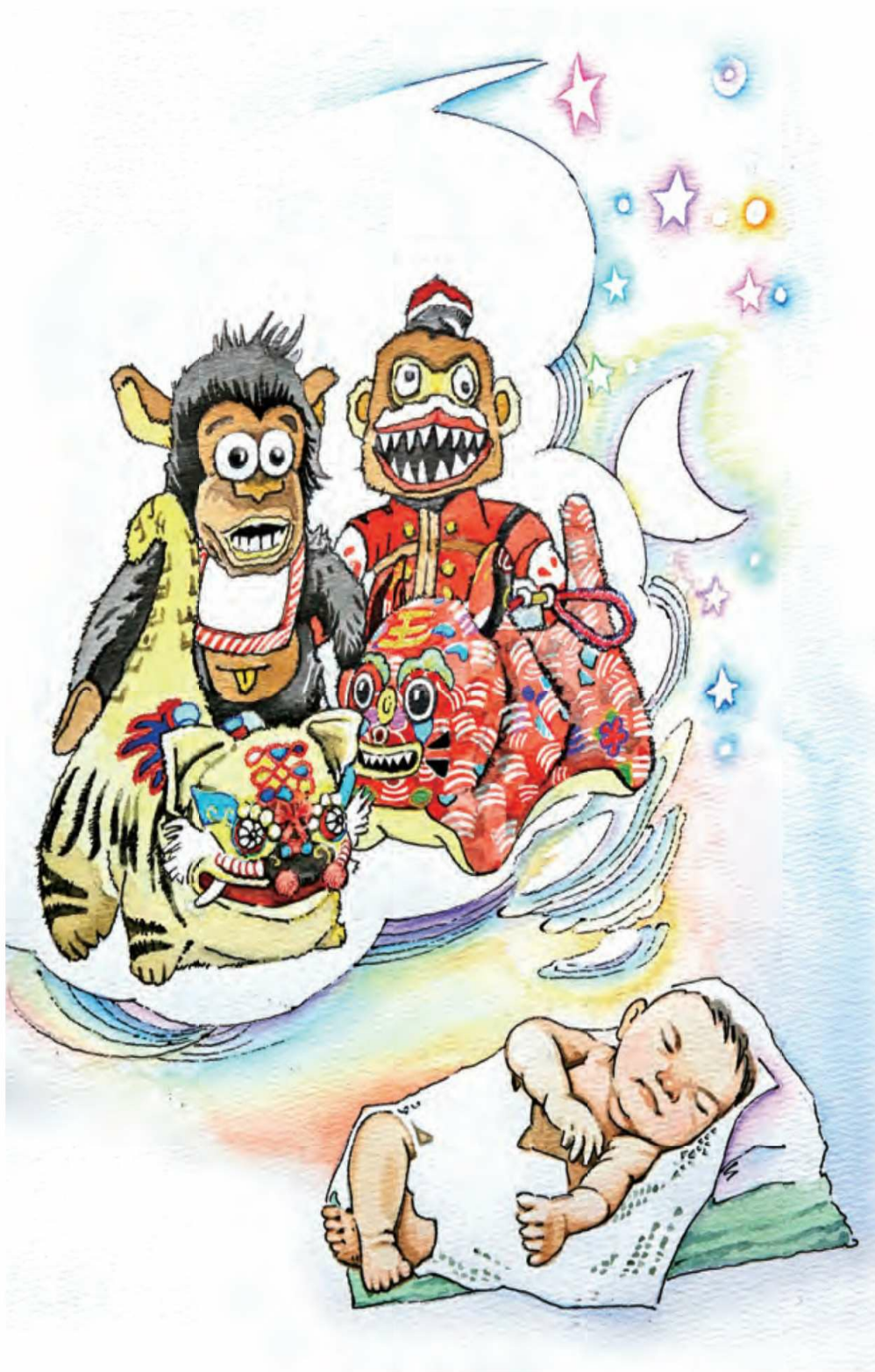
猫驴子

倔的根源是妄想和错觉。



老兔崽子

老猪：千年老兔子，偎在嫦娥怀里装嫩，算什么东西？！



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

每个孩子的梦里都有不同的大马猴子和老虎妈子。

